

百萬久之出判濟州用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留不遣盡

停本使公使錢辛贈中書令諡曰榮密主累封楚國大

長公主先宗慶宗慶歷官多過失性極貪鄙積財鉅

萬而薄於自奉甚至優人以爲戲宗慶雖知莫能改也

無子及終願以資產送官仁宗以其女尚幼不許人謂

宗慶還尚榮貴逾四十年晚上積奉以禪軍用蓋亦迫

補前過云

張莫佑字希元河南永安人溫成皇后世父也舉進士

歷憲州筠州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夜飲使商人暴死

道士懼而遁爲選者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莫佐

覆治盡得其寃改大理寺丞知汜水縣歷中丞知犀

浦縣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莫佐正其疆界條衆散以

曉之訟遂簡知開州還判登聞鼓院時溫成方爲脩殿

欲以門閭自表異故莫佐稍進用權開封府推官又提

點府界公事諫官余靖言用莫佐不宜太速頃者郭后

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未幾遷三司戶部判官又爲

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吏部流內銓累遷兵部郎中權知

開封府加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拜三

司使明年諫官包拯陳升之吳奎言比年以來水諸城

郭地震河溢蓋小人道盛天下皆謂莫佐主大計諸籍

困於詠求內格煩於借助法制制敵實自莫佐臣等竊

惟親視之私聖人不免惟處之有道使不踐危機斯爲

得矣仁宗明堂改戶部侍郎尋拜准康軍節度使羣

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賜二子進士出身拯

等復言陛下即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

六年來擢用莫佐竊議以謂其過不在陛下而在女

謁近習與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知陛下繼嗣未立

既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向執政大臣不能規諫乃從諛

順高官要職惟恐莫佐不滿其意致陷陛下於私昵

後宮之過制不日之曰陽精晦塞氣氛蒙字宜此則合天

意順人情莫不中丞王舉正留官班欲廷議不許

乃詔曰近莫諫官乞罷莫佐三司及言不可用爲執政

若優與之官於禮爲善朕用其言遂有是命今復以爲

不可前後反覆於法當黜其令中書戒諭之自今言事

官相率上殿先取吉是日莫佐辭宣徽景靈使從之未

幾復以宣徽使判河陽兼正又抗章論之至于三時吳

育判西京留臺河陽奉行之召還徒曠天平軍卒昭通

宋史卷四百六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裁脫等修

列傳二百二十三

外戚中

王貽永 李昭亮 李用和 李璋

李遵勗 李遵德 李遵元 李遵岳

高遵裕 高遵化 高遵憲 高遵休

向傳範 向宗良 張敦禮 任澤

王貽永字季長博之孫也性清慎寡言頗通書不好聲

技初生十餘歲時其舅觀成信見而奇之曰從當類我

咸平中向鄭國公主監右衛將軍射馬都尉後封奉山

領高州刺史鄭國主監右衛將軍射馬都尉後封奉山

補得知單州真宗咸平之曰和衆靜治卿所當先也真拜

涖州團練使徙徐州河決滑州徐大水貽永作隄隄南

以禦之改衛州團練使進懷州防禦使知滑定二州從

成德軍會吉曹洩變者貽永奉命之遷耀州觀察使

復知滑州歷彰化武定軍節度使觀察留後拜安德軍

節度使出知天雄軍使保寧軍節度使知鄆州自咸

平中徙城而治治爲通衢介梁山春夏多水患貽永相

度地勢爲築東西道三十餘里民便之復復定州又徙

成德軍入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加宣徽南院使進樞

密院使久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遂加兼侍中從節

鎮海以疾求罷手詔撫諭遣上醫診視帝臨問頗尚方

珍藥手取糜粥食之貽永自言能祿過盛願罷罷解

使相還第帝異其意也乃聽罷侍中從節德節度使同

平章事樞密使如疾稍間入見命其子道柳掖登垂

拱殿仍賜五日一朝遇朝參起居許休於殿側至和初

復以疾辭拜尚書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景靈宮使

卒贈太師中書令諡康靖當時無外朝輔政者貽永能

遠權勢在樞密十五年迄無過失人稱其謙靜子道卿

西上閣門使

李昭亮字晦之明德太后兄繼隆子也四歲補東頭供

奉官許出入禁中繼隆北征契丹遣昭亮持詔軍中問

方畧及營陳軍寡之勢昭亮年雖少還奏稱言景遷西

上閣門使出爲涖州兵馬鈐轄從領麟州路軍馬事尋

爲管勾軍頭引見司兼三司衙司軍士有逃死而言請

官廢者數百人昭亮按發之領高州刺史知代州以四

第來降我保其無虞也不爾幾無唯類矣辛稍稍絕城

下明日相率開城門降改准康軍節度觀察留後復知

定州教使存勞賜黃金三百兩給節度使奉以養其功

都轉運使歐陽脩言昭亮入保州以叛卒女口分隸諸

軍有輒私入其家者置不問明年拜武寧軍節度使代

李用和爲殿前副都指揮使時承平久將士多因循樂

縱弛昭亮本將家子雖以恩澤進然習軍中事統統宿

衛政尚嚴多所建議請募勇猛猛軍滿博爭勝負微屋

相擊士皆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主者諸軍爲之股慄

帝初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釋去昭亮曰宿衛

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頓肅以成德北院

使判河陽徙延州以南院使判涇州徙并州以宣徽軍日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仁宗以塗金紋雜書拜

李昭亮親賢勳舊命其子惟賢持以賜從定州改天平

彰信泰寧軍節度使在定州數言老疾不任邊事願還

京師乃以爲景靈宮使又改昭德軍節度使卒贈中書

令諡良僖昭亮爲人和易練習近事於吏治頗通敏善

委任僚佐以故數更藩鎮無他過昭亮妻早亡內嬖三

妾送項家政莫能制也子惟賢字寶臣以父蔭爲三班

奉職後爲開門祇候通事舍人累遷西上閣門使尋領

高州刺史知莫州州倉粟陳腐兵大譟數多且積久

皆恐無賢馳往諭曰邊兵陳積粟多慮數多且積久

能無廉腐乎欲盡取則陳者何所歸遂斬首惡一人

流十人軍中帖然召還提舉諸司庫務領崇州團練使

知莫州會還補禁軍自隸籍後犯賊乃皆細爲下軍

惟賢曰武士何可責以廉節且抵罪在昔今不可以新

令繩之帝爲更其制從恩州後遷四方館使卒惟賢善

宣辭令習朝儀仁宗頗愛之

李用和字審禮章懿皇太后弟也少窮困居京師墾蕪

錢爲業劉美求用和於民間奏爲三班奉職累遷石侍

禁閉門祇候權提舉在京倉舉考城兵馬都監太

后崩詔赴喪既葬遷禮賓使領入作司還禮賓使捧

領皇城司遷崇儀使賀州刺史改葬太后于永安安鎮

日天武兵歲梓宮明年春又詔乘傳行太后陵還授寧

州刺史歷遷澤州團練使州防禦州觀察使既而罷

殿前都虞候都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未行拜永清軍

節度觀察留後改真定府定州路舊制制以上所賜

益恭備帝撰神道碑書曰親賢之碑其妻辛亦輟朝成

服初仁宗以太后不逮養故外家窳窳特厚用和列位

將相能小心靜默推讓權勢論者以此稱之

璋字公明以章懿皇后恩補三班借職積官爲天平軍

節度觀察留後知涇州護塞商胡會河漲詭言水且至

璋據聽事自若人心乃安河亦不溢從曹州觀察使累

遷武勝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仁宗書忠孝李璋字

并祕書賜之宴近臣舉璋酒半命大蓋二飲韓琦及

璋知有所屬帝前執飲欲增京師璋曰日例出累代

不宜輒易時嘗衛相告訖與故事內給食物中有全脫

而果賜食衆視食中璋曰天子未臨政已優賞汝何功

復云云敢言斬矣乃定以武成軍節度使使鄆州京

東盜白日殺縣令畧入道中璋信賞罰擒捕盜爲哀止

歲大雨水競以船筏獲利多溺死者璋一切籍之約所

勝載如黃河法發卒城州西關調夫修路數十里夾道

植柳人指爲李公柳知鄆州坐失舉改節振武軍知鄆

州還朝道卒年五十三贈太尉諡曰良惠弟璋琦

璋還尙尙國公主積官濮州團練使以樸陋與璋不協

所生母又作主意主人訴禁中璋恐自劫生母不協

數年終不協主遷宮璋自安州觀察使降建州落野馬

都尉知衛州未幾宮璋自岐州觀察使降建州落野馬

亡狀此州團練使陳州安置遇赦還京師至建武軍

節度使檢校太師辛宗宗臨奠與之贈太師中書令

琦字公粹以蔭爲開門祇候時見璋爲開門副使琦又

求通事舍人仁宗曰爾賞所以與天下其也備盡用親

戚何以待勳舊乎後一年乃念之車駕親視和疾自西

上閣門副使累遷均州防禦使知相州賜御製詩飛白

字麗其行未幾遷相州觀察使時劉承年亦同除官知

制誥楊政以爲不可開僥倖之門詔他舍人草丹遺以

范履復還悉之命遂疑使契丹丹釣魚會復多草丹遺以

金器復還悉之之更賜黃金及字劉承年字昭寧中遷

宣州觀察使知相州哲宗初進奉寧軍留後提舉萬壽

觀故事正任過寧恩止移鎮惟宗室乃還官自是琦與

李端懿皆特選咸里一覃恩選官自此始復知相州卒

年七十四

李遵勗字公武宗孫孫繼昌子也生數歲相者曰是當

以姻戚貴少學騎射馳水雪間馬遜陸下衆以爲死

遺勇除起亡志也及長好爲文詞舉進士大中祥符間

召對授左龍圖壽長公主初名賜弟永寧里主下隸而

崇矩字殿左龍圖壽長公主初名賜弟永寧里主下隸而

所居室幾或瓦幾多爲鸞鳳狀遵勗命錢去主服有龍

飾悉屏藏之帝歡喜頓置州刺史坐私主乳母請均州

團練使徙蔡州踰年起爲太子左衛率府副率復左龍

圖軍將軍領宏州團練使拜拜州團練使給觀察使

祿時繼昌官刺史遵勗請班其下許之後繼昌守涇州

暴感風眩遺跡馳省不候命帝遣使令乘驛赴之既還上表自劾帝使補臣討論之遷澤州防禦使又遷宣州觀察使求補郡自試出知澶州賜宴長春殿在郡會河水溢將壞浮梁遺跡督工徒七日而堤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使後拜軍節度使使領國軍知許州水軍多不練習而募籍遺跡命部校技勇去十七八復以疾請後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初天聖間章獻太后居左右問曰人有何言遺跡不答太后固問之遺跡曰臣無他聞但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此也但帝少內侍多恐不能制之也嘗上三說五事以論時政國夫人林氏以太后乳母多干預國事太后前遺跡密請置之別院出入伺察之以厭服眾論其補助居多類此所居第園池冠京城奇石募人載送有自千里至者構堂引水環以住木延一時募士大夫與宴樂師楊德為文德幸高制服及知許州莫德之墓慟哭而返又與劉筠相友善筠卒存恤其家通釋氏學將死與浮圖楚圓為偈頌卒贈中書令諡曰和文有問宴集二十卷外管芳題七卷子端懿

端懿字元伯性厚喜問學頗通陰陽醫術星經地理之學七歲授知京副使使真宗東宮尤所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如家人七遷濟州防禦使為羣牧副使杜衍為樞密擇外以子弟試外官適以端懿知黃州為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轉運使移州捕妖人李放教已死恩州王則據城叛人有言放不死在賊軍中遂降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改滑州兵馬節制權平賈無李觀察乃以為汝州防禦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蔡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徙華州觀察使以母喪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願終制許之仍給全奉服除提舉集禧觀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是歲京東水民多饑大發倉廩以賑之置弓手局教以戰陣遠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以却水患民便之尋除軍節度使知澶州御史中丞韓絳奏端懿無功不當得旌節不拜以留後赴澶州數月卒計開帝方宴禁中為徽宗贈其家黃金三百兩贈感德軍節度使諡長定再贈兼侍中端懿能自刻厲問善士傾身下之以故士大夫與之遊甚得名譽弟端愿

端愿字公謹以穆獻公主恩七歲授知京副使四遷為恩州團練使仁宗以歲旱御使殿慮因放宮女端愿上疏謂縱釋有罪小人之幸放宮女為官者專制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累進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襄鄆二州本路轉運使獻美財數十萬被賞端愿言嘗賦三折其民不堪即上其事帝怒奪轉運使賞申折變之禁移盧州富節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減於襄陽端愿曰被官喜事節尉傳以千名則舉者至更事既久知抑豪強制猾吏故毀隨之端愿然其言景宗初同提舉在京諸

司庫務帝以疾拱獻端愿求對進曰陛下當躬履樞機以係人心不宜退託失天下望拜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請歸除醴泉觀使神宗即位遣使就其家錄取異時章奏賜詔褒之河東城壘兀端愿手寫趙普諫太宗北伐疏以聞連年請老太子保致仕凡大禮成賜金帶器幣品數視執政若宗子進保太子保致仕後以甥舅之故嘗幸其第第禮於獻穆祠堂命近侍掖端愿勿拜元祐六年卒帝輟朝臨奠賜典加等贈開府儀同三司弟端懿字許

端懿字守道官左藏庫使執獻穆喪辭復詔特奉奉累遷東上閣門使幹辦三班院管侍宴羣王殿仁宗獨賜珠花飛白字寵顧特異知邢黃衛三州至蔡州觀察使元祐中以安德軍留後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諡曰恭敏兄端懿在嘉祐時嘗密請建儲人無知者卒於涪州端懿走其妻以歸元豐間因進對稱舊案上之神宗歎曰近世之賢戚也由是端懿之名益著

即位加少保神威節度使特敬宰相班優詔減拜辛年七十二贈太師追封沂王從弟仲許詩

借字光道少讀書知義以節俠自喜為許州都監慕容史流傾劫劫持為不法上下畏之借從容置酒對客數洗十罪將擊殺之洗起拜謝借曰夜不改必殺汝汝欲為進擊擊東上閣門使帶御器械知州議者欲廢唐濬之借曰何用短李充則從此累年所以限契丹廢之不可進華州防禦使知相州徙河陽總管嘗從梅堯臣學詩堯臣稱之為序其詩

許字公正以父任累官至引進使知審官西院積遠濶州防禦使元祐中提舉萬壽觀巧外樞密院白為真定路幹許宗曰先帝待慈聖家極厚其以為總管徽宗即位遷相州觀察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殿前都虞侯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留後平海軍節度使佑神親使契丹者四館伴者十二在閣門十二年預備儀制多所增損性喜文史書有楷法慈聖命書屏以奉神宗即賜玉帶旌其能尤善射左右手如一夜或滅燭能中伴契丹使者射雙雙破的客驚疎在威里號為湛厚辛年六十六贈開府儀同三司

許字公善以蔭至左藏庫副使使軍中父份以疾告入謝神宗而授誘閣門通事舍人元祐中以東上閣門使為真定府定州路兵馬幹辦遷文州刺史使契丹至其宮門館客者下馬遠誘同入誘曰北朝使至及朝堂門兩朝植好入無妄生事乘車乘馬使還為樞密副都承旨使慶寧軍留後大觀中遷安德軍節度使體貌魁梧使與兄許同曰拜立雙節堂於家威里榮之性謹密習熟典故辛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定

高遵裕字公幹忠武軍節度使瓊之孫也以父任累遷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夏人寇大順城諷許中失道合英宗宴駕遵裕告哀抵有州下宮夏人遣王監受命以吉服至遵裕切責之遂易服既而具食上宮語及大順城事曰對稱耳遵裕曰若主寇違扶傷而過斯言非妄耶夏人以爲辱遂遣人代討終食不敢發口輒忿怒曰王人蔑視下國擊日主上天縱神武母肆狂讎以干誅夷時許莊親於屏間搖手使止神宗聞而嘉之雅知保安軍橫山家欲向化帝使遵裕諭神許國之許遂取絳州帥怒許撥兵欲正軍法許懼稱得旨官於遵裕故謫被罪遵裕亦降為乾州都監遷通事舍人主管西路羌部駐古渭若分所部羌兵為三等教以軍法熙寧初朝廷用王韶復洮隴命為鳳州路沿邊安撫以遵裕副之尋以古渭為通遠軍命知軍事明年持節順安部圖籍及繪青唐武勝形勢入獻擢引進副使帶御器械歸治師師次慶平堡夜行晨至野人

關羌人旅拒引親兵一鼓破之進營武勝城下羌眾逃去遂據其城詔建為鎮洮軍又命知軍事尋以熙河洮岷通為一路進西上閣門使榮州刺史充總管復知通遠軍明年部欲取河州遵裕曰古謂舉事先建堡壘以漸而進故一舉拔武勝今兵糧未備一日巨寇合圍人之地使彼阻要害我軍進退無所矣部與李憲苦曰君何遂相異耶洮岷雖未款附若遵裕以逾龍河地有鹽井遂築鹽川若賭矣叱率諸羌皆青唐諸欲據邊詔遣張玉攻討遵裕曰青唐無罪第為生充所首耳遣神將與龍河率眾禦之青唐人見龍河泣訴龍河曰知不附已潰去從從龍河州下之令士眾曰生獲老幼與得級同全活者以數萬捷聞加岷州刺史明年羌眾思立之敗龍河岷二州道路不通者幾月或請退遵裕曰敢議此者斬岷城軍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門命將縱擊別選精騎擊南門謀而出合擊之羌敗走時朝廷以岷城遠難守議棄之詔至賊已潰矣以功進團練使龍神都指揮使知熙州生薦張禧之為轉運使而禮之有罪罷知州州未幾從慶州又生事罷知州州未幾從慶州四年復知慶州詔與諸路討夏國諸路得東兵十一將騎不足用以草牧馬益之又令節制源原兵劉昌祚先至靈州獲得城遵裕嫉之故不用其計遂以潰歸語在昌祚傳貶鄂州團練使指宗即位後右屯衛將軍主管中觀察辛年六十贈忠惠

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從弟遵惠

遵惠字子育以蔭為供奉官熙寧中試義中選撰大理評事歷三班院主簿軍器丞元祐初上疏言法度之張事有當否如先帝所施設未可輕議擢太僕少卿上太府卿出知河內府改河北路都轉運使未行拜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河南兩路昌府加資文閣待制知成德軍召為戶部侍郎以龍圖閣學士知慶州卒年五十八贈樞密直學士方宣仁后臨朝輒檢族人一以法度自舉家事付遵惠遵惠幼失率之人無間言亦能謙謹自保故不罹羅皇后之禍從姪士林

士林字子卿官仁聖親皇后之弟也累官內殿學士直學士書院學士律四子諱之曰能此則為良矣每欲進擢后屢辭止喜儒學涉經史通大義尤有巧智嘗監揚州召伯種稅木舊用火印士林改刃其印文加贈昭德軍節度使紹興初追封善安郡王子公紀

公紀字君正歷開門候通事舍人累進寧州刺史團練使元祐防禦使集慶留後性儉約珍異聲伎無所好奉祿多以給諸族任子恩及孤遠持宜仁後喪未終卒贈感德軍節度使諡曰懷信紹興初追封新興郡王子世則

副使帶御器械歸治師師次慶平堡夜行晨至野人



世則字仲胎幼以恩補左班殿直至內殿崇班復用父遺表恩為開門祇候後除親衛即以通經典轉內殿承制累遷康州防禦使知西上開門事宣和末金使至徽宗命世則掌客世則記問該洽應對有據帝聞悅之自是掌客多命世則全人軍城下又命世則使其軍還進秩二等遷知東上開門使金遣燕人吳孝民請和孝民遣宰執親詣軍前議事高宗在康邸請行是日世則對送除許議副使以從康王復使河北則改華州觀察使充參議官召對賜金帶常高宗親雜中世則嘗在左右屢處元不離大元帥府建高宗帥參議官因請布撤諸路以定人心進遷都承宣使不拜高宗承制轉越州觀察使及即位除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詔令編類元帥府事述付史館召為樞密都承旨兼提舉京畿監牧再提舉萬壽觀世則居溫州帝遣中使諭守臣以時給奉祿凡積二萬緡因請以禪部費常病瘵艱於據鞍又以舊所御肩輿賜高帝每念宣仁聖烈皇后保祐三朝中遭証詆外家班秩無顯者制以為感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賜親臨安除景靈宮使兼判溫州尋以病丐罷後為萬壽觀使十四年召入觀進少保懇求還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賜卹三十項諡曰忠節

向傳範字仲模尚書左僕射敏中之子以父任為衛尉丞娶南陽郡王惟吉女改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歷知相恩那三州入管幹客省開門皇城司知陝州仁宗賜詩以寵其行熙寧初知鄆州兼京西路安撫使諫官楊繪言傳範領安撫使無以杜外戚僥求之源樞密使文彥博曰傳範累典郡非緣外戚神宗曰得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以密州觀察使宰贈昭德軍節度使諡曰惠節傳範宰相子職成里所至有能稱以家中貴子餘萬華族人在濟者六十四歲從姪經緯經字審禮以蔭至廣都員外郎神宗為穎王選經女為如改莊宅使帝即位知為皇后進光州團練使以濰州防禦使知陝州歲中閱因活重辟三人西華令掠人至死誣以疾畏令莫敢言經得其情卒窮治如法歲大雪輒弛公私做錢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為此不爾累也方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經獨斥歸有司唯以供享勞資客軍師之用知河陽會早蝗民乏食經度官慶歲武無餘乃先以主田租入振救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從徐州遷明州觀察使召還提舉景靈宮進定國寺留後復出知青州既行官給車徒三宮皆遣使送之車馬相屬於道未幾成疾還卒于濰州年五十四詔內侍迎其喪皇后出哭于新昌第喪至慶壽宮宮交遣謁者于殿后歸于國門之外贈侍中諡曰康懿將葬遣近臣典護穿復土給太常薄帝出郊奠之周視其柩

葬三日后臨于墓下賜篆碑首曰忠勤懿威經所至勤吏治事皆自省決頗欲以才見於用故數請外補嘗因太祖忌日百官班開元殿下后召經見行雖勉以盡忠朝廷經亦以善事三宮為言不及其家事子宗回宗良宗字子發累官相州觀察使徽宗立進彰德軍留後歷安國保信鎮南保平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封永陽寧海安漢東郡王開府儀同三司崇寧初有告其陰事者詔開封府鞠實御史中丞吳執中臨問宗回懼上還印綬以太子少保致仕言者不已削官爵流郴州行還日聽家居省咎驗年盡還其故官宗回少驕恣有小才嘗權擢收都監數以蕃息被賞出知蔡州擒劇賊斬其黨類歲餘發釐費力役幾得濟而官舍枵腹一新欲聖后服除赴朝請罷命止朝望卒年六十二帝制服后贈檢校少師諡曰榮縱

宗良字景瑞歷秀州刺史州觀察使昭信軍留後奉國清海鎮東武寧軍海軍節度使承嘉郡王開府儀同三司欽聖后臨朝時嘗為陳確論其與蔡京相結及預政事亦能格其自守宣和中卒年六十六贈少保張致禮熙寧元年遷尚英宗女祁國長公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遷密州觀察使元祐初疏言藥法易令始於王安石成於蔡確近者退確進司馬光以臣觀之所得多矣進武勝軍留後章惇為政言致禮忘德犯分罷正刑祁密封章疏貶先烈引罪罪首謂當褒崇欲其黨備盡見收用乃責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勒止朝參徽宗立有司以致禮在貴籍奏恩賜帝與欽聖后皆以爲當與惇等執前疏欽聖曰戚里何必預知朝廷事當時亦亦太重大復和州防禦使進保信軍留後崇寧初拜寧遠軍節度使諫官王能甫言致禮以匹夫之賤一日而富貴其焉神宗親愛隆厚禮遇優渥而致禮既盛德罪大謫經今復與之節誠無乃傷陛下紹述之志乎乃奪節仍爲集慶軍留後大觀初復節度寧遠軍從雄武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宋史卷四百六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二百二十四  
外戚下  
孟忠厚 韋淵 錢忱 邢煥  
潘承恩 吳益 李道 鄭典裔  
楊次山

孟忠厚字仲隆嘉州人兄追封成寧郡王彥弼子也后退居瑤華宮哲宗恩眷不衰故忠厚得以仕進官中官至將出監瑤華元年知海州召權衛金人圍城后宮火出居忠厚家籍是免北遷全兵退張邦昌迎后聽政后遣忠厚持書遺康王王即位將迎后授忠厚兼權擢收都監數以蕃息被賞出知蔡州擒劇賊斬其黨類歲餘發釐費力役幾得濟而官舍枵腹一新欲聖后服除赴朝請罷命止朝望卒年六十二帝制服后贈檢校少師諡曰榮縱

宗良字景瑞歷秀州刺史州觀察使昭信軍留後奉國清海鎮東武寧軍海軍節度使承嘉郡王開府儀同三司欽聖后臨朝時嘗為陳確論其與蔡京相結及預政事亦能格其自守宣和中卒年六十六贈少保張致禮熙寧元年遷尚英宗女祁國長公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遷密州觀察使元祐初疏言藥法易令始於王安石成於蔡確近者退確進司馬光以臣觀之所得多矣進武勝軍留後章惇為政言致禮忘德犯分罷正刑祁密封章疏貶先烈引罪罪首謂當褒崇欲其黨備盡見收用乃責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勒止朝參徽宗立有司以致禮在貴籍奏恩賜帝與欽聖后皆以爲當與惇等執前疏欽聖曰戚里何必預知朝廷事當時亦亦太重大復和州防禦使進保信軍留後崇寧初拜寧遠軍節度使諫官王能甫言致禮以匹夫之賤一日而富貴其焉神宗親愛隆厚禮遇優渥而致禮既盛德罪大謫經今復與之節誠無乃傷陛下紹述之志乎乃奪節仍爲集慶軍留後大觀初復節度寧遠軍從雄武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省四方館開門事淵性暴橫不循法度帝慮其有過難於行法遂遷福建路副總管淵引疾丐祠許之淵乃言自宣和及今十二年未嘗磨勘乞遷秩吏部言在法橫行無以年勞磨勘者帝遂不許久之落階官除德慶軍節度使召赴行在除開府儀同三司會建康軍帥邊順疾篤留守呂頌浩奏以淵代帝不欲以成里管軍不許淵陳乞恩數帝詢太后家故賜田五十項房籍錢日二十千帝久不予淵官開門後入境乃封平樂郡王令逆于內得遂既後歸即命致仕又詔奉朝請少師淵在內不得遂致仕任便居從之未幾帝恐其肆橫於外復詔落致仕還居賜居太后朝景靈宮淵見后出言試毀詔侍御史余堯弼即其家約治淵具狀証問責授寧遠軍節度使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累遷太保太傅卒贈太師子三人諡諱諱詔與中官至達州刺史坐過用太后旨降武德郎與嶺外監當謹好學能詩官至建康軍節度使諫官王瑛淳熙末任至太府少卿高宗崩擢司農少卿爲金國書使金主錫宴其館使欲用樂瑛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刻日將人不能奪及入見其開門令瑛召服入瑛以不可日將人不能奪及見紹興初除瑛官論者以爲非祖宗舊制遂授瑛明州觀察使十年不遷寧宗嘉其恬退授清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太師

錢忱字伯誠吳越王椒五世孫父景孫尚仁宗第十女秦魯國大長公主生忱忱宗命賜名除莊宅副使騎都尉帝嘗論景孫曰主賢宜有子爲嘉配娶唐介孫女又見迴孫忱從二家遊伯父總在翰苑因得識一時名卿哲宗愛之帝使侍左右徽宗置八寶恩爲邑州觀察使遷武寧軍觀察後喜其靖其除濠州軍節度使欽宗加檢校少保尋帥高宗立復拜檢校少保濠州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御節高宗之宗四賜之進開府儀同三司紹興十五年以奉營主終喪除少保封榮國公三十年遷少師仍舊節致仕給養奉明春年八十餘贈太師子端禮自稱

那煥字文仲開封人以父任調孟州泚水縣主簿監在京藥局平準務茶場以勞改宣德郎冀州司錄移知開封府陽武縣都大提舉開德大名府提舉開封府七十儀曹詔納其女爲康王妃靖康初主管亳州明道宮王即位后升文殿修撰進徽光州觀察使除樞密都承旨煥屢奏馬仲言事切當宗澤澤忠勇可倚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其言多所裨益澤保靜軍承宣使苗劉之變煥自度不能爭適病免兼提舉萬壽觀去不已改江州太平觀遂徙居忠州紹興二年入對首陳川陝形勢利害請幸荆南分兵以圖恢復凡數百言帝甚嘉之復以爲都承旨引疾不拜權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洞霄宮煥

省四方館開門事淵性暴橫不循法度帝慮其有過難於行法遂遷福建路副總管淵引疾丐祠許之淵乃言自宣和及今十二年未嘗磨勘乞遷秩吏部言在法橫行無以年勞磨勘者帝遂不許久之落階官除德慶軍節度使召赴行在除開府儀同三司會建康軍帥邊順疾篤留守呂頌浩奏以淵代帝不欲以成里管軍不許淵陳乞恩數帝詢太后家故賜田五十項房籍錢日二十千帝久不予淵官開門後入境乃封平樂郡王令逆于內得遂既後歸即命致仕又詔奉朝請少師淵在內不得遂致仕任便居從之未幾帝恐其肆橫於外復詔落致仕還居賜居太后朝景靈宮淵見后出言試毀詔侍御史余堯弼即其家約治淵具狀証問責授寧遠軍節度使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累遷太保太傅卒贈太師子三人諡諱諱詔與中官至達州刺史坐過用太后旨降武德郎與嶺外監當謹好學能詩官至建康軍節度使諫官王瑛淳熙末任至太府少卿高宗崩擢司農少卿爲金國書使金主錫宴其館使欲用樂瑛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刻日將人不能奪及入見其開門令瑛召服入瑛以不可日將人不能奪及見紹興初除瑛官論者以爲非祖宗舊制遂授瑛明州觀察使十年不遷寧宗嘉其恬退授清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太師

錢忱字伯誠吳越王椒五世孫父景孫尚仁宗第十女秦魯國大長公主生忱忱宗命賜名除莊宅副使騎都尉帝嘗論景孫曰主賢宜有子爲嘉配娶唐介孫女又見迴孫忱從二家遊伯父總在翰苑因得識一時名卿哲宗愛之帝使侍左右徽宗置八寶恩爲邑州觀察使遷武寧軍觀察後喜其靖其除濠州軍節度使欽宗加檢校少保尋帥高宗立復拜檢校少保濠州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御節高宗之宗四賜之進開府儀同三司紹興十五年以奉營主終喪除少保封榮國公三十年遷少師仍舊節致仕給養奉明春年八十餘贈太師子端禮自稱

那煥字文仲開封人以父任調孟州泚水縣主簿監在京藥局平準務茶場以勞改宣德郎冀州司錄移知開封府陽武縣都大提舉開德大名府提舉開封府七十儀曹詔納其女爲康王妃靖康初主管亳州明道宮王即位后升文殿修撰進徽光州觀察使除樞密都承旨煥屢奏馬仲言事切當宗澤澤忠勇可倚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其言多所裨益澤保靜軍承宣使苗劉之變煥自度不能爭適病免兼提舉萬壽觀去不已改江州太平觀遂徙居忠州紹興二年入對首陳川陝形勢利害請幸荆南分兵以圖恢復凡數百言帝甚嘉之復以爲都承旨引疾不拜權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洞霄宮煥

涉學有文節儉自持未嘗恃恩私請職者取焉是年卒  
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恭簡加贈少師追封嘉國公  
潘承恩賢叔父也妃初進封詔以梁師成第賜承恩  
建次初為開門官贊舍人帶御器械元祐太后在度帝  
遣承恩迎歸權三省樞密事處益顯與之文結為諫官  
吳表臣所論范宗尹請出承恩曰未可姑罷職以官  
之庶知悔過遂奪職職而辛企宗言承恩忠實庸庸  
功復為帶御器械未幾大理推治偽告事連承恩承恩曰  
承恩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罷職就逮獄成追一  
官尋復為開門官贊舍人遷同知開門事承恩乞乞給  
殮錢戶部言其不應格法乃止紹興八年自右武郎擢  
右武大夫知開門事尋卒

吳益字叔謙蓋字叔平俱憲聖皇后弟也益建炎末以  
恩補官累遷幹辦御軍器械蓋紹興五年以恩  
補官累遷贊舍人帝與后皆喜翰墨故益蓋兄弟師  
法亦有書名后受冊推恩益加成州團練使蓋加文節  
刺史帝為置皇后宅大小學教授以王鉞為之鉞明經  
善訓導益蓋折節事之益娶秦檜長孫女又與王繼先  
交相薦引故三家姻族皆顯美官益蓋官至保康軍節  
度使加太尉儀同三司初既建節以檢校授文資直秘  
閣檢校徽宗御製辭免加恩帝乃特命賜益三品服累  
加秘閣修撰直徽猷閣以檢校編修直學士又加  
益直寶文閣檢校其子煇復請於帝又升數文閣待制  
中丞馮鵬舉言益以肅慎之才特親昵之勢乞罷職名  
以示至公帝謂鵬舉所論甚切當然朕於之勢乞罷職  
妻子許以保全其家今若選出後則傷恩臣僚無得  
更有論列自是不復遷顯顯太后葬為擴官總護使始  
進少保李宗嗣位進少傅又進太師封太宰郡王乾道  
七年卒年四十八諡莊簡追封衛王蓋官至武寧軍節  
度使亦累升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封新興郡王乾  
道二年卒年四十二贈太傅追封鄭王益子瑤習吏事  
乾道九年持授添差臨安府通判其後歷尚書郎部使  
者換資至鎮安軍節度使復以才選除知州兼沿海  
制置使寧宗初乃得祠奉朝請尋知鄂州再知慶元府  
位至少師建康府兼留守卒方孝宗崩光宗以疾不  
能執喪大臣請太后垂簾冊立寧宗瑤言於后曰垂簾  
可暫不可久后遂以翌日撤簾瑤言金人嘉其信  
義誓死後未遣使至金議和屢不合金人言南使中惟  
吳璠言為可信瑤弟瑤仕至保靜軍節度使蓋子環亦  
主昭化軍節度使

李道字行之相州人其中女為光宗后初道與兄旺聚  
眾歸宗澤澤因事斬旺命道掌其軍澤道引軍依襄  
陽鎮撫使桑仲仲以為副都統制兼知隨州奏于朝授  
武義郎開門官贊舍人仲為霍明所殺道與統制李橫  
率兵編素圍明于郭明亡去劉豫遣人持書招道道不

從執其使以聞詔嘉獎之豫怒道將穆楷改道拒破  
之除鄂州鎮撫使兼知鄂州時李橫已命別將守鄂  
道懼不敢受遂命仍知隨州樞密院以道能察軍情  
不受鎮撫之命理宜褒賞詔榮州團練使進武義大  
夫胡安中守州勢孤不能自立遂附豫道招之安中  
復來歸會李成入寇鎮撫使李橫棄襄陽去道亦隨  
南歸至江州詔道屬岳飛為選擇軍統制入唐州擒偽  
將除唐州鄂州防禦使果州觀察使成州鄂州加中侍  
管護軍累至復州防禦使果州觀察使成州鄂州加中侍  
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又升節度使武勝軍承宣使  
與連寇寇掠道破其眾擒再興及其子二子選保寧軍承  
宣使率盜朱持等聚棗陽道移軍衡州經理道遣高  
仲等擊平之落階官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鎮南  
軍承宣使金將論盟命道以所部戍荆南府臣劉錡  
奏改為節度使制全將劉錡屯光化境道掩擊焚其  
舟遂遁去尋因大將言道與鄂州不協罷論擊焚其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隆興初湖北諸司  
劫其過道曰道持威里妄作可罷久之再為湖北副總  
管及卒乃拜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諡忠毅後既貴進  
封楚王孫孝友孝純皆至節度使

鄭興節字光錫初名與宗顯肅后外家三世孫也會  
祖神封樂平郡王祖翼之陸海軍節度使父蕃和州防  
禦使與興早孤父歿以子字之分以餘資與興不受  
請立義莊贖宗族及沒沒遂解官致追報之義初外  
恩授成忠郎充幹辦乾道建康府後充擴官內以巡  
檢累至江東路幹辦乾道建康府後充擴官內以巡  
幸與齊奏勞人費財乞罷其役且言都統及馬軍節帥  
非其人徒備建路兵馬於轉運關入見詢以守令臧否  
與齊條析以對帝曰卿識時務智吏事行當用卿會復  
置武臣提刑就命為之加遙領高州刺史郡縣積玩檢  
驗法廢典齊初為格日分界屬縣吏不得行其姦因者  
為令建創汀鄧鹽策屢更漕臣請易綱運為鈔法典齊  
極言其不可海寇倏去忽來調兵常無及與齊請置  
長寇至徑率民兵禦之又言禁兵器不精多充私役  
乞行禁止尉以捕盜改秩多為當加審典齊為數生  
事詔加成州團練使時傳聞金欲敗盟召與齊為賀  
辰使以觀之使還言無他幸如所料累差浙東浙西江  
東提刑請祠以歸尋知開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又兼  
樞密副都承旨軍婦楊殺都令見取其背劍而棄其屍  
獄成刑部以無證左出之命典齊覆治得帝喜賜居  
第丁母憂去官服闋復故職除均州防禦使再使金還  
遷潭州觀察使復請祠起知廬州移知揚州揚州與盧為  
鄰初與齊在廬嘗都道互送禮至是按都籍見前所  
卻者有出無歸遂奏嚴其禁揚有重屯糧之例羅他境

與齊搜括滲漏以補之食足民足皆皆皆易焚與齊  
貨之錢易以瓦自是火患乃息又奏免其債民甚德  
之脩學宮立義塚定節韓民兵升差法都以大治楚州  
議改築城有謂韓世忠遺基不可易者命與齊往視既  
至闕地丈餘增築之帝聞奏喜曰興寧不吾欺也紹興  
元年遷保靜軍承宣使除知開門事充海州制置使告老  
管大內承事寧宗即位除知開門事充海州制置使告老  
授武康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四贈太尉諡忠肅典齊歷  
事四朝以材名結主知中興外族之賢未有其比子三  
人挺以橫行團練使歷准襄兩道節度使進士甲科與  
抗皆有位於朝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其先開封人會祖  
全以材武奮靖康末拜京師死事祖漸以遺澤補官仕  
東南家于越之上虞次山儀狀魁偉少好學能文補右  
學生后受職宮中次山遂落恩得巧積階至武德郎后  
為貴妃累遷帶御器械知開門事官積階至武德郎后  
舉佑神廟加太尉韓侂胄請加開府儀同三司尋進少  
保封永陽郡王南郊恩加少傅充萬壽觀使致仕加太  
保授安德軍節度使改封會稽郡王次山能避  
權勢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嘉定十二年卒年八十一贈  
太師追封真王子二人谷至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  
壽觀使承寧郡王石字介之乾道間入武學以恭聖仁  
烈后貴賜第慶元中補承信郎差充開門看班候尋  
帶御器械嘉泰四年充貢正且接待使時金使頗驕倨  
自矜其善射石從容起挽強三發三中的金使沮嘉  
定改元除揚州觀察使知開門事進保寧承宣使久之  
授保寧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奉朝請進封信安郡侯十  
五年以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寧宗崩宰相史彌遠謀  
廢皇子而立成國公昀命石與谷白后后不可曰皇  
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石凡一夜七往反以告后終  
不聽谷等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從禍變必  
生則楊氏且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  
等召昀入遂請昀立昀為濟王立昀是為理宗長開府  
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實慶元人言言本朝世有  
母后之聖石獨曰事登崇葉音仁宗末言宗宗嗣位  
或尚在幼沖或素無攝撫官重事有所未請則母后  
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然  
不亟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乎乃密疏章獻慈聖  
宣仁所以臨朝之由遠及淡唐母后臨朝稱制得失上  
之后覽奏即命擇日徹簾進石少保封承寧郡王以壽  
明慈慶仁福三冊太后實進至太傅石性恬澹每拜爵  
命必力辭恭聖聖廟除太師兄谷疑於辭受石力言曰  
吾家非有元勳盛德徒以恭聖致貴顯曩吾父不居  
是官吾兄弟今倥然受之是將自速禍覆耳恭聖聖抑

宋世待官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  
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為後又詔臣僚家母私畜閹人  
民間有閹童孺為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懲也厥  
後太宗却宰相之請不授王繼恩官繼恩宗欲以劉承  
規為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中更王幼母后聽政者  
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嚴  
宰相之權重紹禧有懷慈恩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  
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  
哉南渡苗劉之逆亦宦者所激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  
則坊與大為之坊民猶論之可不戒哉作宦者傳

賈神寶字大將軍五代時為內侍末初皇城使兄神與左  
領軍衛大將軍中流矢稍遷入內高平監并州成兵屢  
出太原賊前後破者二十六斬千餘級大獲鐵甲牛馬粟  
糧因築三營詔褒之九年命與尹憲屯夏州時及御羅  
賦等十四族久叛神寶率兵大破之焚其廬帳斬千餘  
級虜獲其家乘照中朝廷遣使殺有麟州州莫邊部願  
攻契丹者賜以金帛神寶上言狼子野心由此或生邊  
隙乃止俄轉轉頭高品淳化中使河東開觀堡柵兵騎  
慕容德豐自刑臺徙延州未至郡詔神寶乘傳權州事  
瓊州近邊內擾與陳克立討之破牛家家族二十八日  
規度通遠人靈武路賊劫環慶同隴州人家族復結眾  
叛又破之賊餘黨於極泉鎮環其渠帥九人西戎寇郡  
以撥之勢還供奉官與田紹斌都送靈州獨糧仰命  
駐泊李繼遷入寇與慕容德豐破其堡焚其帳幕獲  
人畜數萬計連詔嘉獎遷內殿學士至道初繼遷再寇  
靈武神寶遣人問道告急閣下賊聞之歲餘地震二百  
餘日城中糧糗皆竭潛遣人市羅河外背運以入開出  
兵擊賊賊引去以功拜西京作坊副使又命于浦洛河  
清遠軍撥糧糗與楊允恭議造小車三千運糧至瓊州  
三年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出使靈武還奏對稱言面授  
使備庫使咸平中出為高陽關幹辦徒員真巡檢會原

宋史卷四百六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胎等修  
列傳二百二十五  
宦者一  
賈神寶 王仁裕 王繼恩 李神福 弟神  
劉承規 閻承翰 秦翰 周懷政  
張崇貴 張繼能 衛紹欽 石知顯 孫全  
鄧守恩

開明書店 鑄版 5665

史 列傳

二 十五 史 宋

史 列傳

二 十五 史 宋

史 列傳

二 十五 史 宋

史 列傳



州野理族三千餘眾從帳于順成谷大壘堪與熟魏族  
 接戰詔神寶和治之至則定其經界遺遺者地入內  
 大中祥符初知真宗朝陵留與劉承珪同掌大內事  
 內侍符初當三班院又掌諸王宮事遷西京內藏  
 庫使領密州刺史兼掌往來國信神寶位職精恪性吝  
 蓄富貨鉅萬天禧初以皇城使罷內職三年卒年七十  
 一錄其子守志為內供奉官

王仁詹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歲事太宗于晉邸服勤左  
 右其淳謹及即位宣傳指揮頗稱首歷入內小底都知  
 洛苑副使命典宮閣出納之命最居親近嘗與柴禹錫  
 等發秦邸陰事雍熙四年被疾遣太醫診視卒年四十  
 一特贈內侍省內侍國朝以來內侍都知押班不領他  
 職淳化至道後皆內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諸司使有  
 須觀察使者皆附官給給事舊制內侍人許兼  
 一十以充繼嗣開寶四年以其爭財起訟詔自今滿三  
 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  
 詔抵死咸平中徐志通為溫台等州巡檢坐取李獻男  
 四人為假子又縱卒畧民家小兒致其母抱兒投海死  
 決杖配流瀛州復申前詔以戒厲之

王繼恩陝州人周顯德中為內班高品初養於張氏  
 名德約賈中求復本宗太祖召見許之因賜名馮累  
 為內侍行首會討江南與寶神典等部禁兵及戰船抵  
 采石九年春改裏面內班小底都知賜金紫十月加武  
 德使太祖崩副杜彥圭乘行陵地尋充承旨使使太平  
 興國中王師宮苑苑使久之領河州刺史充軍器監屯  
 雍熙中王師克雲州命繼恩率師屯易州又為天雄軍  
 駐泊都監自岐溝關君子館敗績之後河朔諸路為契  
 丹所擾城邑多圯四年詔繼恩與翟守素田仁剛郭延  
 濟分路按行增築之及遣將北伐又為排陣都監屯中  
 山改皇城使瑞拱初領本州團練使又為鎮定高陽關  
 兩路排陣鈴轄淳化初賜甲第一區五年加昭宣使勾  
 當皇城司李順亂成都命為劍南兩州招安使率兵討  
 之軍事委其制置不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正  
 賦悉得以便宜決遣二月命馬步軍都軍頭王景超劍  
 門崇儀使尹用由岐路分遣討賊並受繼恩非度詔前  
 軍所至其賊黨敢抗王師者仰須殺戮如本節度惡受  
 制兒徒先破後從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繼恩由  
 小劍門路人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遂北過青澗嶺  
 平劍州進破賊五千于柳池擊斬千六百級賊眾望風  
 奔走殺戮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  
 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獲順及鎧甲借偽服用甚  
 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  
 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  
 官宰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昭

宣使上以授之進領順州路防禦使繼恩握重兵久留  
 成都轉餉不給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  
 令騎兵執博局棋枰自隨威振郡縣使軍用事恣橫  
 縱所部劉復昭子金帛軍士之乃無圖志俟機欲出谷  
 間州縣有遺糧者皆悉取之命入內押班衛紹休同  
 領其事又遣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馬守規兼  
 傳督其捕賊議分減師徒出蜀境以便糧運高品王文  
 壽者隸繼恩麾下繼恩遣領虎翼卒二千分送州路追  
 討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臥帳中指揮使張燾  
 遣卒排闥入斬文壽首以出會夜昏黑燾疑其非然  
 炬照之曰是也時嘉州賊帥張餘有眾萬餘燾即以所  
 部與之合賊勢甚盛初奉至太宗欲盡誅軍人妻子近  
 臣或請勿殺恐營中書遣帥招撫諭以釋軍親屬借  
 全必自引來歸因可破賊上然之令巡檢程道符諭旨  
 亡卒斬燾首送繼恩首自拔來歸因使為鄉導擊賊  
 悉平之至道二年春布衣韓拱辰詣關上言繼恩有平  
 賊大功當乘機務令止得防禦使賞其勇無以慰中外  
 之望上大怒以拱辰欲杖斮斂其面配崖州俄召繼恩  
 太宗崩命與李福福按行山陵加領桂州觀察使繼恩  
 初事太祖時承恩顧及前夕太宗在南海繼恩中夜馳  
 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心之自是寵遇莫比喜結黨邀  
 名譽乘間或敢言薦外朝臣由是上大夫之輕薄好進  
 者從之交往每以多資見會為期有潘閻者能詩選  
 賈樂京師初繼恩之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還  
 詔書及真宗初繼恩益家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  
 政事李昌齡結連往來多請託至有連官禁者素與胡  
 旦善將將加恩密謀其為竊竊又上人語誣盈門上惡  
 其朋結黨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積沒貨產多得  
 蜀土僧擬之物昌齡責忠武軍節度使行軍司馬巨剗籍  
 長流尋州詔中外臣僚皆與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  
 切不問咸平二年卒於貶所遣使將其家屬還京師假  
 官舍處之四年聽歸葬大中祥符三年特詔追復官爵  
 以白金千兩賜其家子懷圭轉入內高班

李神福內封正以服色貴後唐為內侍顯德初為御厨  
 都監時神福少給事晉王府謹恪解上意未嘗少怠太  
 宗即位授入內高品從征太原攻城之際往來梯衝間  
 宣傳命即行在所遠殿頭太平興國六年擢入內高  
 品押班遷副都知勾當翰林司轉入內內班都知兼勾  
 當祿候內品班淳化四年遷崇儀副使勾當皇城司屬  
 初易黃門之號轉入內黃門都知俄加宣徽使太宗好  
 筆札神福每侍側多獲本之賜及不豫神福朝夕左  
 右躬侍藥膳真宗即位遷皇城使內侍省入內內侍都  
 知領恩州團練使勾當承慶院行宮事時撰寫太宗聖  
 容以神福立侍未幾未罷都知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

賜第宮城側造脩內工為其之咸平二年秋開兵東郊  
 以神福為內都部署是冬幸大名與王繼英並為行  
 宮使四年勾當三班院符合光殿賜諸甚優景德初兼  
 領西京宮使三年改宣徽使從諸侯復為行宮使  
 進幸西京賜賜神福神事大中祥符初天書降下  
 神福與劉承珪邵永遷李神福石知顯張景宗張繼宗  
 同直禁中賜以器幣賜錢宗師師會又令神福與白文  
 肇同承輪同典之是歲封泰山與曹利用同經度行宮  
 道路及車駕進發又為行宮使禮事授宣徽使領昭州  
 防禦使整肅禁衛先是諸司使止于宣政故特置使額  
 以寵之三年卒年六十四贈州觀察使神福性恭愿  
 和易每為衛紹欲所誦罵皆引避不枝在禁閣五十年  
 稱為長者然久掌三班無規制遠近失教有請託者不  
 能拒之人識其所守子懷斌懷質將神福

神福初以父任授殿頭高品太祖將納孝皇后命神  
 祐奉聘禮于萊州乾德五年征太原賀寶從行開寶  
 二年又從征太原時有詔緣邊和市軍儲車駕在潞州  
 間之且慮擾民令神祐馳驛止之時詔下已五日神祐  
 一夕而及晉陽一日甲士既陣賊將焚梯衝奉命  
 神祐部衛兵為援斬賊其眾慘惡潰去王師伐廣川隨  
 軍賞給劉銀平先部幣藏之物赴京師及上寇周瑒等  
 叛又副尹崇珂討平之六年隨曹彬南征克開城擒偽  
 將朱令贊命神祐馳入獻捷書賜袍金帶太宗即位  
 遷南作坊副使錢飯歸朝命神祐往按府藏之積再征  
 太原原軍徒千人隨以備補給至兵劉繼元上神祐馳  
 狀太宗陳儀備城北堡以受之繼元移時未至神祐馳  
 單騎入城俄儀引繼元至及比伐燕薊命與劉延翰統  
 精騎為大陣之援軍駕還又令率兵屯定州以備契丹  
 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防材幕未具命神祐往垣  
 曲伐薪薪四百萬以濟其用七年契丹寇邊命領兵屯  
 瀛州俄改崇儀使提點左右藏庫遷洛苑使至道初西  
 鄩不寧命為靈環排陣都監率眾至烏白池而還俄駐  
 承興復獲糧運抵朔方真宗嗣位轉內園使鄆州都監  
 車駕北巡改天雄軍都監于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  
 途阻寒命神祐單騎論置於諸將敵騎數倍忽至神  
 祐乃周旋而呼者召伏兵敵懼而逃遂獲其數百充邢  
 州排陣都監勾當當五八作司景德初上幸瀛州領隨駕  
 塚若三年遷入內都知從東封還還南作坊使時內侍  
 將遷秩有扈從升山不升山或不預從祀者令神祐第  
 其勤狀上親閱而敘述之有范守遷皇甫文史崇貴張  
 延訓等皆嘗有譴累而互陳勞功且言神祐等品第非  
 當泣訴于上止而復來者數四守遷等先改內常侍上  
 怒悉停其官神祐知顯副都知張景宗張繼宗並  
 坐削職尋掌御厨七年卒年六十六大中祥符六年錄  
 其孫永和為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音律頗好篇錄

子懷留太宗時嘗請為道士後復內侍多屯邊郡常持  
 大鐵鞭以關賊屢中流失至供奉官懷儼為內殿班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父延紹內班都知承規  
 隆中補高班天禧初即位起拜北作坊副使時京師承  
 隆歸朝遣承規提置封具府庫作土民嚙食為寇承規  
 與知州喬維岳率兵討之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內承  
 庫使張紹勳等六人率師屯定州以備契丹又獲滑州  
 決河雍熙中勾當內藏庫兼皇城司出為鄆州路排陣  
 都監改崇儀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與周瑒同簽書提點  
 樞密直學士房公事仍加六宅使承規懇辭雖不許  
 而嘉其退讓真宗立為宣徽使以承規領昭州刺史  
 簽書宣徽院公事尋讓宣徽之務加莊宅使咸平三年  
 遷北作坊使時邊境未寧設防天雄軍城壘命承規乘  
 傳經西事請益環州本波鎮戍兵以為諸路之援從之  
 俄兼勾當軍牧司景德二年與李九則使河間按觀嘗  
 經戰陣等處將卒之勞是歲置官提舉京師諸司庫務  
 以承規領之所創局署多所規制改皇城使與林特李  
 溥議更茶法四年三司上言新課增羨承規以勞加領  
 昭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掌發運使遷昭  
 宣使長州防禦使會修玉清昭應宮以承規為副使祀  
 汾陰復命督運議者以自京至河中由陸則山險具舟  
 東封及是皆留學大內禮成使應州觀察使五年以疾  
 勉仍作七言詩賜之拜宣政使遷州觀察使五年以疾  
 求致仕脩宮使時謂官承規領官職藉其督轄宜勿許  
 所請優賜告歸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宰官  
 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上作歌以賜承規以廉使月稟  
 歸於有司手詔褒美復定殿使奉以給之本名承珪以  
 久疾廢廢上為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為規規其  
 請解務還私第聽之仍許皇城常務上即日內藏庫有  
 制制就取高度又再求罷官檢校太傅左衛衛上將  
 軍安遠軍節度觀察使致仕七月卒年六十四慶曆  
 贈左衛上將軍鎮江觀察使諡曰忠肅承規事三朝以  
 精力開闢較簿錄致無倦自掌內藏庫三十年檢察  
 精密勤著條條又製定權衡法語在律曆志性沈毅狗  
 公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崇命脩祀飾  
 宮觀承規悉預開作玉清昭應宮尤為精麗屋宇有少  
 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所費二  
 聖殿聖配饗功臣特詔聖其像太宗之制承規遇帝亦  
 或寬恕錢錢日常訴本監前後盜銅地數千斤承規  
 伴為不納因密遣人發取還官不問其罪咸平中朱昂  
 杜筠編大館閣書籍錢若水脩繕宗寶錄其後脩冊府  
 元龜國史及編者警校之事承規悉典領之頗好儒學  
 喜聚書問接文士質訪故實其有名於朝者多見禮待

其孫永和為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音律頗好篇錄

其孫永和為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音律頗好篇錄

其孫永和為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音律頗好篇錄

其孫永和為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音律頗好篇錄

其孫永和為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音律頗好篇錄

其孫永和為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音律頗好篇錄

其孫永和為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音律頗好篇錄

其孫永和為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音律頗好篇錄

或密爲延駕自廢疾惟以公家之務爲念遺奏求免贈  
聘詔葬上甚嗟惜之遺內臣與鴻臚典長親爲祭文王  
清昭應宮成加贈侍中遺內侍郭守恩就墓告祭子從  
原爲西院使

開承翰其人周顯德中爲內侍人宋事太祖以謹厚  
稱太宗時擢爲殿頭高品稍遷內侍供奉宮內殿寮班  
先是八作司材木頗有隱弊承翰建議於都城西置事  
材場治材以給之雍熙中知廣州徐休復奏轉連使王  
延範不執狀遣承翰馳往同建捕下獄執鞠之考掠過  
苦延範遂坐誅李順亂蜀命爲川峽招安都監賊平授  
西京作坊副使會增募金五兵以承翰及劉承福分充  
左右金吾都監兼街仗司事俄罷之真宗即位改西京  
作坊使內侍左班副都知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節  
遣承翰護塞時議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  
郎中陳若拙乘傳覘度徙于舊治之東南五年內都  
知韓守英爲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幹轄上以其素  
無執守義別擇人因謂宰相曰承翰雖無武勇然治事  
勤恪乃今代守英時中山屯兵甚衆艱於飛輓承翰請  
鑿渠引引唐河水自嘉山至定州三十二里又至蒲陰  
東六十二里合沙河河經邊吳入界河以濟饋運亦可  
旁爲方田上嘉而從之渠成人以爲便優詔褒之景德  
初契丹謀寇順安軍承翰奉詔發雄霸精兵與荆嗣張  
延同榮勦之俄又遣詣德清軍規度軍情城壘軍駕  
北征承翰先在灑州北城寨契丹兵在近請不度河上  
不聽使駕度浮橋二年加領廉州刺史勾當羣牧司多  
條上馬政遂兼羣牧副使時契丹始始置國信司主  
交聘之事以承翰領之

左藏庫使充夏州趙德明加恩官告使還請於蒲洛河  
置館以待及臺進奉使上以荒廢勞役不許四年遷內  
閣使左班都知領獎州團練使有西京左藏庫副使趙  
守倫入典廢收至是又掌估馬與承翰聯職任雖兼爲  
卿家然不相得遂各訟訴遣御史臺承翰坐擅用羣  
牧司錢當贖金三十斤守倫坐違制移估馬司當贖所  
居官典當杖存詔寬其罰承翰贖金十斤守倫贖金  
二十斤典當亦降杖杖羣牧都監張繼能判官陳越田  
欽勾當驛驛院楊保用估馬楊繼凝皆釋之制置使陳  
堯叟特免按問六年上製內侍箴賜之承翰奏請刻石  
省中明年建應天府爲南京作鴻慶宮設太祖太宗像  
遣承翰自京奉往授南作坊使入內都知未幾卒年六  
十八贈懷州防禦使承翰性剛強所至過於檢察之和  
懿之譽子文惠西京左藏庫使

秦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人十三爲黃門開寶中遷高品  
太平興國四年擢進領衆數萬擊契丹於都監以  
善戰聞太宗因加黃異謂可屬任雍熙中出爲瀛州駐  
泊仍管先鋒事遷入內殿頭高品鎮定高陽關三路排

陣都監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叛命李繼隆率  
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遠即乘驛先  
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險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  
之禮郊迎並驅州清遠保忠遂就擒以功加保忠副使  
至道初爲靈夏州清遠保忠遂就擒以功加保忠副使  
詔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兵以爲鎮定高陽關  
排陣都監監契丹于莫州東追斬敵高蓋壽所掠老幼  
詔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兵以爲鎮定高陽關  
排陣都監監契丹于莫州東追斬敵高蓋壽所掠老幼  
使時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事爲曉譬和解之親  
督衆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五捷遂益州上手札勞  
問翼日進至廣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歸朝遷內  
閣使領恩州刺史出爲鎮定高陽關前陣幹轄又從後  
陣破契丹二萬衆于威虜軍西俘其鐵林大將等十五  
人又爲鄆寧源原路幹轄兼安撫都監手所部按行山  
外召戎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率內附未幾  
康奴族叛命翰與陳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  
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陳興曹瑋擊賊軍于武  
延鹹泊川詔書加獎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兩五百  
疋景德初軍駕將北巡先遣翰乘傳往演魏裁制兵要  
許便宜從事俄充洛洛路幹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筠  
角之勢又召爲鄆都西面排陣幹轄管勾大陣即督  
衆環城攻洩血以拒契丹功畢契丹兵果暴至翰不脫  
甲胄七十餘日契丹入和凱旋留泊涇州月餘令幹  
部兵還京師加宮苑使入內都知出爲涇州原價渭幹  
先是西鄙無藩籬之蔽翰規度要害置巨壘計三十  
萬後卒數年而成不頌於民就遷皇城使入內都知以  
翰在邊久宜力勤盡特置是名以寵異焉翰表議不聽  
大中祥符初求從東封手詔諭以西垂委任之意改昭  
宣使又爲羣牧副使祀汾陰是歲夏州屬戶有擾境上  
者即日遣翰往雁上按視邊巡邊部及翰至事寧復還  
扈從凡行在請司細務悉令裁決不須中覆禮畢加領  
平州團練使奉祀亳州掌如汾陰八年營其大內詔翰  
參領其事六月暴卒於任之除八年營其大內詔翰  
惜爲之泣下贈貝州觀察使贈禮加等修內畢遣使  
以襲衣金帶賜其家翰偶備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  
戰鬪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竟也翰因使嘗出入  
其帳中無疑問嘗曰太宗言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  
此賊死無所恨太宗深嘉其忠翰性溫良謙謹接人以  
誠信羣帥有剛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懼心理財好施與  
將士同休戚能得衆心皆樂爲用其效也崇寧有逆下  
者九年重贈彰國軍節度使詔楊億撰碑文億以其不蓄  
財表辭所贊物雖朝廷不許而時論美之

符初真宗封命修行宮額遷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  
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山修國並爲夾侍東封禮  
成與內殿寮班東頭元留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  
奉官祀汾陰轉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奉官祀汾陰  
押內事七年奉天書舉刻于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  
修州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寮制是冬命起  
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宮監告使俄改爲都監遷  
爲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真宮觀視使刻玉成  
如京副使九年建善堂以懷政爲都監善善兵官觀成  
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使天福大感又爲修奉寶冊都  
監加領皇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  
仁宗爲皇太子命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  
驛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俄改曰侍內廷  
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  
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皆稱其專取因多人其家性  
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斯養  
爲人凶狡遂賂俄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平姚斌妄談神  
怪以誅之俄政大感俄能至御案使領州州刺史俄於  
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華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否  
臧大臣及寇準鎮承與能爲巡檢倫華舊望欲實其事  
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朝臣屢言俄政之妄真宗  
出怒不斥然漸疎之俄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會  
詐稱召入內東門止俄政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  
準爲相踰年召而罷俄政愈畏懼不自安四年七月與  
弟質實副使俄信謀誘召各省使楊崇勳內殿寮制楊  
慎吉閣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  
殺丁謂等復相冠率真宗爲太上皇傳位於太子前夕  
崇勳懷吉詰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  
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宜獄  
降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狀帝坐承明殿  
問懷政及所與而己命斬于城西晉安寺父內殿寮  
制懷政及懷吉並杖配復岳州于姪幼停資產沒官未  
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諱周氏謂銅百斤守寺守  
吉分配郭崇道州懷政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部  
下使臣既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語之曰新頭  
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  
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  
街衛錄添遠以預聞款詐杖配配郴州內供奉官譚  
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  
同反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懷政同任還  
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爲懷政所召夜  
二鼓不下皇城門以爲奉旨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  
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石州楊懷玉次日始  
詣樞密院自陳責授待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

符初真宗封命修行宮額遷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  
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山修國並爲夾侍東封禮  
成與內殿寮班東頭元留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  
奉官祀汾陰轉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奉官祀汾陰  
押內事七年奉天書舉刻于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  
修州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寮制是冬命起  
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宮監告使俄改爲都監遷  
爲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真宮觀視使刻玉成  
如京副使九年建善堂以懷政爲都監善善兵官觀成  
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使天福大感又爲修奉寶冊都  
監加領皇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  
仁宗爲皇太子命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  
驛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俄改曰侍內廷  
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  
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皆稱其專取因多人其家性  
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斯養  
爲人凶狡遂賂俄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平姚斌妄談神  
怪以誅之俄政大感俄能至御案使領州州刺史俄於  
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華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否  
臧大臣及寇準鎮承與能爲巡檢倫華舊望欲實其事  
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朝臣屢言俄政之妄真宗  
出怒不斥然漸疎之俄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會  
詐稱召入內東門止俄政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  
準爲相踰年召而罷俄政愈畏懼不自安四年七月與  
弟質實副使俄信謀誘召各省使楊崇勳內殿寮制楊  
慎吉閣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  
殺丁謂等復相冠率真宗爲太上皇傳位於太子前夕  
崇勳懷吉詰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  
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宜獄  
降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狀帝坐承明殿  
問懷政及所與而己命斬于城西晉安寺父內殿寮  
制懷政及懷吉並杖配復岳州于姪幼停資產沒官未  
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諱周氏謂銅百斤守寺守  
吉分配郭崇道州懷政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部  
下使臣既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語之曰新頭  
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  
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  
街衛錄添遠以預聞款詐杖配配郴州內供奉官譚  
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  
同反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懷政同任還  
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爲懷政所召夜  
二鼓不下皇城門以爲奉旨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  
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石州楊懷玉次日始  
詣樞密院自陳責授待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

符初真宗封命修行宮額遷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  
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山修國並爲夾侍東封禮  
成與內殿寮班東頭元留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  
奉官祀汾陰轉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奉官祀汾陰  
押內事七年奉天書舉刻于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  
修州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寮制是冬命起  
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宮監告使俄改爲都監遷  
爲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真宮觀視使刻玉成  
如京副使九年建善堂以懷政爲都監善善兵官觀成  
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使天福大感又爲修奉寶冊都  
監加領皇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  
仁宗爲皇太子命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  
驛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俄改曰侍內廷  
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  
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皆稱其專取因多人其家性  
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斯養  
爲人凶狡遂賂俄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平姚斌妄談神  
怪以誅之俄政大感俄能至御案使領州州刺史俄於  
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華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否  
臧大臣及寇準鎮承與能爲巡檢倫華舊望欲實其事  
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朝臣屢言俄政之妄真宗  
出怒不斥然漸疎之俄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會  
詐稱召入內東門止俄政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  
準爲相踰年召而罷俄政愈畏懼不自安四年七月與  
弟質實副使俄信謀誘召各省使楊崇勳內殿寮制楊  
慎吉閣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  
殺丁謂等復相冠率真宗爲太上皇傳位於太子前夕  
崇勳懷吉詰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  
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宜獄  
降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狀帝坐承明殿  
問懷政及所與而己命斬于城西晉安寺父內殿寮  
制懷政及懷吉並杖配復岳州于姪幼停資產沒官未  
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諱周氏謂銅百斤守寺守  
吉分配郭崇道州懷政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部  
下使臣既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語之曰新頭  
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  
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  
街衛錄添遠以預聞款詐杖配配郴州內供奉官譚  
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  
同反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懷政同任還  
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爲懷政所召夜  
二鼓不下皇城門以爲奉旨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  
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石州楊懷玉次日始  
詣樞密院自陳責授待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

符初真宗封命修行宮額遷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  
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山修國並爲夾侍東封禮  
成與內殿寮班東頭元留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  
奉官祀汾陰轉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奉官祀汾陰  
押內事七年奉天書舉刻于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  
修州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寮制是冬命起  
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宮監告使俄改爲都監遷  
爲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真宮觀視使刻玉成  
如京副使九年建善堂以懷政爲都監善善兵官觀成  
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使天福大感又爲修奉寶冊都  
監加領皇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  
仁宗爲皇太子命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  
驛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俄改曰侍內廷  
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  
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皆稱其專取因多人其家性  
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斯養  
爲人凶狡遂賂俄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平姚斌妄談神  
怪以誅之俄政大感俄能至御案使領州州刺史俄於  
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華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否  
臧大臣及寇準鎮承與能爲巡檢倫華舊望欲實其事  
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朝臣屢言俄政之妄真宗  
出怒不斥然漸疎之俄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會  
詐稱召入內東門止俄政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  
準爲相踰年召而罷俄政愈畏懼不自安四年七月與  
弟質實副使俄信謀誘召各省使楊崇勳內殿寮制楊  
慎吉閣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  
殺丁謂等復相冠率真宗爲太上皇傳位於太子前夕  
崇勳懷吉詰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  
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宜獄  
降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狀帝坐承明殿  
問懷政及所與而己命斬于城西晉安寺父內殿寮  
制懷政及懷吉並杖配復岳州于姪幼停資產沒官未  
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諱周氏謂銅百斤守寺守  
吉分配郭崇道州懷政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部  
下使臣既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語之曰新頭  
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  
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  
街衛錄添遠以預聞款詐杖配配郴州內供奉官譚  
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  
同反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懷政同任還  
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爲懷政所召夜  
二鼓不下皇城門以爲奉旨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  
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石州楊懷玉次日始  
詣樞密院自陳責授待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

符初真宗封命修行宮額遷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  
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山修國並爲夾侍東封禮  
成與內殿寮班東頭元留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  
奉官祀汾陰轉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奉官祀汾陰  
押內事七年奉天書舉刻于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  
修州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寮制是冬命起  
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宮監告使俄改爲都監遷  
爲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真宮觀視使刻玉成  
如京副使九年建善堂以懷政爲都監善善兵官觀成  
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使天福大感又爲修奉寶冊都  
監加領皇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  
仁宗爲皇太子命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  
驛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俄改曰侍內廷  
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  
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皆稱其專取因多人其家性  
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斯養  
爲人凶狡遂賂俄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平姚斌妄談神  
怪以誅之俄政大感俄能至御案使領州州刺史俄於  
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華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否  
臧大臣及寇準鎮承與能爲巡檢倫華舊望欲實其事  
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朝臣屢言俄政之妄真宗  
出怒不斥然漸疎之俄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會  
詐稱召入內東門止俄政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  
準爲相踰年召而罷俄政愈畏懼不自安四年七月與  
弟質實副使俄信謀誘召各省使楊崇勳內殿寮制楊  
慎吉閣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  
殺丁謂等復相冠率真宗爲太上皇傳位於太子前夕  
崇勳懷吉詰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  
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宜獄  
降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狀帝坐承明殿  
問懷政及所與而己命斬于城西晉安寺父內殿寮  
制懷政及懷吉並杖配復岳州于姪幼停資產沒官未  
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諱周氏謂銅百斤守寺守  
吉分配郭崇道州懷政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部  
下使臣既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語之曰新頭  
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  
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  
街衛錄添遠以預聞款詐杖配配郴州內供奉官譚  
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  
同反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懷政同任還  
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爲懷政所召夜  
二鼓不下皇城門以爲奉旨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  
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石州楊懷玉次日始  
詣樞密院自陳責授待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

符初真宗封命修行宮額遷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  
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山修國並爲夾侍東封禮  
成與內殿寮班東頭元留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  
奉官祀汾陰轉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奉官祀汾陰  
押內事七年奉天書舉刻于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  
修州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寮制是冬命起  
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宮監告使俄改爲都監遷  
爲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真宮觀視使刻玉成  
如京副使九年建善堂以懷政爲都監善善兵官觀成  
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使天福大感又爲修奉寶冊都  
監加領皇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  
仁宗爲皇太子命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  
驛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俄改曰侍內廷  
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  
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皆稱其專取因多人其家性  
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斯養  
爲人凶狡遂賂俄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平姚斌妄談神  
怪以誅之俄政大感俄能至御案使領州州刺史俄於  
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華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否  
臧大臣及寇準鎮承與能爲巡檢倫華舊望欲實其事  
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朝臣屢言俄政之妄真宗  
出怒不斥然漸疎之俄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會  
詐稱召入內東門止俄政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  
準爲相踰年召而罷俄政愈畏懼不自安四年七月與  
弟質實副使俄信謀誘召各省使楊崇勳內殿寮制楊  
慎吉閣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  
殺丁謂等復相冠率真宗爲太上皇傳位於太子前夕  
崇勳懷吉詰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  
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宜獄  
降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狀帝坐承明殿  
問懷政及所與而己命斬于城西晉安寺父內殿寮  
制懷政及懷吉並杖配復岳州于姪幼停資產沒官未  
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諱周氏謂銅百斤守寺守  
吉分配郭崇道州懷政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部  
下使臣既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語之曰新頭  
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  
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  
街衛錄添遠以預聞款詐杖配配郴州內供奉官譚  
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  
同反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懷政同任還  
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爲懷政所召夜  
二鼓不下皇城門以爲奉旨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  
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石州楊懷玉次日始  
詣樞密院自陳責授待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

符初真宗封命修行宮額遷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  
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山修國並爲夾侍東封禮  
成與內殿寮班東頭元留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  
奉官祀汾陰轉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奉官祀汾陰  
押內事七年奉天書舉刻于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  
修州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寮制是冬命起  
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宮監告使俄改爲都監遷  
爲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真宮觀視使刻玉成  
如京副使九年建善堂以懷政爲都監善善兵官觀成  
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使天福大感又爲修奉寶冊都  
監加領皇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  
仁宗爲皇太子命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  
驛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俄改曰侍內廷  
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  
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皆稱其專取因多人其家性  
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斯養  
爲人凶狡遂賂俄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平姚斌妄談神  
怪以誅之俄政大感俄能至御案使領州州刺史俄於  
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華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否  
臧大臣及寇準鎮承與能爲巡檢倫華舊望欲實其事  
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朝臣屢言俄政之妄真宗  
出怒不斥然漸疎之俄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會  
詐稱召入內東門止俄政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  
準爲相踰年召而罷俄政愈畏懼不自安四年七月與  
弟質實副使俄信謀誘召各省使楊崇勳內殿寮制楊  
慎吉閣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  
殺丁謂等復相冠率真宗爲太上皇傳位於太子前夕  
崇勳懷吉詰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  
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宜獄  
降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狀帝坐承明殿  
問懷政及所與而己命斬于城西晉安寺父內殿寮  
制懷政及懷吉並杖配復岳州于姪幼停資產沒官未  
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諱周氏謂銅百斤守寺守  
吉分配郭崇道州懷政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部  
下使臣既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語之曰新頭  
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  
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  
街衛錄添遠以預聞款詐杖配配郴州內供奉官譚  
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  
同反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懷政同任還  
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爲懷政所召夜  
二鼓不下皇城門以爲奉旨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  
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石州楊懷玉次日始  
詣樞密院自陳責授待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

符初真宗封命修行宮額遷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  
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山修國並爲夾侍東封禮  
成與內殿寮班東頭元留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  
奉官祀汾陰轉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奉官祀汾陰  
押內事七年奉天書舉刻于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  
修州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寮制是冬命起  
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宮監告使俄改爲都監遷  
爲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真宮觀視使刻玉成  
如京副使九年建善堂以懷政爲都監善善兵官觀成  
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使天福大感又爲修奉寶冊都  
監加領皇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  
仁宗爲皇太子命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  
驛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俄改曰侍內廷  
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  
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皆稱其專取因多人其家性  
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斯養  
爲人凶狡遂賂俄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平姚斌妄談神  
怪以誅之俄政大感俄能至御案使領州州刺史俄於  
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華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否  
臧大臣及寇準鎮承與能爲巡檢倫華舊望欲實其事  
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朝臣屢言俄政之妄真宗  
出怒不斥然漸疎之俄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會  
詐稱召入內東門止俄政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  
準爲相踰年召而罷俄政愈畏懼不自安四年七月與  
弟質實副使俄信謀誘召各省使楊崇勳內殿寮制楊  
慎吉閣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  
殺丁謂等復相冠率真宗爲太上皇傳位於太子前夕  
崇勳懷吉詰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  
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宜獄  
降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狀帝坐承明殿  
問懷政及所與而己命斬于城西晉安寺父內殿寮  
制懷政及懷吉並杖配復岳州于姪幼停資產沒官未  
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諱周氏謂銅百斤守寺守  
吉分配郭崇道州懷政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部  
下使臣既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語之曰新頭  
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  
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  
街衛錄添遠以預聞款詐杖配配郴州內供奉官譚  
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  
同反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懷政同任還  
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爲懷政所召夜  
二鼓不下皇城門以爲奉旨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  
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石州楊懷玉次日始  
詣樞密院自陳責授待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

符初真宗封命修行宮額遷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  
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山修國並爲夾侍東封禮  
成與內殿寮班東頭元留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  
奉官祀汾陰轉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奉官祀汾陰  
押內事七年奉天書舉刻于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  
修州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寮制是冬命起  
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宮監告使俄改爲都監遷  
爲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真宮觀視使刻玉成  
如京副使九年建善堂以懷政爲都監善善兵官觀成  
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使天福大感又爲修奉寶冊都  
監加領皇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  
仁宗爲皇太子命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  
驛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俄改曰侍內廷  
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  
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皆稱其專取因多人其家性  
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斯養  
爲人凶狡遂賂俄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平姚斌妄談神  
怪以誅之俄政大感俄能至御案使領州州刺史俄於  
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華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否  
臧大臣及寇準鎮承與能爲巡檢倫華舊望欲實其事  
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朝臣屢言俄政之妄真宗  
出怒不斥然漸疎之俄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會  
詐稱召入內東門止俄政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  
準爲相踰年召而罷俄政愈畏懼不自安四年七月與  
弟質實副使俄信謀誘召各省使楊崇勳內殿寮制楊  
慎吉閣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  
殺丁謂等復相冠率真宗爲太上皇傳位於太子前夕  
崇勳懷吉詰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  
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宜獄  
降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狀帝坐承明殿  
問懷政及所與而己命斬于城西晉安寺父內殿寮  
制懷政及懷吉並杖配復岳州于姪幼停資產沒官未  
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諱周氏謂銅百斤守寺守  
吉分配郭崇道州懷政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部  
下使臣既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語之曰新頭  
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  
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  
街衛錄添遠以預聞款詐杖配配郴州內供奉官譚  
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  
同反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懷政同任還  
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爲懷政所召夜  
二鼓不下皇城門以爲奉旨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  
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石州楊懷玉次日始  
詣樞密院自陳責授待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

符初真宗封命修行宮額遷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  
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山修國並爲夾侍東封禮  
成與內殿寮班東頭元留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  
奉官祀汾陰轉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奉官祀汾陰  
押內事七年奉天書舉刻于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  
修州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寮制是冬命起  
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宮監告使俄改爲都監遷  
爲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真宮觀視使刻玉成  
如京副使九年建善堂以懷政爲都監善善兵官觀成  
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使天福大感又爲修奉寶冊都  
監加領皇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  
仁宗爲皇太子命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  
驛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俄改曰侍內廷  
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  
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皆稱其專取因多人其家性  
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斯養  
爲人凶狡遂賂俄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平姚斌妄談神  
怪以誅之俄政大感俄能至御案使領州州刺史俄於  
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華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否  
臧大臣及寇準鎮承與能爲巡檢倫華舊望欲實其事  
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朝臣屢言俄政之妄真宗  
出怒不斥然漸疎之俄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會  
詐稱召入內東門止俄政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  
準爲相踰年召而罷俄政愈畏懼不自安四年七月與  
弟質實副使俄信謀誘召各省使楊崇勳內殿寮制楊  
慎吉閣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  
殺丁謂等復相冠率真宗爲太上皇傳位於太子前夕  
崇勳懷吉詰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  
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宜獄  
降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狀帝坐承明殿  
問懷政及所與而己命斬于城西晉安寺父內殿寮  
制懷政及懷吉並杖配復岳州于姪幼停資產沒官未  
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諱周氏謂銅百斤守寺守  
吉分配郭崇道州懷政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部  
下使臣既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語之曰新頭  
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  
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  
街衛錄添遠以預聞款詐杖配配郴州內供奉官譚  
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  
同反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懷政同任還  
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爲懷政所召夜  
二鼓不下皇城門以爲奉旨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  
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石州楊懷玉次日始  
詣樞密院自陳責授待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

符初真宗封命修行宮額遷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  
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山修國並爲夾侍東封禮  
成與內殿寮班東頭元留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  
奉官祀汾陰轉承平園臺內殿寮頭入內奉官祀汾陰  
押內事七年奉天書舉刻于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  
修州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寮制是冬命起  
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宮監告使俄改爲都監遷  
爲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真宮



茶二萬斤給內地節度奉歸回關往來放青鹽禁凡五  
事而合德明納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  
駱大官吏盡散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稟  
朝旨凡七事德明悉如約惟以子弟入質及納靈州為  
難故亦禁鹽如舊不許回圖三年九月以德明善表求  
上崇貴因請入朝許之以功拜皇城使內侍左右班都  
知領州團練使又持旌節命德明太常博士趙  
淵為之副四年使還會車駕上陵次瓊林苑崇貴對子  
澗中即命為行宮使是秋復還延安供奉官曹信時監  
邊軍信善琴崇貴與石普軍中冥集令信奏之信以久  
廢為解崇貴與普因撫其他過以聞集宗知其誅素不  
問大中祥符元年加昭宣使崇貴又在邊善講義及情  
偽西人畏服每德明有所論述及境上交侵皆先付裁  
制夏州越邊有二路其文移至環慶者皆付延州議焉  
嘗請置緣邊安撫使如北面之制上曰西鄙別無經營  
苟德明能守富貴無慮朝廷失恩信也增置警局徒為  
張皇不若委卿靜制之二年上言久去鄉里願得告歸  
乞留京師面諭家屬之意聽歲入奉事四年八月卒年  
五十七帝悼惜之贈豐州觀察使內侍護軍還京師子  
承素東夷州副使

諫淫海卒伐木茸州解數不中程即杖之至有率妻  
趣山林以宋者雖甚風雨不停其役故進因眾怒殺示  
規及監軍因鈞判刑官盧成均為帥提其城七月奏至  
詔東上開門使忠州刺史曹利用供備庫使賀州刺史  
張照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如京副使張從古及繼能  
副之虞部員外郎薛頌同勾當轉運使贊州湖廣黃州  
兵討之上部還臣曰番禺貨貨富道內侍高鼎周文謀  
使廣州監屯兵會降路則使深矣富道內侍高鼎周文謀  
扼端州峽口賊悉來攻柳城縣賊直韓明許貴那惟  
和以所部兵千餘擊賊明貴死之惟和僅以身免成均  
奉宜州印遣使詣舒首末賊罪是夕連復陷柳城官軍  
退保象州賊又寇使遠軍知軍殿直任吉與德桂巡檢  
殿直張崇實皆崇貴宗擊走之賊退而復集者累日  
古輩固守屢與關大獲其器甲又攻天河營營兵甚少  
監軍奉職錢吉部分嚴整一戰敗之賊眾屢劫頗潰去  
率其眾數千趨柳城將入容管初至柳州限江不能  
度知州王昱望賊者悉釋其罪賊孱族居思順州分兵攻  
象州利用命內高班于德潤以千兵倍道襲逐利用  
等繼至遇賊式僂縣之李練捕賊初不知覺進率眾  
來拒直犯前軍前軍奇班班郭志言摩騎士左右縱  
擊賊衣順水甲統標牌以進飛矢指鋒不能卻前軍即  
持棒刀斧破其牌史崇貴登山大呼曰賊走矣急殺  
之賊心動眾遂潰逐北至象州城下賊猶有據長竿  
賊城中者成均始望其族以詔書來降乃斬其黨  
生擒賊帥六十餘人斬首級獲器甲戰馬甚眾利用分  
兵捕餘寇遣于德潤馳奏其事授利用引進使兼知京  
使從古佐馬步軍副都軍頭部全豐為部軍頭領勤州  
刺史歸遠軍士殺進者李吳劉宗趙趙龍補本軍頭  
張守榮為供奉官開門祇候張崇實任吉並為供奉官  
錢吉為右侍禁又以知象州大理寺丞何那最有勞優  
拜刑部員外郎賜聯又賜那三子知道知古知常出身  
那之親屬同扞寇者悉殺之升象州為防禦使初賊  
攻象州城在高丘上素無井開墾之日皆以之木為慮  
賴天雨停木將竭而雨復下如是者兩月汲之以濟山  
中無絳候每欲破賊即禱於城西神祠或見巨蟒吞龜  
是日果有克獲之未至而卒贈如京使張守榮病瘴  
道高醫馳往視之未至而卒贈如京使張守榮病瘴  
東築院使大中祥符二年入內都知李神福等坐事悉  
罷擢繼能入內侍省副都知時宗至多召待講說書  
上嘉其勤學令講讀日別給公膳專遺繼能主之俄又

張繼能字守拙并州太原人父贊晉末為內班繼能建  
隆初以黃門事禁中太平與國初為內品從征河東命  
主城南河屋以勞遷高品契丹入寇命為高陽鎮定路  
先鋒都監從進進長城口多所俘虜明年又與彥  
進敗契丹于唐興口轉殿頭高品繼能中夏州叛命李  
繼隆為報夏都部署以繼能監軍俄徙護定州屯兵鎮  
號捷卒三千屯五回嶺端拱初遷入內殿頭從道保忠  
討李繼遷保忠萬其有材與保忠同經略其事代還  
守內司馬神化三年與白承睿等舉兵入靈武會繼  
遷復寇邊命繼能承府與知靈州侯延廣領驍卒五千  
同上軍務俄留為本州都監及鄧文寶議城威州清遠  
軍繼能護其役工畢命與西京作坊副使張延洲同知  
軍事又與田紹斌同掌積石砦就邊內供奉官靈武慶  
清遠軍後陣都監與西人轉關敗走之復遣清遠詣關  
奏事邊內殿崇班未幾拜供奉官副使復遣清遠詣關  
兵從源原儀渭都巡檢使其宗即位遷崇德使靈環十  
州軍兵馬都監兼巡檢安撫使咸平三年王均之亂命  
為川陝兩路招安巡檢使咸平不置為利州招安巡檢  
尋召歸會銀夏警復為州寧州都監又入寇清遠  
軍營于積石河繼能復為州寧州都監又入寇清遠  
赴援陷城堡又焚葉青岡岩特詔下御史府免死長  
流儋州景德二年會赦還為內侍省內常侍又為陝西  
捕賊巡檢獲千餘人改內殿崇班從朝陵為行宮四面  
巡檢四年宜州卒陳進為亂初知州劉承規取下嚴酷

與內殿承制岑保正提點鄧縣主高院事三年兼羣牧  
都監監防陰留掌大內兼青城內巡檢幹備領會州  
刺史湯太清宮為天書扶持都監七年以疾未解職不  
許命為源原儀渭成軍兩路幹備未幾從鄧都對  
轄先是內屬戶殺漢口者止罰羣畜繼能則屬於常法  
繼能是西人畏而不犯德明雖受朝命而充部不絕寇  
境繼能日課卒載竹為營署字其上且言以備將士記  
獲獲功狀賜之甚禮歸朝復遣蔡仁宗在儲宮常  
親書一幅賜之繼能以問真宗亦為標題其末人使掌  
榮九年坐前茂修莊穆皇后廢權臣呂懷德西人使掌  
往來國信天福初復西京入藏庫使因信司吏陳誠者  
頗巧繼能欲拔置羣牧司而誠先謀羣牧坐事停職  
至是羣牧使左宗扶其宿負自制置使曹利用放誠不  
遂所求繼能怒宗之沮已密遣親事偵宗會宗弟元  
畏妻宗嘗為假駁駁軍校馬送葬及還元抵欽肆與酒  
保相殿警府中而假馬之事未發誠即自縊能請屬府  
中并助其事知府樂黃日受屬欽未就為羣牧副使楊  
崇勳所繫繼能坐罷內殿降授西京作坊使出為鄆寧  
幹備繼能自陳不願外任得掌瑞聖園尋往來國信  
所三年復為西京入藏庫使內侍石班副都知未幾遷  
崇儀使以衰老求解職轉內閣使守禮林死五年卒年  
六十五特贈汀州團練使諡其子懷忠為大理寺丞孫  
述為三班奉職遂為借職春坊祇候繼能性沉密知兵  
頗勇敢喜讀書然好治生晚年急於聚蓄粟以此少之  
何那後歸朝知磁州而卒一子知崇數十餘歲特補大  
廟齋郎又從其姪不夷尉知古為滄陽尉官郎無實延  
之例猶以城守勞致致錄焉

衛紹欽開封人父漢超內侍高品紹欽始以中黃門給  
事晉邸太宗即位補入內高品其使視高從征大原命  
督諸將攻城劉繼元降命領驍卒先入城燒其營柵遷  
殿頭高品繼能二年擢入內西頭供奉官李順之亂王  
師致討與王繼恩同領招安捉賊事遇賊關學射山南  
又攻清水壩破賊營告招降數萬眾斬千餘級殲死餘  
黨保險為寇又與楊瓊先扼要路以邀之擒斬萬餘人  
獲甲器甲槍棊千餘道別將曹習領兵捕餘賊于安國鎮  
斬三百級特嘉眉二州賊尚擾城郭又遣內殿崇班宿  
諭計之兩川平召還深被褒勞真宗即位拜宮苑使領  
愛州刺史充入內副都知修奉天熙都監復土遂為  
陵使景德二年改皇城使使幸河朔命為軍駕前後行  
宮四面都監後為行宮巡檢駐洛陽命為皇城內外都  
都監監掌三班院皇城儀衛翰林司卒年五十六紹欽  
巡檢歷掌三班院皇城儀衛翰林司卒年五十六紹欽  
苛復少思不為眾所附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關請  
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禁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

紹欽往營營既死役遺骸積薪於廷請僧如願僧言欲  
見至尊面紹欽曰昨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  
憐憫假意道俗望有救之者紹欽即促令躡薪上火  
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遺左右以又抑按而焚之予承慶  
至內殿承制  
石知顯真定人曾祖承選梁尚食使祖守忠晉內供奉  
官父希鋒高品知顯形貌魁偉建隆中授內中高品太  
宗即位改供奉官希鋒詔將征西蜀以顯隨軍師  
掌儀寫可浮化中明州初置市舶司與蕃商貿易知  
顯往經制之轉內殿崇班親王諸宮都監從王德思平  
蜀寇就遷西京作坊副使咸平初遷正使帶御器械次  
丹北遷上北巡命為天軍軍州巡檢使俄改德博等  
州緜河巡檢使兼安撫加領長州制使三年成鎮定高  
陽關三路押大陣是冬改高陽關駐行營幹備朝  
復掌親王諸宮事景德中自京抵涇州治河堤命總  
其役初計工累月及是決日而罪上面加褒諭賜白金  
千兩授入內都知大中祥符初遷內中供奉官并代內侍  
遷秩品第不當為其大所誣遂罷四年命與內殿崇  
班張繼能供奉官侍其地同親王諸宮事天禧二年為并  
代州幹備兼管勾騎路軍馬事三年卒年六十九孫  
全彬

全彬字長卿以知縣奏補入內小黃門累遷西頭供奉  
官仁宗使致政幣于南海密詔宰司過州縣吏治民俗  
還具以對帝以為忠謹陝石碁盜殺風州巡檢遣往擒  
滅之元昊叛全彬監鄆州兵救延州解圍去經略使明  
鑑言其勇略善將得邊人情除并代州都監加內侍押  
班進幹備使都延還為押班復督高寇廣南以為湖南  
江西路安撫副使出桂林請于宣撫使狄青願獨當一  
隊以自效於是使將佐方兵力戰于邕州南方平領綿  
州防禦使張貴妃居寧華殿命全彬提舉妃養治表  
過制皆劉沔王洙與全彬共為之數月進宮苑使利州  
觀察使給兩使留後奉命為入內副都知知制誥劉敞  
封還詞命居三月復授之轉領信武軍留後為承昭陵  
鈴轄時去未定復土四十二年有司多亡其籍全彬以  
心計辦治遷福建宮使提點奉先院熙寧中卒年七十  
六贈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諡曰恭僖  
鄧守恩并州人十歲以黃門事太宗淳化中盜起成都  
從王繼恩往討之至道初就武都屯兵咸平初為入  
內高班契丹入寇命石保吉為鎮定都部署以守恩為  
都監踰年入掌驛院會龍騎判平割制環慶守恩  
擒斬之景德初為漢州都巡檢又使環慶及茂遠等州  
巡察邊事大中祥符初被獄于漢州雪寃人十餘預監  
修玉清昭應宮會靈觀七年又兼修真遊殿景靈宮累

遷入內高品供奉官宮成遷內殿承制八年預修大內  
改西京作坊副使九年營造皆畢授東萊院使充會靈  
觀都監天禧二年掌軍頭引見可又修祥源觀成遷宗  
儀使三年授入內押班河決滑州命為修河鈐轄鄭延  
召為行宮使改知京使復還本任四年春河復故道遷  
文思院使歸朝加領州刺史是秋掌皇城國信二司  
整肅禁衛遷入內副都知會建天章國命領其事又勾  
當善善堂兼太子左右春坊司守恩長七尺餘狀貌甚  
偉治事幹敏以強果稱于時五年卒年四十八贈滑州  
防禦使錄其子官  
宋史卷四百六十七

列傳第二二十六  
宦者二

楊守珍 韓守英 藍繼宗 張惟吉  
甘昭吉 盧守勳 王守規 李憲  
張茂則 宋用臣 王中正 李舜舉  
石得一 梁從吉 劉惟簡

楊守珍字仲實開封祥符人為入內內門習書史學兵  
家方畧善射家僅過堂下一發貫鬚人服其精選為環  
慶路走馬承受公事吳丹謀入塞為鎮定高陽關行營  
同押先鋒事會許民周繼宗為人謹古與外夷交通干  
證者六十人辭遣守珍覆問悉辨理出之從寬定保  
趙州州驛築都監也桂等十州安撫都監從曹克明舉  
擢西京作坊使帶御器械承興軍兵馬鈐轄從其定郊  
寧路為內侍省內侍押班提點內弓箭軍器庫進內閣  
使石班都知領端州刺史嘗侍仁宗苑中乘馬馳射  
賞其便習賜錦袍厄酒卒贈原州防禦使

韓守英字德華開封祥符人初為入內高品從征河東  
數奉詔至石嶺關督戰取隆州遷殿頭久之以西頭供  
奉官擢入內侍押班遷副都知隨王繼恩招安西川  
為先鋒戰于劍門有功遷西京作坊使劍門都監還勾  
當三班院遷入內侍都知歷定州鎮定高陽關并代  
州兵馬鈐轄吳丹開河風軍守英與鈐轄張志言知府  
路折惟昌帥所部渡河抵朔州以奉賊勢遂破狼牙砦  
俘數百入獲馬牛羊鎧甲以數萬計賊為解去賜錦袍  
全帶俄領會州刺史解都知再遷昭宣使復領三班出  
為都延路都鈐轄并代路建言木路宿兵多百姓因  
於飛輓今幸邊鄙無事請留騎軍千餘人悉從內地真  
宗曰邊臣能體朝廷恤民之意宜諸路視此行之提  
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皇城司為趙德明官告使歷宣  
政宣慶二使內侍左班都知領獎州團練使雅州防禦  
使入內都知管勾修國史書成進景福殿使又為延福  
宮使入內都知復提舉諸司庫務卒贈定國軍節度觀

察留後

藍繼宗字承祖廣州南海人事劉振為宦者歸朝年十  
二遷為中黃門從太原傅詔營陳開多稱旨奏州並  
邊有大小洛門門自唐末陷西羌蹙陳開中傅詔請  
豪使獻其地從眾謂北言者以為生事請罷傅詔大  
宗繼宗在按視還奏二若據要害產良木不可棄帝悅  
復使繼宗勞賜傅詔紵纈遷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內東門  
元德太后章穆皇后葬為按行園陵使車駕北征勾當  
留司皇城司車駕謁諸陵近陵舊之水繼宗疏泉陵下  
百司從官皆取以濟灌入內副都知為天書扶持都監  
詔與李神祐弟東封冠內臣之勞而入內供奉官范  
守遜等訴其不公罷都知祀汾雖復為天書扶持都監  
再遷東萊院使明年領會州刺史進崇儀使勾當皇城  
司修玉清昭應宮與劉承珪典工作宮成遷洛苑使高  
州團練使充都監坐章穆皇后陵墜斃如京使典修  
景靈宮進南作坊使復修會靈祥源觀車駕幸亳州管  
勾留司大內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修  
中德明遺以所乘名馬為內侍省石班都知遷入內都  
知仁宗即位遷左驍驍使忠州防禦使永定院修奉鈐  
轄歷昭宣政宣慶使累上章求致仕特免入朝拜舞  
及從行幸項之復因請罷都知以景福殿使邕州觀察  
使家居養疾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諡愷靖繼宗事四朝  
謙謹自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去有園池退朝即五歸  
同刻或留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并弄游魚為樂爾景  
福殿置使自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幾三人養子元  
用元震元用終左藏庫使梓州觀察使元震以兄蔭補  
入內黃門轉高班給事明肅太后禁中夜火后擁仁宗  
登西華門左右未集元震獨傳呼宿衛以功遷高品為  
三院都監除防守法其後諸陵以為式歷章教都監  
監三館祕閣積官皇城使累遷入內副都知忠州防禦  
使仙韶院水元震救護火以時息詔褒之賜衣金帶  
卒贈鎮海軍留後元震養子五人不育聞焉

張惟吉字祐之開封人初補入內黃門遷西頭供奉官  
路走馬承授公事開封州天臺塔後遷西頭供奉官  
監在京權貨務知嘉州張約以職收詔與御史王軫往  
劾其獄還領內東門司為修奉章獻章懿太后二陵承  
受時議復用李溶權核算辦法乃以惟吉為內殿崇班  
復監權貨務凡內侍領內東門次選勾當御藥院而惟  
吉繼進官眾以為薄惟吉欣然就職再拜以羨餘遷承  
制為趙元昊官告使還言元昊驕僭勢必叛請預飭邊  
備及元昊寇延州遣按視延州環慶兩路器甲并訪攻  
守利害既既退夏竦琦謀自都延深入乘虛擊之命  
惟吉募并汾驍勇副以土兵輕齎赴河外惟吉以為我  
師當持重伺變不宜馳赴不測以自困己而元昊果引

去還奏稱首領皇城司遷內侍省押班羣牧都監簡陝  
西元兵領軍頭引見可遷供備庫使蓋汰刺軍頭入內  
之罷簡陝為涇州修河都鈐轄轉運使施昌言請並  
塞崔暉以為歲災民困役宜緩惟吉按視言河可塞  
而民誠困財用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遷如京使果州  
團練使復領皇城司辛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  
阿阿張貴妃嘗將治良儀殿諸宦官皆以為可獨惟  
吉曰此事于典禮頗異日聞宰相既而宰相不能執議  
惟吉深以為非昭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過月又贈保  
順軍節度使諡忠安養子若水字益之以惟吉奏補小  
黃門給事章惠太后殿轉入內高品王師半貝州征僞  
賊皆以幹敏選為走馬承受殿平以勞進官三遷環慶  
路鈐轄討環州解也日族復有功歷帶御器械內侍押  
班副都知熙寧初造神臂弓成神宗御延和殿隨閣置  
鐵甲七十步俾衛士射未有中者若水自請射連中徹  
札建慶壽寶慈兩宮典領工作再遷嘉州防禦使以病  
解職職領州觀察使提舉四園苑諸司庫務卒贈天  
平軍留後

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諡安格養子昭厚

王守規真定靈城人入內副都知守忠之弟守忠事真  
宗謹慮密定奪越最厚明道時守規為小黃門禁中夜  
半火守規先覺自寢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銀乃奉仁宗  
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燬燼翌日執政  
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以  
功遷入內殿頭遷涇州水泐汴河于公質村決秦河  
于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積官至宣慶使康州  
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贈昭武將軍留  
後

李憲字子範開封祥符人皇祐中補入內黃門稍遷供  
奉官神宗即位歷承與太原府路走馬承受數論邊事  
合言幹當復元王都上書請復河湟命憲往視師與詔  
進收河州加東萊院使幹當當公事技視鄴延軍制行  
諾城為熙河經畧安撫司幹當當公事技視鄴延軍制行  
至蒲中會本征合董覆舉之兵攻破踏白城殺景思  
立圍河州詔趣赴之憲馳至軍先是朝廷出黃旗書  
諭將士如用命破賊者倍賞於是憲策起帳中張以示  
眾曰此旗天子所賜也視此以戰帝實臨之士爭呼用  
命以進督將榜山焚旗帳日通路至河州賊眾  
保踏白官軍出與戰大破之進至餘川又被賊堡十餘  
本征率百八十餘人請軍門降提問以功加昭宣使  
嘉州防禦使還為入內侍省押班幹當當皇城司安撫  
班副都知高祖討未行高建言朝廷置班副都知軍士須  
叛則至節制號令即宜歸一憲衍之由是屢紛辭遂罷  
憲而令乘驛計議奉恩恩河邊事諸將皆聽節度於是  
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極論其不  
可又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  
成功其禍大章再上弗聽冷難補誘山後生羌擾邊未  
征請自効眾以為不可憲曰何傷乎羌人性畏服貴  
種聽之往未征盛裝以出眾視皆無關志師乘之役  
獲萬計斬冷難補還懼懼即遣使奉贊勸順加宣州觀  
察使宣政使入內副都知又還宣慶使時用兵連年度  
支調度不繼詔憲兼經制坊用貳貳費什六歲東西出  
巨木給京師營繕賜瑞應坊園城一區元豐中五路諸  
師討夏國憲領兵至西市新城復蘭州之請建  
為帥府帝又詔憲領兵直趣興靈董董亦稱欲往宜乘  
機協力人掃巢窟若與靈靈道阻即過河取京州乃總兵  
東上平夏人于高川石峽進至屈吳山營打城越天  
都燒南平府庫次葫蘆河而還憲既不能至靈州董  
亦失期師無功憲欲以問會憲功彌貴同知樞密院  
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新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  
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語擢遷之由憲以餽餉不  
接為辭釋弗誅復上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利且從之  
會李順舉人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趨越州關道

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諡安格養子昭厚  
王守規真定靈城人入內副都知守忠之弟守忠事真  
宗謹慮密定奪越最厚明道時守規為小黃門禁中夜  
半火守規先覺自寢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銀乃奉仁宗  
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燬燼翌日執政  
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以  
功遷入內殿頭遷涇州水泐汴河于公質村決秦河  
于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積官至宣慶使康州  
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贈昭武將軍留  
後



賜銀帛四千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給衛三百進景  
福殿使武信軍留後使復還河仍兼鳳凰軍馬夏人  
入蘭州被西關降宣慶使意以蘭州乃西人必爭地眾  
數至河外而相羊不意必大舉乃增城守堅壁樓櫓  
具備明年冬夏人果大圍蘭州步騎號八千萬眾  
日不克糧盡引去又詔憲道問論阿里骨結等且選騎  
度河與賊遇破之坐棄寨功狀罷內省職事哲宗立改  
承興軍路都總管提舉崇福宮御史中丞劉摯論憲  
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與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  
遺患至今承興之圍逗留不急赴援降宣州觀察使又  
貶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居陳州卒年五十一紹聖  
元年贈武安軍節度使初摯欲格改忠敏意以中人為  
將雖能拓地降敵而閉上書兵終貽患中國云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奉  
官幹當內東門禁庭夜有盜茂則首登屋以入既獲賊  
還領御藥院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茂則趨入扶衛左右  
或欲掩官門茂則曰事無可處至使中外生疑衛左右  
疾聞欲處以鉗班懇求補外轉官苑使果州團練使為  
承興路兵馬鈔轄人為內侍押班再遷副都知熙寧初  
同司馬光相視學深澤四州生疔及六塔二股河利  
宮進入內都知上夜宮中火督眾即撲滅詔曰官禁  
不驚驚藏如故惟忠與力予固嘉之賜以窄衣金帶累  
乞退休言受國厚恩食過量積而未請者七年乞令  
三司毀券詔褒之仍進其官哲宗即位遷軍軍留後  
加兩省都知卒年七十九茂則性儉素食不重味衣  
表累十數年不易紹聖論元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遣  
監左監門衛將軍宗室中人黨籍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為人有精思強力以父陰謀職  
內省神宗建東西府築京城建尚書省起太學立原廟  
導洛通汴凡大工役悉董其事性敏給善傳詔令故多  
訪以外事同列悉藉以進朝士之乏廉節者往往附  
之權勢煥赫一時積勞至登州防禦使加宣政使元祐  
初言者論其罪降為皇城使監濠州太平州酒稅四  
年主管靈德觀紹聖初召為內侍押班進濠州刺史徽  
宗即位遷蔡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為承奉陵修奉鈔  
轄卒陵下贈安化軍節度使諡僖敏議謂用臣為廣  
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徒於外之語豐稷論奏以  
為凡稱公者皆須看相大臣與卿黨有德之士其曰念  
公之勞久徒於外斯乃古周公之事於用臣非所宜言  
也止令賜諡論者是之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因父任補入內黃門遷赴延福  
宮學詩書曆算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磨磨衛士之變  
中正援弓矢印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時年甫十八人  
頗壯之遷東頭供奉官歷幹當御藥院鄧延瓊慶路公  
事分治河東邊事破西人有功帶御器械神宗將復熙  
河命之規度還言熙河管乳虎抱玉乘爪牙未備可取  
也遂從王詔入熙河治城守具以功遷作坊使嘉州  
團練使擢內侍押班吐蕃茂州詔率陝西兵援之圍  
解自石泉至茂州謂之隴東路土地肥美西羌據有之  
中正不能討乃因吐蕃入寇言其路靜州等族與茂  
道里均而龍安有都巡檢緩急可倚仗請劉石泉裁緝  
而望其故道從之隴東遂不可得還使熙河經畫鬼章  
進招宣使人內副都知元豐初提舉教諭保甲將兵  
捕賊盜巡檢獻民兵伍保法請於村疇及縣以時開習  
悉行其言復往鄜延環慶經制總事詔凡所須度令  
兩路取給無限多募既行又稱面受詔所過募禁兵願  
從者將之主者不敢違問罪西夏以中正發書涇原路  
經畧司事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期糧道不繼  
士卒多死命權分屯鄜延並邊城若以俟後舉自請罷  
省職還京制觀察使提舉西太一宮坐前敗貶秩元祐  
初言者再論其將王師二十萬公違詔書之罪劉摯比  
中正與李憲未用臣石得一為四凶又貶秩兩等久之  
提舉崇福宮紹聖初復嘉州團練使卒年七十一

李舜舉字公輔開封人世為內侍曾祖神福事太宗以  
信謹終始舜舉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治金為器既成  
有美數并上之帝嘉其不欺出為秦鳳路走馬承受丞  
宗立奏事京師帝不豫內謁者止之宮門舜舉曰天  
子新即位使者從邊方來不得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  
謁者以聞至召對帝意良悅因言承受公事以察守將  
不法為職而終更論最乃使御史保任乞免之遂削舊  
制熙寧中歷幹當內東門公事軍中政得與講書或疾  
置入朝冀受成算會遠貶亦降左藏庫副使以文思院  
討交州以為廣西幹當公事軍中政得與講書或疾  
使領文州刺史帝御器械進內侍押班制置涇原軍馬  
五路師出無功議再舉李憲督饋糧言受密詔自都轉  
運使以下之軍與者皆聽斬民德前日之役多死於凍  
餓皆憐行出錢百緡不能一夫相聚立欄山澤不受  
調更往逼呼解州至械縣令以督之不能集舉  
舉入奏其事乃罷兵退詔中書王圭迎勞之曰朝廷以  
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鄰多  
憂此正宜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  
圭慚為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道舜舉計議破圍  
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尋以  
死聞贈昭信軍節度使諡曰忠敏舜舉資性安重與人  
言未嘗及官省事願覽書傳能文辭筆札在御藥院十  
四年神宗嘗書李舜舉公忠奉上蒸勳檢身始終惟一  
以安以榮十九字賜之

石得一開封人為內侍黃門累官內殿承制神宗時帶  
御器械管幹龍圖天章寶文閣皇城司四遷入內副都  
知元祐初領成州團練使罷內省職御史到發言得一  
項笮皇城恣其殘刻縱進違者所在暴張穿袋網以  
無為有以虛為實朝廷大吏及富家小入飛語朝上暮  
入控行上下惶恐不能自保至紹聖以日者始十年坐  
降左藏庫使紹聖中贈隨州觀察使  
梁從吉字希烈開封人補入內高班王則反奉命宣慰  
還言小寇無多慮諸將之兵足以剪除若得重臣統其  
事不崇朝可平矣於是仁宗以文彥博為安撫招討使  
賊平又奏請分河北為路每路以一帥府統之遂建魏  
鎮定四帥觀察初為鄆寧環慶駐泊兵馬鈔轄夏  
人寇大順城慶州七岩從吉率兵八百餘人與賊戰  
其首領又討平寧州叛卒以功升都鈔轄累官皇城使  
從高遵裕至寧武督士卒攻城身被創甚進入內押班  
遷承州團練使為副都知元祐中卒贈成德軍節度使  
諡曰敏恪

刻惟簡開封人由入內黃門積官至昭宣使使州刺史  
高陽關路兵馬都監為入內押班英宗初立惟簡自河  
北來朝請對殿內謁者難之獨引見皇太后惟簡立  
福軍殿下兩衣不還帝起坐帷中望見呼問曰諸路  
如汝者幾人何以獨來對曰陛下新即位臣來自邊塞  
未驗天表不敢輒還不知其他帝歎曰小臣知所守如  
此誠其姓名屏開他日神宗覽所題屏擢幹當延福宮  
自是親信信交人叛詔馳驛至桂州審視事勢還言帥  
臣劉彝貪功生事罪當誅乾德狂童顛不足繫帝信之  
郭達趙高南征以為行營承受達高被誣惟簡亦奪一  
官陝西五路師還受命惟簡以疾先還者不賜惟  
簡心知其不便至慶州疏言士卒不幸以將臣上違聖  
畧糧食不繼逃生以歸其情可貸今同立庭中而不預  
賜恩生倉卒帝用其言均予之又使案關河北保甲  
振濟京西水災參定諸陵薦獻既而為言者所劾擯不  
用哲宗在藩時惟簡簡奏服勤及親政召至左右以內  
侍押班卒贈昭化軍留後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 總 戴脫等 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宦者三  
李祥 陳衍 馮世寧 李繼和  
高居簡 程助 蘇利涉 雷允恭  
閻文應 任守忠 童貫 梁師成  
楊戩  
李祥開封人為入內黃門資號銳善騎射用材武中選  
授涇原備涇州巡檢從景思立干河湟以功遷內殿崇

班為河州駐泊兵馬都監從郭達討交趾駐富民江賊  
兵大至與涇原將姚兪力戰敗之遷皇城使鎮戎軍沿  
邊都巡檢使從劉昌祚征靈武議功加沂州團練使或  
言所部兵失亡多降簡州刺史權熙河會路都監總  
峽州兵夏人攻蘭州祥赴援保險待變數有功升兵馬  
都鈔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使內侍押班卒  
都鈔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使內侍押班卒  
陳衍開封人入內侍侍殿事殿宣慶使供備庫使惟簡  
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內東門  
司宣仁山陵為按行使俄以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為  
真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方力諫元祐事首言衍在  
垂簾日恬憍驕肆交結成里進退大吏力引所私俾居  
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服為之賜珠結  
託詞臣儲祥為之賜膳蓋指呂大防蘇軾也衍生貶監  
郴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者得  
罪已又編管白州徒配朱崖卒起獄誣元祐諸老大  
臣云結衍使實其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官仁宗時嘗  
郴州召之使實其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官仁宗時嘗  
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己銀鏤無所得安悻蔡  
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內侍十餘人于外以剪除  
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處死合廣西  
轉運使程旼其刑

馮世寧字靜之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  
入內押班揚國公主寢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  
不可帝雖欲許卒為之改容再遷京師職使明州觀察  
使至副都知崇寧新官名世寧自入內侍不事禁  
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令自他途出蓋不欲使  
知宮省曲折也徽宗賞贊進威德軍留後政和初以內  
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仕世寧出入禁闈六十年循謹  
無過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恭節  
李繼和開封人以父任為內侍黃門慶曆中為河北西  
路承受保州兵叛塞城門距守官軍重圍之不得入繼  
和獨上南關門密呼所結內應者論以禍福眾言俟李  
昭亮至即斬關自歸己而果然賊手遷兩秩王則反貝  
州為城下走馬承受沙苑馬謂宗州置場以券市之  
繼和領職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得售制內侍入仕  
三十年始得磨給至是乃以勢進官者無拘於年環  
州弓箭手成時將州將不與眾誦詆詆詆詆詆詆詆詆  
出繼和步入眾中贊曉之曰汝曹為一杯酒遂喪軀命  
乎眾悟散去事聞擢帶御器械果遷宣慶使文州團練  
使入內副都知卒子從善援例求贈官神宗曰此弊事  
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自是為定制云  
高居簡字仲路世本番馬人以父任為入內黃門護作  
溫成原廟奉神物以精辦稱超轉殿頭後苑事坐奉  
使祥發路多占驛兵降高品監額龍圖天章寶文閣內

班為河州駐泊兵馬都監從郭達討交趾駐富民江賊  
兵大至與涇原將姚兪力戰敗之遷皇城使鎮戎軍沿  
邊都巡檢使從劉昌祚征靈武議功加沂州團練使或  
言所部兵失亡多降簡州刺史權熙河會路都監總  
峽州兵夏人攻蘭州祥赴援保險待變數有功升兵馬  
都鈔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使內侍押班卒  
都鈔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使內侍押班卒  
陳衍開封人入內侍侍殿事殿宣慶使供備庫使惟簡  
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內東門  
司宣仁山陵為按行使俄以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為  
真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方力諫元祐事首言衍在  
垂簾日恬憍驕肆交結成里進退大吏力引所私俾居  
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服為之賜珠結  
託詞臣儲祥為之賜膳蓋指呂大防蘇軾也衍生貶監  
郴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者得  
罪已又編管白州徒配朱崖卒起獄誣元祐諸老大  
臣云結衍使實其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官仁宗時嘗  
郴州召之使實其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官仁宗時嘗  
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己銀鏤無所得安悻蔡  
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內侍十餘人于外以剪除  
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處死合廣西  
轉運使程旼其刑

馮世寧字靜之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  
入內押班揚國公主寢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  
不可帝雖欲許卒為之改容再遷京師職使明州觀察  
使至副都知崇寧新官名世寧自入內侍不事禁  
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令自他途出蓋不欲使  
知宮省曲折也徽宗賞贊進威德軍留後政和初以內  
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仕世寧出入禁闈六十年循謹  
無過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恭節  
李繼和開封人以父任為內侍黃門慶曆中為河北西  
路承受保州兵叛塞城門距守官軍重圍之不得入繼  
和獨上南關門密呼所結內應者論以禍福眾言俟李  
昭亮至即斬關自歸己而果然賊手遷兩秩王則反貝  
州為城下走馬承受沙苑馬謂宗州置場以券市之  
繼和領職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得售制內侍入仕  
三十年始得磨給至是乃以勢進官者無拘於年環  
州弓箭手成時將州將不與眾誦詆詆詆詆詆詆詆詆  
出繼和步入眾中贊曉之曰汝曹為一杯酒遂喪軀命  
乎眾悟散去事聞擢帶御器械果遷宣慶使文州團練  
使入內副都知卒子從善援例求贈官神宗曰此弊事  
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自是為定制云  
高居簡字仲路世本番馬人以父任為入內黃門護作  
溫成原廟奉神物以精辦稱超轉殿頭後苑事坐奉  
使祥發路多占驛兵降高品監額龍圖天章寶文閣內





以為親軍環列舍至是擁之自隨皇上過浮橋衛士  
 舉望號憤慨唯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路者百  
 餘人道流涕於是諫官御史與國人議者遂起初貶  
 左衛上將軍連詔昭化軍節度副使竄之英州吉陽軍  
 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徵述其所至莊  
 斬之及於南雄既誅由首赴關梟于都市貫擄兵二十  
 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敵嘗有論其過者詔方  
 劾佐察劾一動一息實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  
 事功反得罪死賈壯魁格視視願下生須十數以皮  
 骨勒如鐵不須聞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白妃嬪以下  
 皆軟餉結內左右婦寺雜譽言日聞寵扇扇赫庭戶雜  
 還成市岳牧納賄多出其門賄養僕圍官使者至數  
 百輩窮珍珍禍流毒四海雖祖德不償也

梁師成守道慧黠習文法初知書初隸賈詳書藝局  
 詳死得領唐思毅文字外庫主出外傳道上旨政和間  
 得君貴幸至竄名進士籍中積選晉州觀察使與德軍  
 留後建明堂為都監院成拜節度使加中太一神霄宮  
 使護國鎮東河東三節度至檢校太傅遂拜太尉開  
 府僕同三司換節淮南時中外奉憲徽宗留意文符  
 瑞之事師成普迎帝希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  
 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史習故帝書雜  
 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  
 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問者皆  
 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  
 翰墨為己任四方僞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遺墨汚  
 多實書畫卷軸於外舍遺密客觀觀得其題識合意者  
 輒密加汲引執政待從可階而升王黼父子之難蘇軾  
 父子亦謂附馬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員至數十輩  
 造伐燕議師成始為依違卒乃賈決又薦譚稹為宣撫  
 燕山平策勳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  
 願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嘖嘖升降  
 其小吏儲宏亦豫科甲而執所養之役如初李彥括民  
 田於京東西所至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  
 於帝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  
 足為過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險險惡遇  
 間即發家居與黼隣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已怒未動  
 又以應奉與黼輒因乘隙攻之帝罷黼相師成由是益  
 細鄧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力保護欽宗立  
 壁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且言宦官  
 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炳指之為李輔國且言宦官  
 表裏相應愛恐不測東復論其有異志權定策功當正  
 典刑帝迫於公議猶未誦言遂之師成疑之殺食不離  
 帝所雖奏劾亦待於外久未有以發會鄧望之使金營  
 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宣和殿珠玉器玩復往先令望  
 之請中書論宰相則留之始詔暴其罪責為彰化軍

節度副使開封吏議至貶所行次八角鎮殺之以暴  
 死聞籍其家  
 楊說少給事掖庭王掌後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後  
 日有寵知入內侍省立明堂鑄鼎鼎起大晟府龍德  
 宮皆為提舉政和四年拜彰化軍節度使首建期門行  
 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將歷鎮安海鎮東三鎮  
 由檢校少保至太傅遂謀城東宮有胥吏杜公才者獻  
 策于說立法索民田吳自甲之乙乙之丙丙轉京尋至  
 無可證則廢地所出畝畝自賦租於汝州泔浸于京東  
 西西北北括廢地墾荒山荒田澗澗及大河淤淺之處皆  
 勸民主佃釐一定後雖衝蕩復不可減說為西城所  
 築山濠古鉅野澤編巨數百里濟鄭數州賴其蒲魚之  
 利立租算船網直犯者盜說之一邑至於常賦外增租  
 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權公才為觀察使  
 宣和三年說死贈太師吳國公而李彥繼其職彥天資  
 狠復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  
 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德山  
 閩縣書成為田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佃亦不為  
 輒除悉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及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  
 嫌彥李士瀛王游孝立王隨江停呂瑛蔡植宋憲皆  
 助彥為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冠帶携笏迎  
 謁馬首獻烟花朝夕造請賓客徑起趨舍不敢對之上  
 馬而彥處之自如物物供奉大抵類朱勳凡竹數竿用  
 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貴辦於民經時閱月  
 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犁婦財靡靡力竭餓  
 死或自縊較間如龍麟瑞麟一本筆致之費論自萬  
 喜賞悉刑福禍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眾賴昌兵馬鈔  
 精范家不為取竹諱刊蘇軾詩文于石為十惡朝廷察  
 其指范亦令勒停當時謂朱勳結怨于東南李彥結怨  
 於西北靖康初詔遣說所贈官爵彥削官賜死籍其家  
 劉寄以下十人皆停廢復范家官

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八  
 宦者四  
 郭成章 藍廷慶 馮益 張去為  
 陳源 甘昇 王德謙 闕禮  
 董萊臣

掠陝西京東諸郡羣盜起山東黃善禧汪伯彥匿不以  
 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  
 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且申潛善等使聞  
 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成章緣上書  
 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為諱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  
 在其徒忌之謂于帝曰郭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  
 之于洪州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  
 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得之曰知公忠  
 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高貴成之金屑而去  
 藍廷慶初為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嘗從  
 康王使金人行營及開元帥府並主管機宜文字朝廷  
 遣人趣師入援屬等請王留相州王叱之而行既即位  
 二人俱恃恩用事屢妄作威福大將如劉光世等多  
 曲意事之帝知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違者停  
 官編隸履終無所忌憚與內侍曾樞凌忽諸將或踞坐  
 洗足立諸將於左右聲咤甚至馬前故疾之者眾俄遷  
 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帝在揚州金兵至帝馳馬  
 出門百官不戒備從行者惟屬五六人自是朝野為  
 自銜愈有輕外朝之心及幸浙東吳江其黨親以射鵰等  
 樂北至杭州外下觀潮中供儀赫赫然進道統制苗傅  
 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欲爾爾傅黨家王世偁  
 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劉正彥正彥曰會當共  
 除之王淵躡樞密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  
 決伏兵斬淵道兵圍履家分捕中官凡無須者皆殺之  
 履馳入白帝傳等至萬聲呼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  
 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安履得樞密中官在  
 外者已誅更乞康履藍廷慶等誅之以謝三軍帝不  
 忍除傅等官以安之傅等曰欲選官第須控兩馬與  
 內侍五日至此帝問百官策安出王管浙西機宜文字  
 時希孟曰中官之為患至此極矣不除之天下之患未  
 已軍器監葉宗諤言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軍帝  
 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我遂以  
 付傅即腰斬之梟其首帝幸唐聖宮傳等留內侍十五  
 人奉左右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一程追  
 還斬之傅等誅贈履官諡榮節召珪等還中書舍人李  
 陵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益張中外切齒不報  
 珪至自武功大夫擢內侍省押班慈寧宮建命提點事  
 務尋升內侍省都知及迎太后幸大主管理太后既  
 還宮珪奏內侍不補授恩聽慈寧宮從之珪與同  
 履同進奏驕橫不顧故幸以壽終有安石與珪同  
 姓為內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卒贈保  
 寧軍節度使諡長恪漢江後中官贈益自安石始又有  
 與履同姓者名諱為內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與知閣  
 門事藍公佐善每邀公佐至其直舍必縱飲大醉薄莫  
 乃歸嘗漏禁中語劉光遠被劾諱與內侍陳示錫受

其金力為營救言官初之帝詔永錫與同請送吏部後  
 累官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諡忠定  
 馮益康王即舊人也王即位自入內東頭供奉官遷至  
 幹辦御藥院等兼幹辦皇城司特舊恩賜帝幸浙東  
 益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于帝  
 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內侍覆轍  
 不可不戒事乃已紹興三年授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  
 帶御器械時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詔選官可使益臺察  
 益言非祖宗舊制帝為追寢前詔特置官改使益臺察  
 藩邸舊史又恩遂升明州觀察使內院舊有驛驛院  
 官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侍御  
 史沈與末以為言趙鼎等皆忠之會劉豫揚揚山東言  
 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遂語張俊請斬益以釋誘帝  
 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職加罰帝喜曰聞益交關外  
 事漸不可長與同放歸沒意未息鼎解之益自是家居  
 慶祿者十四年先是偽柔福帝姬之來自稱為王貴妃  
 季女益自言誓在貴妃間帝遣之驗視益為所誘遂以  
 真告及事覺益坐監獄不實遂昭州編管尋以與皇太  
 后連姻得免十九年卒于家  
 張去為內侍張見道養子也初為韋太后宅提點官累  
 遷至安德軍軍宣使帶御器械又遷內侍省押班時見  
 道為入內侍省押班父子並充景福殿使去為寢有  
 寵請以一官回授見道帝嘉而許之其後見道以保康  
 軍軍宣使致仕而去為與泰倫上繼先俱用事升延福  
 宮使累遷至入內侍省都知特恩于外朝謀盡金兵  
 將至遣使來出假言以相懼去為陰用兵進幸蜀之  
 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帝悟而止侍御史杜幸老乞斬  
 去為以作士氣先是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斃其  
 項髮都人駭之幸老復劾其罪帝不得已令去為致仕  
 幸老亦出補外及內禮部諸落致仕提舉康壽宮行移  
 內侍省仍鑄印賜之倍言有勞又特遷安慶軍軍宣使  
 初安恭后入宮去為為實進之后崩上皇又遣去為傳行  
 立謝貴妃為后故亦貴重然至死不復涉朝廷事  
 陳源淳熙中提舉德壽宮頗有寵俄帶浙西副總管給  
 事中趙汝愚言內侍不當干軍政遂罷源特恩源本  
 宮書史徐彥通者為源掌家務不數歲官至經武大夫  
 甄士昌源既役也工理奏補承信郎又補臨安府都  
 史李庚以久侍之寢同府事宗問而惡之十年春詔  
 源奉使入宮特落階官與宗事宗中宇居持還錄  
 黃德外祠堂彥通等又劾之乃謫源建州居住籍其  
 費進德壽宮彥通除名道州編管士昌庚皆抵罪吉者  
 猶未已移源郴州源有閩名小隱其制視禁藥有加高  
 宗以賜王才人光宗即位復召源紹熙四年自拱衛大  
 夫承州防禦使除入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  
 宮源與內侍楊卿林德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命三

郭成章 藍廷慶 馮益 張去為  
 陳源 甘昇 王德謙 闕禮  
 董萊臣





此耳貫命其原董振作手詔若罪已然且有罷應奉局之令吳民大悅賈平賦歸歸言於帝曰朕之起由茶鹽法也而賈入彀歸過陛下帝怒賈謀起蔡京以間歸歸懼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共圖燕大彼之慢我者多矣蔡京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弗取女真必強中原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雖曰其言然以兵屬貫命以保民觀粵為上策補復折簡通誠於貫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時帝方以睦寇故侮其及輔一言遂復治兵輔於三省量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之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寬京城五六而奏凱率百僚賀帝解玉帶以賜優進太傅封楚國公許服紫花袍賜從儀物與親王等輔議上尊就帝曰此神宗皇帝所不敢受也却弗許始遣使至率迂其驛程燕稿不示以華侈及輔務於欲速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其居觀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由是真益生心身為三公位元宰至宮惡其所為耶王楮有寵輔為陰畫奪京之策皇孫孫為節度使學國公輔謂但當得觀察使守宮宮策皇孫論旨使草代東宮辭讓官奏竟奪之蓋欲以是撤播東宮帝待遇之厚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為書亭堂勝九有玉芝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瑞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遂宮輔眷顧尋命致仕欽宗受神輔駭駭入賀閣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請誅輔事下閣封尹孫山方扶宿怨遣武士攝及於雍丘南輔固村脫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諫者不以誅輔為過而以天討不正為失刑矣

朱勛蘇州人父冲殺狗有智數家本賤後庸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色乞貧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輻湊遂富因循藉園園結游致往來稱譽始蔡京居錢過蘇欲建僧寺閱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冲不可京以屬郡守郡守呼冲見京語故冲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童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扶輿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重寶置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勸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金七本帝嘉之後成威增加然歲率不過再三賈貫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極盛磁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運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良徽成奇卉異植充其中勳權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安道王仲閔等濟其惡竭縣官經常以為奉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債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誌即傾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及夷之不連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斯山嶺石程督峭嶽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橋梁擊城以過者既至賜名神照州功石截諸道糧餉綱索羅船船相視以目廣濟平四指揮盡給執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擾乃禁用糧船船戒伐家藏毀至盧母得加黃封柏家人園園花石凡十餘事聽勳與蔡攸等六人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勳小敗既而采其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環地室盧悉買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都更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宮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朝聖皆拜庭下命不至可朝謁然後通刺勳趙主趙霖建三十六蒲團必至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煽勳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徵州盧宗原竭庫錢遺之引為發運使公肆掠園池擬察藥服器用上僱乘輿又託勳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于汝賢等召呼州官察願勳為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賜勳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不勳復得志聲焰灼灼衣人樞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附者旋趨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墻歷階觀衆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秦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禮泉親使一門盡為顯官驛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倉卒擁上自南巡且欲盡至其第款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勳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己羈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王繼先開封人姦惡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從費寵世號王醫師至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等以單恩改授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奏奏繼先以難流易前班則自此轉行無礙深恐將帥解體帝曰朕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奇效可特書讀直奏再駁命乃疑其而特授開州防禦使太后有疾繼先診視有功特補既而悅道關州祇候命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局辭是時繼先用事中外切齒乃陽乞致仕以避人言詔遷秩二等許回授依除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詔除人母得授例吳貴妃進封推恩奉寧軍承宣使特封其妻郭氏為郡夫人繼先遺遺冠絕人臣諸大帥承順下

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秦檜相槍使其夫人詣之叙拜兄弟表裏引援還昭慶軍承宣使又欲得節使使其從張孝直等校本草以獻給事中楊椿沮之計不行繼先富琦王至子弟通朝籍總戎奇姻戚黨與盤據要途數十年間無能搖之者金兵將至劉錡請為戰備繼先乃言新進主兵官好作非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固帝不謂繼先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之快崇山宮之奪良家婦女為侍妾鎮江有娼妙於歌舞舞御前崇之淵聖成長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使來日重寶之典與為遊走計陰養惡少私置兵甲受富民金為開贖州縣大獄以路解免誣姦淫淫加之繫隸又於諸處佛寺建立生祠凡名山大利所有大半入其家此特舉其大者其餘擢髮未足數也奏人詔繼先福州居住其子安道武泰軍承宣使守道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悅道朝奉即直秘閣孫錡承議即直秘閣並勒停放還良家子為奴婢者凡百餘人籍其貲以千萬計錡其田園及金銀並掠御前賞庫其海舟付李萬天下稱其田園之括能好法帝亦知之故晚年以公議廢之遂不復起孝宗即位詔任居住母至行在淳熙八年卒

朱勳蘇州人父冲殺狗有智數家本賤後庸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色乞貧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輻湊遂富因循藉園園結游致往來稱譽始蔡京居錢過蘇欲建僧寺閱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冲不可京以屬郡守郡守呼冲見京語故冲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童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扶輿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重寶置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勸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金七本帝嘉之後成威增加然歲率不過再三賈貫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極盛磁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運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良徽成奇卉異植充其中勳權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安道王仲閔等濟其惡竭縣官經常以為奉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債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誌即傾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及夷之不連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斯山嶺石程督峭嶽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橋梁擊城以過者既至賜名神照州功石截諸道糧餉綱索羅船船相視以目廣濟平四指揮盡給執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擾乃禁用糧船船戒伐家藏毀至盧母得加黃封柏家人園園花石凡十餘事聽勳與蔡攸等六人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勳小敗既而采其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環地室盧悉買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都更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宮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朝聖皆拜庭下命不至可朝謁然後通刺勳趙主趙霖建三十六蒲團必至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煽勳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徵州盧宗原竭庫錢遺之引為發運使公肆掠園池擬察藥服器用上僱乘輿又託勳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于汝賢等召呼州官察願勳為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賜勳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不勳復得志聲焰灼灼衣人樞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附者旋趨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墻歷階觀衆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秦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禮泉親使一門盡為顯官驛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倉卒擁上自南巡且欲盡至其第款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勳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己羈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王繼先開封人姦惡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從費寵世號王醫師至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等以單恩改授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奏奏繼先以難流易前班則自此轉行無礙深恐將帥解體帝曰朕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奇效可特書讀直奏再駁命乃疑其而特授開州防禦使太后有疾繼先診視有功特補既而悅道關州祇候命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局辭是時繼先用事中外切齒乃陽乞致仕以避人言詔遷秩二等許回授依除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詔除人母得授例吳貴妃進封推恩奉寧軍承宣使特封其妻郭氏為郡夫人繼先遺遺冠絕人臣諸大帥承順下

會觀字純甫其先汴人也父任補官紹興三十年以寄班祇候與龍大淵同為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大淵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而觀自武翼郎除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議大夫大淵度人對首言二人潛期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度又因進故事論京房石顯事大淵遂除知閣門事而觀除權知閣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何而日向為諫官乞賜此書論二人張震繼其命至再出知紹興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論二人市權既而給舍安節決必大再封還錄黃時張燕新拜參政亦欲以大淵觀決去就力言之帝不納燕辭去遂以內祠奉侍讀劉度等言職權工部侍郎而二人仍知閣門事必大格除目不下尋與二人除命亦疑未幾卒以大淵為宜州觀察使知閣門事觀文州刺史權知閣門事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建寧府尋放罷群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侍御史周揆章十五上不報自是觀與大淵勢張其士大夫之寡耻者潛附之帝嘗令大淵撫撫兩淮將士侍御史王十朋言大淵衝命撫師非出朝廷論議之公有輕國體時又有內侍押班梁珂者三人入表裏用事及以罪出石王言梁珂入對首論二人害政其珂百倍陛下罷行一政事幾退一人才必掠美自歸謂為己力或時有少過呂言於外謂管爭之而不見聽奉臣章疏置中未出問得覓見出以語人有司條陳利害示以副封公然可

並行罷去先是江浙大水招待從憲陳開政著作耶劉鳳上封事曰陛下與觀大淵輩詠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裁俸俾當自宮掖近侍始茂良時為監察御史亦言水至陸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蓋專指左右近習也帝諭以二人皆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政諫社杜門不出不預外事宜退而問茂良再上疏言德宗不知盧杞之姦邪此其所以姦邪也大淵觀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特陛下未之覺耳疏入不報茂良復罪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茶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西被信手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告俊卿即以語宰相葉顛罷而已獨奏之且以邁語質之帝前帝怒即出二人於外於是遷大淵為江東總管觀為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觀福建乾道四年大淵死觀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拱奏曰此曹如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帝納拱言命遂寢既而觀垂滿復觀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臣上疏論之不報太學錄張之舉上封事論列且見卿去黃之揆之得台州錄致文以出觀至龍山已久何揆之去然後入國門會廣文使蜀還與俊卿同奏觀不可留帝曰然留則累朕卒除浙東副總管未幾以遷進觀一官為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帝不聽俊卿曰不爾亦須有名會汪大猷為質金正旦使俾觀副之比還遺一秩而竟中浙東之命且戒閣門吏趣朝辭觀由是快而去六年夏俊卿罷政十月觀以京祠召七年立皇子觀以仲諱升承宣使八年姚憲為賀金國尊號使觀副之歸除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四年觀欲以資資其子孫帝遣中使至武中具使奏補法張茂良時以參政行丞相事遂以文武官各隨本色陸續茂法進視大怒茂良退朝觀從騎不避茂良執而撻之待罪乞出許戶部員外郎謝師然忽賜出身除侍御史師然首論茂良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章再上鵠罷言之不已貶英州皆觀所使也觀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責逐大臣士始側目重足矣師然既以擅權罪茂良從班有韓彥古者觀之姻婦然之黨遂獻議助之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六年二月帝幸佑聖觀召宰臣史浩及觀問賜酒是成加觀少保禮泉觀使時問必大當草制人謂惜之不肯從及制出乃有敬故在尊賢之上語士論惜之觀始與龍大淵相朋友大淵死則賢之語士相稱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制史知閣門事換文資為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賜三品服俄為浙西提刑尋以集英殿修撰奉內祠是二

人者皆觀所進也著作耶胡晉臣因轉對極論近習恬  
權之害遂出知瀛州南康守朱熹應謂上書其言尤力  
有曰二近習之人蠱惑陛下心志所謂宰相師傳賢  
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壅承望其風旨疏入帝怒  
諭令分析丞相趙鼎言之事遂止陳俊卿守金陵過闕  
入見首言曾觀王抃招權納賄薦進人才皆以中批行  
之帝曰頃細差遣或勉循之至於近上之除此輩何敢  
預後卿入辭又曰向來士大夫奔馳門下才一  
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八九大非朝廷美事也  
帝感悟用事二十年權震中外至於諸逐大臣貶死  
頗外自是寢覺其意嘗謂左右曰曾觀朕不少遂稍  
疎觀觀憂慮迫發于肯七年三月侍帝宴于翠華堂退  
為記以進十二月卒於是凡前論觀得罪者皆錄贈胡  
晉臣起至執政親接之贈直秘閣襲茂良悉還其職名  
恩數云

張說開封人父公辟省吏也為和州防禦使建炎初有  
軍功說受父任為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  
開門事隆興初兼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為都承旨加  
明州觀察使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時起復劉琪  
同知樞密院琪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命既下朝論譚  
然不平莫敢頌言于朝者惟左司員外郎張栻在經筵  
力言之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尋除說安遠軍使度  
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說既奉祠詔人曰張左  
司平時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胡為見攻指所坐亭材  
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八年二月復自安遠軍使度使  
提舉萬壽觀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石正言王希  
呂交章論之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  
答詔於是命權給事中姚憲書議行下令翰林學士王  
職草答詔未幾職升學士承旨憲贈出身為諫議大夫  
詔希呂合黨邀名持論反覆責遠小監當衡素與說厚  
所言亦婉止罷言職遷左史而濟必大皆與在外宮觀  
日下出閣門國子司業劉焯移書責宰相言說不當用  
即為言者所論出為江西轉運判官於是說勢赫然無  
敢撓之者九年春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二人皆于都  
必大卒不出淳熙元年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史  
范仲芾究之遂罷為太尉提舉玉隆宮諫官湯邦彥又  
劾其姦賊乃降為明州觀察使居撫州三年許自便  
七年卒于湖州帝猶念之詔復承宣使給事中陳曉繼  
之乃止其子薦文州刺史疑明州觀察使說賂賈亦貶  
彬州先是南州州莫廷表乞就宜州州馬比橫山省  
三十程說在樞密以開樞屬有論其不便說不聽說既  
貶遂罷其議說又常建議欲即官卿監通差武臣中書  
舍人罷去而說留其稿政權傾大臣類如此  
王抃初為國信所小吏金人求海潤唐鄆商泰地議入

不決金兵至遣抃往使許以地易歲貢為歲幣而還  
道中積官至知開門事帝親信之金使至讓國書禮不  
合抃以宰執處允文命給其使曰兩國通好自有常禮  
人何以得安帝怒命令知對境翌日金使乃進書帝以  
為可任遣謂劉聖與關馬淳熙中外兼樞密都承旨進  
議以殿步一司軍多虛構請各募三千人已而殿司輒  
捕市人充軍號呼滿道軍士乘隙掠取民財帝專以罪  
殿前指揮使王友直而命抃權殿前司事時抃與曾觀  
甘昇相結特恩專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晉臣嘗論近  
習怙權帝令執政趙鼎詢其人誰彈抃等乃命晉臣捨  
抃等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晉臣竟外補校書郎鄭鑑  
宗正丞袁樞因轉對數為帝言之帝猶未之覺也吏部  
侍郎趙汝愚力疏抃罪言陛下即位之初宰相如葉顛  
等皆陛下左右使使其權日夜與之為敵陛下察數年  
已來大臣還有與陛下左右角是非者否蓋其勢積至  
此也今將帥之權盡歸王抃矣先是抃給金使取國書  
及使歸金主誅之嗣歲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為難  
席受國書尋母之淳熙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  
立如舊儀帝遂入內抃擅許金使使用舊儀翌日汝愚  
侍殿上帝不悅數日汝愚因受抃帝遂出抃外祠不  
復召淳熙十一年以福州觀察使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以父綬恩補承信郎淳熙中累  
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海陵姜大猷寇泉南特立以一  
節先進諸帥之命臣趙汝愚薦于朝召見獻所為詩百篇  
除開門舍人命充太子宮左右春坊兼皇孫平陽王伴  
讀由是得幸於太子太子即位除開門事與譚鼎載  
皆以春坊舊人用事特恩無所忌憚時人謂曾觀再出  
留正為右相執政向開門特立一日語正曰帝以丞相  
在任久欲遷左揆就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孰可者明  
日正論其招權納賄之狀遂奪職與外祠帝念之復除  
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二千緡為行裝正引唐憲  
宗召吐突承雅事乞罷相不許正復言臣與特立勢難  
兩立帝答曰成命已班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避罪難  
門外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至寧宗受禪特立遷和州  
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熙宗亦為平陽  
邸伴讀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開門事紹熙中卒較之  
特立頗廉勤懇載子令進以恩補承信郎平陽郡王府  
幹辦尋充王府內知客小才王嘗與論春秋喪賈齊  
宣王易牛黍穆公悔過事令華即為三詩以獻王甚愛  
重之及即位除知開門事累遷至揚州承宣使謝事拜  
保成軍節度使初賜居第帝親書依光二字賜之至是  
復書得開知止四字以其堂寶寶歸單進檢校少  
保史卷四百七十卒  
王并傳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遂入內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相繼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  
章惇 呂惠卿  
蔡確 邢恕  
曾布 安燾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小人用事其家為  
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家為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  
以為人才眾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蓋亦多  
方其盛時君子秉或小人聽命為忠亦賢及其衰也小  
人得志遂其狡謀壘閣上聽變易國是賊虐忠直屏棄  
善良君子在野無捄禍亂有國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慎  
乎存姦臣傳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從陳確有智數尚氣不謹  
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聞轉運使薛何何行  
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  
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為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管  
幹右廂公事繼去而確至舊制當庭參確不肯後尹劉  
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揀屬故有是禮今羣敵下此  
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安石薦確徙為三  
班主簿用鄧綽為監察御史與行王韶開熙河多貨  
公錢秦帥郭遵劾其罪韶使杜純鞠治得實安石卻其  
贖更遣確確希意直部送純獲確確善觀人主意與時  
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  
競即疏其過以買直加重察賢選御史知雜事與衛士  
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為非是為子淵所訟  
確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為知制誥知院兼判司農  
寺三司使沈括湯宰相吳充論免役法確言括為近臣  
見朝廷法令未便不言之而私語執政意王安石既  
去新法可搖耳括坐監知宣州開封制州民訟事連  
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又及甫求援於充之子安持  
及甫充瑋也確言事關國大非開封司了遂移御史臺  
特獄起皇城事不離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均按  
之與府獄同王珪奏確確語參治確煇煇為欲潤甫  
均不能制密奏確確掠諸囚確何知之即劾二人庶有

罪且詐使為使者感問因轉寬敬苦辱之帝頗疑其  
濫遣諫吏及使者皆謂直皆謂其言不免由是潤甫均  
皆罷而確得中丞領領可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  
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飲食旋渴  
共為一室澆大盆於前凡飯餼餅飲舉投其中以粉泥  
糝分伺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  
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  
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  
居之士大夫交口罵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  
帝言新法不便欲削去其甚者確曰曾參與蕭何人有隙  
至代為相一遊何約束全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抉  
怨而壞之法遂不發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  
屢與確議之獄絳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  
做唐大典事無大小並由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  
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久在相  
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  
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  
為然故確名為大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僕  
手而已帝雖以叙叙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旨  
宗每轉輒曰謝宰相相問謝辭其未及有人告確之皆  
宗立中書僕射韓琦入相中書用此兩廷為即卿軀風  
御史中丞黃履劾始紹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官章  
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  
也為承命山陵使發掘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  
屣從還又不巧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  
當去在熙寧元豐時免獄苛政首預其間及至今日  
稍語於人曰當時確確敢言此其意欲回竊名位反歸  
曲於先帝也可馬光呂公著進用劉摯苛言皆已  
所建二月始益為容太皇太后猶不即退元祐元  
年職從安州又從鄧初神宗疾卒王珪讓建儲事確與  
同列皆在例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欲尋邢恕等  
合志謀誅珪珪懷異意願已獲護故不得逞確奉使  
陵下韓白發其端事發籍籍既失勢愈怨望又益  
為往來造言識者以為憂未有以發也確在安陸嘗游  
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為皆涉謔  
訕其用却處厚上元間陳高宗欲傳位天后事以斥東  
朝語尤切害於是左謀議大夫張璪右謀議大夫范祖  
禹左司諫吳安燾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等連上  
章乞正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遂貶光祿  
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幸相范純仁左  
丞王存坐廢前出語救確確御史李常盛南觀起挺之



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還詞命皆罷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馬京卒哲宗臨薨子渭京瑁也於喪次中閣誦明日詔復正議大夫二年贈太師諡曰忠懷遣中使護其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誦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策斬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京與太宰鄭居中不相能居中以去去京懼其復用而居中王珪瑁也時謂更名忠憲京使之重理前事以沮居中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其文立石墓前擢憲同知樞密院事次子莊為從官弟瑁贈待制諸女超進封爵瑁皆得官貴震當世高宗即位下詔暴暴蔡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惠州凡所與惡無一不切奪天下快之吳處厚者邵武人登進士第仁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臣嘗讀史記考趙氏廢與本末當居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孤未有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宜訪其墓域建為其祠帝覽其疏矍然即以處厚為將作丞訪得兩墓於封侯立廟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又作相處厚適處之機確無汲引意王珪用為大理丞王安禮舒宣相攻事下大理處厚知安禮與珪善論置用官獨為自盜確密遣遠意救安禮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未果珪請除處厚職確又沮之珪為承山陵使辟掌殿奏確代使出知通判軍又從知漢陽處厚不悅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靜江卒當茂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確在廟堂時數陷我今比郡太守猶爾那會得確蓋亭詩刻於觀山武事乃筆釋上之云邠處後封觀山公會高宗欲遷位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諷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賓擢處厚知衛州然士大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欽州別駕

那恕字和叔鄆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司馬光呂公著門下亦受之困窮嘗著論以得待命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賀答諭意使養晦以符得崇恕不能從而對其子芳語新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官而即處館閣開闢競路出知延慶縣廢不復調浮漢陝路開者七年復為校書吳用為館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代充相盡逐去所用人恕深居履及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確乃進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為門下客承結納之怨亦深自附託乃為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革自是相與知安石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宜仁后之姪公繪公紀日家有白桃著華道書言可療上疾遂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合布腹心疾不可諱延安沖宜早有定論確亦皆贊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急趨出恕計不

行則反宜言太后屬意確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劉致玉語使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為公繪具奏乞尊崇太妃為高氏與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為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且上其策時恕方召試中書遂黜知州改汝濱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間道滿確於郟絳成前惡給司馬光子康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罪恕亦責監丞州酒紹聖初擢寶文閣待制知青州章惇察下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為刑部侍郎再遷吏部尚書書待讀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仁后子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皇后宜訓事誅高遵穆之子王京追訟其父在日王珪合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遵裕非之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讀為幾詞歷詆梁燾劉擊云陰圖不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悍名怙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罪既而無所得乃已恕內懷猜猜而外持正論嘗於經筵讀實訓至仁宗論輔臣以為人君當修舉政事則日月薄食星文變見為不足慮恕言仁宗之言雖合於荀卿書然自古帝王孰肯自謂不修政事者如此則天變遂廢矣帝嘉納之數登對惴惴其大用切忌之恕亦備帝稱惴惴其短竟為惴所陷出知汝州未幾徙應天府惴復憚其變過移知南安軍蔡京初嘗其惴惴責為少愆士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富國經營營壘以開邊隙欲使恕立方面之數起為郵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權至龍圖閣學士恕乞築蕭關其里人許彥圭車戰法為漢攻計又欲使河海造船直抵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轉運使李復言恕所為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安京方主之已而夏人寇鉅欲欲趨州州警奏至京師日五六京懼始徙恕太原連徙永興穎昌真定尋奪職入之復繼漢閣待制卒年七十恕本從程門得游法公間一時賢士爭與之交恕善於書畫致聲名而恬安自足三蔡為腹心則之死弗替即光附章惴安而惴至與反覆言則之死弗替即光附下誣忠貞幾於禍及宗廟建炎元年與蔡確同追貶后恕為常德軍節度副使子居質僚居質有異材八歲為明如引黃庭堅是補之張來泰觀陳師道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南征賦賦讀之歎曰此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卒年十九有遺文曰呻吟集俟及恐在時為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是時肅王使幹高不軍為所質朝廷議亦留其使以相當於是除月不遣都管趙鼎燕人也性稍狃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僚曰金國有餘親金吾者尚領契丹精銳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一節倂以聞大臣信之既為賜余

視詔書授倫納衣領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黏竿黏罕大怒以聞金主報令深入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倂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創削籍停官既而 京開失守云呂惠卿字吉甫宋州晉江人父瑋習吏事為清浦令縣處山林蔽翳間民病瘴癘蛇虎之害瑋教民焚瘴而耕為害衰止通判宜州儆智高入寇轉運使瑋與兵會或勸勿行不聽將二千人躡賊後以得百虜為多為開封府司錄鞫中史志聰夜衛卒伐木事更多為之地瑋窮治之志願以請去終光祿卿惠卿起進士為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為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宜得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言先王之德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議章奏皆其筆揮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檢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誇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復不問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怨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眾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詔誦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道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資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為天章閣待讀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堯同修三經新義又知陳院為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書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為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必搖作書備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自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嚴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議罷制科焉京爭之不得弟升卿無學術引為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首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鵝豚亦備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賞三之一賞實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告苗使結甲社官遺一人人上下驕動使疏惠卿惠卿羞而辱卿怒又惡焉京異己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羞而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致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韓絳為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其事御史蔡承禧論其惡瑋籍又言其兄強借秀州富民錢買田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為軍每戰則以蕃部為先鋒而漢兵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始合之為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以戰隨屯置將其條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將也多養威恃重乃將牙兵按邊師于東郊遂趨緩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俄丁母憂歸於本

奉外特給五萬惠卿更請添支萬五千御史劾之將下楊州取奉曆帝曰惠卿固貪官然嘗為執政政治之傷體姑責以義可也但制其誤奉惠卿猶自辨御史又論其方居喪不應有言詔勿問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鄆延惠卿云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為形勢而已帝曰如惠卿言是為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輕躁驕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即位勅惠卿勿侵擾外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夏人遂寇鄆延惠卿見人乘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救地於是石司諫韓絳條奏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虛紀之姦那詭譎多端敢行非度王安石強假倣擬於吏事宜無所惠卿指指放導以濟其惡又與起大獄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頓先帝仁聖每事裁抑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難類矣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恩固為一及勢力相軋化為敵擊發其私書不遺餘力夫媿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年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投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為大惡乃貶為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詞下傳錄稱快高紹聖中復食政殿學士知大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夏人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堡以備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服背受敵留二日即收柵去遂陷全明惠卿求詣關不許以策威成威成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因曾布有宿憾徙為杭州而用范純粹師治其上功同曾布而曾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大名數歲又以上表引喻失當遷為銀青光祿大夫令致仕崇寧五年起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其子淵聞使人張懷素言不告淵觀文殿學士責淵罪制使安石置官州再移陳州觀文殿學士為禮泉親使致仕卒贈宣州侯同三司始惠卿逢合安石驟致執政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為編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一

袁臣二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

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郎使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

已為舍人故事入官以後復為序下乞班京兄弟同

掌書命朝廷榮之改罷閣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大

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

馬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后京獨約

悉改職職無一進者諸政事堂白尤光喜曰使人

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壽謀言京挾邪壞法

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

乃改江淮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郵丞典軍遷龍

圖閣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

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

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惇役遂定差役兩法光惇不同

十年間京再佐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蓋者有

以見其下拜右丞以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

文及甫獄起命京密治京捕內侍張士良令進陳行事

狀卽以大道不道論誅并劉崇勳劫之衍死二人亦

貶死皆劾其子孫王徽叟范祖禹劉安復復遠京京親

執政曾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于備位承緒京知太

原升但進承旨徽宗卽位罷為端明殿直學士知太

近侍太后命帝留京畢史事諭數月罷國陳確論其交

通皇太后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頗快快遠還之官御

史陳大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居

杭州重賞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京

與游不啻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

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

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人符

后殿致虛深結之道其平日趨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

為己而富妾宦官合為一詞舉京遂獲虛右正言起

京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議

京自助復徵學士承旨徽宗有意情熙熙政事起

居舍人鄂御武靈宗撰愛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

用京忠彥能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

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立法立制先帝崇之兩

變更圖是未定朕欲上進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

首謝願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於逐臣一旦得

志天下拭目而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制制天子用條

例故事卽都省置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

漢之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元官國用

商旅驛驛賦調尹敏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

由是用馮源錢適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

州縣悉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

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

鹽鈔法凡舊鈔皆用富商巨賈嘗齎持數十萬緡一

日化為流丐甚者赴水及給死提點監刑獄宰

見而為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錮錮當十大錢盡

陷祥符諸御史沈時等用治獄失意獨劾者六人陳璘

子璘以上書置置海島南開點中策靖州辰溪搖叛殺

激浦令京重為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

行且不令質究本末荆南守馬瑊言有生孫有省地獵

今未知叛者為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不能無任蓋

之奇知樞密院恐許京意白言誠不體國京罷職命許

賈代之以勸絕羣黨為期西改遼川郭庶取祥符夜即

地擲置貫額節度使其後楊徽徽從熙熙綱梁師成皆

兩士心皆歸已建漣鄭曹拱州為四輔各屯兵二萬而

用其姻昵宋稱年胡師文為郡守禁卒于撤月給錢五

百緡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夷改議累轉司

空封嘉國公京既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奉復創取司

空寄錢錢如粟豆榮新與僕從賜如故時皆折支亦

悉從其給但入葉狀奏行帝不知也時元祐革臣貶窮

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曰曰

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碑徧班都國初元符

末以日食求言者多及熙寧聖之政則曰籍范采

中以下為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削其子孫

不得官京及近司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削其子孫

軍節度使改封魏國時承平既久節度盈溢京倡為豐

享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

嘗大宴出玉璫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惡人以為太華

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瑋皆石質時物持以夸臣謂

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

財數尺上封者甚眾朕其畏其言此器已久矣倘人

言復興典當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

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年正月書出

西方其長闕天儀司三者毀燹凡其所建議一切罷

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兩南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上

拜太師三年奏議論其惡遂致仕猶提舉修葺宗賢

錄改封楚國朝朝望太學生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

曰請上帝罔君父結與輿輕祿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

作喜導諛誹謗蠹賊親黨長奔馳崇釋老上木於遠

略乞投界遠方以禦魘魅其書出士人爭相傳寫以為

寶錄四年五月書復出至妻問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

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蠶國用託祿祿以市私恩役

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

壯臨手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誡法名退

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國士聚徒郡之惡不軌

不忠凡數十事先是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數

劾京未允至是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

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二日一至都臺準治事之去也中

外學官頗有以時政為題策問者其所詢以觀向背於

欲自售獻諸請察五年間策問者其所詢以觀向背於

是坐停者三十餘人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

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

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至京則又思言者

議已故作御筆密進而巧徵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

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詔而行至有不類帝

札者羣下皆莫敢言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

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不能止矣既又

更定官名以僕射為太少宰自稱公相總論三省百數

王安石蔡確皆為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封

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履論之立京昭州拔故

史魏伯鶴獨權權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籍進人徵宗大喜

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權伯鶴至徵獻附

待制京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

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

晟樂製定命寶仁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任三山創

天成聖功二橋大典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

不聊生而京憫然自以為獲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

上龍婦召單貫單五人風以禁中儲備之狀復聽龜江

各視所注及以侈麗高廣相夸而而延福宮景靈江

之役浸淫至於侈麗高廣相夸而而延福宮景靈江

視執政隆尚茂德帝姬年七幸其第子無算命生

傳賜略用家人禮賜居大官慶妻封夫人然公論益

不與帝亦厭禱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未劾為地

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眩不能事事悉決於

李子修凡京所判若條為之且代京入奏每遇朝侍從

以下皆迎指咄咄耳語室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

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椅為戶部侍郎謀廢

密謀斥逐朝士制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全帛與府藏

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之私財宰臣白事上李

邦彥推奉力文書而己不能堪兒收亦發其時上怒

欲廢之京力丐免特勤侍養而安置韓椅黃州未幾

祿祿侍讀獎賜出身救而呼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條

以撼京京殊無去意帝呼童使詰京京上京潮事貴

至京泣曰上何不答京數年當有相議諸者貴曰不知

降制從之欽宗卽位邊遠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

天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觀等始極疏其姦惡

乃以秘書監分司西京連記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衛

州安置又徙詔修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天資凶

論舞習御人在人主前頗猖狂為固位計始終一說謂

當越拘擊之俗蜀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

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扼之京每聞將退

免賜入見不可意實事不成得為自解見利忘義至

以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

舉其門輪貨備錄得美官棄絕法度為虛器患失

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孽卒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雖

誌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子八人儼先死攸

備伏誅條流白州死條以尚帝姬兒竄餘子及孫孫皆

分徙遠惡郡

下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

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為國子直講加集賢校理崇

政殿說書擢起居舍人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

皆以王安石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

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即使於遠道人頗聞其名下適有

寒疾命載以白馳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蓋異禮也使

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宜州徙江寧府歷廣德越潤陳五

州廣州賈員兼漢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番

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為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

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

錄所紀頗多疑似不根乞驗案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

考觀無所惑或謂從之以下兼國史修撰代至是且死

悔其所作以下因災從子防之防說為政改所借實錄

卽史家取以下因災從子防之防說為政改所借實錄

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

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

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

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十

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其持下或嚙不敵齒一時

論者以為惇逆易明心下難見徽宗卽位諫官陳確任

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確併數言專私史以厭

宗廟之罪伯雨言下之意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

皆乞斬惇下公議於此可見矣遂廢陳其大罪有六曰諫

問宜仁聖下保議之功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末

逐臣僚皆下散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末

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下云既犯法矣何用禮

法官議皇后以是得第三也編排元祐黨籍非語言

破罪者數千人議曰白出四也都治以言件旨下激怒

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送別之罪五也廢序辰

建看詳所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下卽以二心之言迫

之惇不敵對卽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凡此皆下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聖正典刑以謝天下

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監分司池州

纓蹕歲起知大名府使揚州召爲中太乙宮使權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下禮辭不許帝謀復遼都問於下下以王厚高承年對與京合謀賜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都廩至米錢四千兩芻錢千二百石中驛困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祿大夫承芻錢千二百石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尊任伯雨所言曲自辦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脫下居心傾邪一得相放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爲陝西制置使下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對下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習兵費略無所長異時必累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下下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下素與之游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爲大士降臨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印和未滿歸上家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正高宗即位追責爲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寧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葺造院徵宗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過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爲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記其人遂有寵崇學三年自鴻臚不賜進士出身除秘書郎以直秘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要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修六典併舉上清寶錄宮秘書省兩街道錄院禮制志局官倂合百八人多三館游而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惟不知學士論不與初置宣和殿命爲大學士賜錢文方圖金帶改准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先逐其黨劉易到煥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問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聞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讐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躬視狀曰大人脈勢矜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自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見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聞數日京果致仕自此條條鍾愛於京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誦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伶備多道市井淫嫖諛語以盡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頌殿中監視執政能信賴其父帝留意道家說攸僞僞爲異聞謂有珠星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各端自攸與童貫費燕以攸副官撫攸童貫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人辭之日二美婿侍上制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資帝笑而弗責涿州留守郭秉師

擁部八千人舉泳易二州降遼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王龍飛帝欲大用攸既而悔之但進太保徙封燕帝欲內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承遂以攸收復屬其始嘗給事中中央議遂定靖康元年從從遼南死攸史言攸罪不減大夫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泆載籍所無富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馳所至誅之僞初以恩澤爲親衛郎秘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讀時弟亦知事勢日異其客傳墨耶孫傳等復語之曰天下事必敗蔡氏必成當亟爲計憐心然之密與攸謀稱正論故與京異然皆皆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尋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宗立僞上募兵陝西東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未納俾知京府計垂就攸息其功成會金破藩州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請備守鎮江改查政殿大學士或謂備前計已乖宜勿行備幸得去不復辭流言至京師謂將復辟於鎮江帝趨迎上皇還而責備昭信軍節度副使攸之誅也御史陳連且行帝取詔批其尾曰備亦然是併錄諸者京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事嘗承門蔭固推與庶兄宗族稱爲賢崇寧初京黨以行修傍問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道士服召入謁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爲言者所攻以顯謨閣待制提舉奉福宮言者爲論思不學無文結黨民厚規利持道家吐納之說以爲論思不學無英曠曰自若爲不恭遂奪職陳正兼上京變事置獄京師具陳在杭州時日聞謠言京有後福獄上詔削其籍京復相徽宗或得用密但復集英殿修撰旋還待制提點洞霄宮宣和中卒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爲遠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虛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謁諸朝即獻策曰女真恨遠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壤蕃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童貫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古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空齋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倖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童貫之讓自此始遠直龍閣提點萬壽觀加右文殿修撰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其主阿骨打讓取燕雲使還道徽宗問待制自是將命至六七頭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宮官至光祿大夫良

嗣官頃在北國與燕中表士劉範李興及族兄榮吉三人結義同心欲拔幽薊歸朝灑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爲約俟他日成功即往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徵富貴也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集觀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歸耕而集觀前日之約誓不燕百謀之人得請回退天下美事也不然則臣爲敢欺神明何所不至凡三上章詔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梅不聽坐奪職削五階請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陞論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置柳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臬其首徒妻子于萬安軍

張覺平州義豐人也在遠國第進士爲道與軍節度副使鎮民殺其節度使蕭諸里覺壯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后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入燕旣覺情狀於遼故臣康公弼言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乃以爲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遠相左金弓等將歸東枯罕欲先遣兵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起之叛也我請使焉而觀之遂往見覺覺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道其語枯罕信之升平州爲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弓公弼與曹勇義陳仲文皆東遼時燕民盡從流離道路或謂覺非公弼金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能免我非公而誰召召僞賜皆曰近聞天祚復振於大遼漢金人所以急趨山西者畏契丹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故主以圖興復責金人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僞金人西來內用營平之兵外籍南朝之援何懼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乃殺金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輸天祚像於麗事每事告而後行呼父老論曰女真嚙豕豈可從指其像曰此非汝主乎豈可背當相約以死必不得已則歸中國燕人尙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徒民歸石更名安弼偕偕三可使高黨往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選文武全才若爲我用必能屏翰王安石爲不然後西遼天祚北通蕭幹將爲吾肘腋慮忠安中深然之具奏于朝願以身任其責安弼黨諸宗師徽宗以手札付磨度日日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背違金人非所以不即討覺者以兵在關中而覺抗關故也今既已東去他日西來則覺最難數戒恐未易當爲今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數誘致之詔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遣書至安撫司云金虜恃虎狼之強驅逐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願想天朝亦非得已遺民假道當當寬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

靈使復父母之邦且爲大朝守禦之備已盡遺其人過界謹令掌書記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金人問覺叛還國母王將三千騎來討覺帥兵迎拒之于營州關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于門覺有冬復來之語覺遂妄以捷聞朝廷徵平州爲奉寧軍拜覺節度使以安弼黨諸宗師爲徵敵開府待制官撫司稿以銀數萬詔命至覺遠出迎金人謀即舉兵來覺不得返同其弟挾所被詔勸奔燕母妻先寓營州爲金人所得弟聞之亟往降獻其詔勸金人圍平州覺之從弟及姪固守金人以納叛爲責且求餉糧凡攻擊數月州民數千潰圍走莫肯降金人既平三州始來索覺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此非覺也覺匿於王官撫軍使庫若不與我我自以兵取之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覺語殊不遜既死函首送之燕之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秉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終用是啓釁云

郭秉師渤海州人也適之將亡燕王淳募遼東饑民爲兵使之報怨於女真曰日怒軍業師爲之渠首明年其兩營叛藥師殺數百羅青都統蕭幹留二千人爲門營以藥師及張令微劉舜仁魏五臣爲將建號於燕改怨軍爲常勝軍藥師至諸衛上將軍涿州留守淳死蕭后立蕭幹專國文武宣和四年九月藥師擁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來歸蕭以爲恩州觀察使王師北討劉廷慶與幹于盧溝藥師曰帥以全師抗我燕賊必慮遠避騎馳之可得也廷慶遣藥師以諸將師兵六千夜半渡河倍道而進質明魏五臣領五百騎奮迎奔門以人大軍繼至下納燕人降而盡殺契丹降虜藥師遣人諭蕭后使起降后密詔蕭幹還於三市藥師夫妻爲所擒遂以收還蕭後安遠軍承宣使十二月拜武奉軍節度使五年正月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詔入朝徵宗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廷下流言臣在虜聞道王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獎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歿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臣而命曰天祚臣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他事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軍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領鎮蕭幹犯塞藥師破其衆於羊山生擒阿魯大帥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檢金甲印等爲部下所殺藥師加檢校太傅初王安中知燕山府度與藥師同知藥師自以節欲欲居度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肆橫藥師右之度不能制告于朝廷處其交惡命度與河間蔡靖兩易靖上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精爲抑

嗣官頃在北國與燕中表士劉範李興及族兄榮吉三人結義同心欲拔幽薊歸朝灑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爲約俟他日成功即往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徵富貴也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集觀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歸耕而集觀前日之約誓不燕百謀之人得請回退天下美事也不然則臣爲敢欺神明何所不至凡三上章詔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梅不聽坐奪職削五階請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陞論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置柳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臬其首徒妻子于萬安軍

張覺平州義豐人也在遠國第進士爲道與軍節度副使鎮民殺其節度使蕭諸里覺壯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后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入燕旣覺情狀於遼故臣康公弼言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乃以爲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遠相左金弓等將歸東枯罕欲先遣兵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起之叛也我請使焉而觀之遂往見覺覺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道其語枯罕信之升平州爲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弓公弼與曹勇義陳仲文皆東遼時燕民盡從流離道路或謂覺非公弼金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能免我非公而誰召召僞賜皆曰近聞天祚復振於大遼漢金人所以急趨山西者畏契丹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故主以圖興復責金人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僞金人西來內用營平之兵外籍南朝之援何懼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乃殺金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輸天祚像於麗事每事告而後行呼父老論曰女真嚙豕豈可從指其像曰此非汝主乎豈可背當相約以死必不得已則歸中國燕人尙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徒民歸石更名安弼偕偕三可使高黨往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選文武全才若爲我用必能屏翰王安石爲不然後西遼天祚北通蕭幹將爲吾肘腋慮忠安中深然之具奏于朝願以身任其責安弼黨諸宗師徽宗以手札付磨度日日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背違金人非所以不即討覺者以兵在關中而覺抗關故也今既已東去他日西來則覺最難數戒恐未易當爲今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數誘致之詔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遣書至安撫司云金虜恃虎狼之強驅逐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願想天朝亦非得已遺民假道當當寬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

嗣官頃在北國與燕中表士劉範李興及族兄榮吉三人結義同心欲拔幽薊歸朝灑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爲約俟他日成功即往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徵富貴也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集觀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歸耕而集觀前日之約誓不燕百謀之人得請回退天下美事也不然則臣爲敢欺神明何所不至凡三上章詔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梅不聽坐奪職削五階請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陞論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置柳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臬其首徒妻子于萬安軍

張覺平州義豐人也在遠國第進士爲道與軍節度副使鎮民殺其節度使蕭諸里覺壯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后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入燕旣覺情狀於遼故臣康公弼言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乃以爲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遠相左金弓等將歸東枯罕欲先遣兵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起之叛也我請使焉而觀之遂往見覺覺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道其語枯罕信之升平州爲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弓公弼與曹勇義陳仲文皆東遼時燕民盡從流離道路或謂覺非公弼金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能免我非公而誰召召僞賜皆曰近聞天祚復振於大遼漢金人所以急趨山西者畏契丹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故主以圖興復責金人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僞金人西來內用營平之兵外籍南朝之援何懼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乃殺金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輸天祚像於麗事每事告而後行呼父老論曰女真嚙豕豈可從指其像曰此非汝主乎豈可背當相約以死必不得已則歸中國燕人尙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徒民歸石更名安弼偕偕三可使高黨往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選文武全才若爲我用必能屏翰王安石爲不然後西遼天祚北通蕭幹將爲吾肘腋慮忠安中深然之具奏于朝願以身任其責安弼黨諸宗師徽宗以手札付磨度日日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背違金人非所以不即討覺者以兵在關中而覺抗關故也今既已東去他日西來則覺最難數戒恐未易當爲今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數誘致之詔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遣書至安撫司云金虜恃虎狼之強驅逐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願想天朝亦非得已遺民假道當當寬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

嗣官頃在北國與燕中表士劉範李興及族兄榮吉三人結義同心欲拔幽薊歸朝灑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爲約俟他日成功即往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徵富貴也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集觀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歸耕而集觀前日之約誓不燕百謀之人得請回退天下美事也不然則臣爲敢欺神明何所不至凡三上章詔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梅不聽坐奪職削五階請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陞論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置柳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臬其首徒妻子于萬安軍

張覺平州義豐人也在遠國第進士爲道與軍節度副使鎮民殺其節度使蕭諸里覺壯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后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入燕旣覺情狀於遼故臣康公弼言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乃以爲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遠相左金弓等將歸東枯罕欲先遣兵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起之叛也我請使焉而觀之遂往見覺覺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道其語枯罕信之升平州爲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弓公弼與曹勇義陳仲文皆東遼時燕民盡從流離道路或謂覺非公弼金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能免我非公而誰召召僞賜皆曰近聞天祚復振於大遼漢金人所以急趨山西者畏契丹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故主以圖興復責金人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僞金人西來內用營平之兵外籍南朝之援何懼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乃殺金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輸天祚像於麗事每事告而後行呼父老論曰女真嚙豕豈可從指其像曰此非汝主乎豈可背當相約以死必不得已則歸中國燕人尙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徒民歸石更名安弼偕偕三可使高黨往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選文武全才若爲我用必能屏翰王安石爲不然後西遼天祚北通蕭幹將爲吾肘腋慮忠安中深然之具奏于朝願以身任其責安弼黨諸宗師徽宗以手札付磨度日日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背違金人非所以不即討覺者以兵在關中而覺抗關故也今既已東去他日西來則覺最難數戒恐未易當爲今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數誘致之詔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遣書至安撫司云金虜恃虎狼之強驅逐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願想天朝亦非得已遺民假道當當寬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



損安中但諸事之朝廷亦曲徇其意所請無不從良械  
精甲多遺部曲賈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臣侍  
於是譽言日聞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收左  
社朝論頗以為慮皇拜太尉召人朝辭不至帝令童貫  
行邊際察其去就不禁則棧之借來貫至燕業師迎于  
易州再拜帳下貫過之口汝今為太尉位視二府與我  
等耳此禮何為業師曰太師父也業師唯拜我父焉知  
其他貫釋然遂還視師至于迴野略無人迹業師下  
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躍日莫測其數貫  
眾皆失色歸為帝言業師必能抗寇焚馘亦從中力主  
之金使貫天寧節歸送伴使見業師兵過之於道金使  
為之歛眉引避鄉兵或持矛指取其羊皆不敢爭奏  
言業師威聲遠播益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  
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概不省七年十二月廢度言  
業師瞻視不常趨向披與蜂日鳥喙怙寵恃功逆節已  
萌凶橫日甚今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與禍不遠願  
早為之慮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被擄劉至王  
田蔡靖道業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禦其父令徽適  
歸靖與部使者詣業師計事業師欲降靖日靖誓死報  
因此何言邪引佩刀將日刺業師抱持之并諸使者悉  
鎖于家幹離不及郊業師率軍官迎拜遂從以南叛者  
至帝猶秘其事議封為燕王割地與之使世守而已無  
及幹雖不至慶源聞天子內禪欲回軍業師曰南朝未  
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趨起京城詰索宮省與趣取寶  
器服玩皆業師等之也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考證  
蔡京傳第十以下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盡改所  
修實錄○其書按長編蔡下重修神宗實錄用朱  
黃刪改納之禁中世不可得見梁師成用事頗招延  
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  
書為諸人道之語人索其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  
錄也師成如其言有人携以渡江遂傳于世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二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陳  
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因往  
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權戶部侍郎事諸  
亳州以徽徽閣待制知河間府靖康初金人入攻康王  
開大元帥府徵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

子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為副元帥二年高宗即位拜中  
書侍郎時上從人望擢李綱為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  
汪伯彥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惡恐善新政左遷所  
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  
彥不可任潛善志欲歐陽澈上書試時事語侵官掖帝  
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啓殺澈并東誅之議與不識皆  
為之垂涕帝悔焉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  
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其州配行在六十里內侍邵  
成章政潛善伯彥諷國章除各御史馬伸亦以劾  
潛善伯彥得罪謫監濮州酒稅道辛潛善進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鄧綽繼潛善陷落宿留澶州辛許景衡以厄  
衛軍請帝遷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劉聽浮屠  
克勤說法俄泗洲奏金人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  
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若  
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無不怨憤  
會司農卿黃鈞至江上軍士問其姓以為潛善也爭數  
其罪揮刃而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州  
幸鎮江敵兵已逼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難之時不  
敢具文求退中丞張勳劾之乃罷潛善為觀文殿大學  
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憲又論潛善伯彥均於誤  
國而潛善之惡居多王廷秀繼以為責置黃州諫官  
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衡州潛善畏持國柄  
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所許景衡宗相繼死死冤  
諫一言隨陷其禍中外為之切齒高宗末年有旨潛善  
余深辭昂皆復官錄後諫官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  
善專恣謀國今盡復三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  
詔以潛善等任副元帥特復元官錄一子

汪伯彥字廷俊徽之新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為廣都郎  
官端康政元召見獻河北邊防十策直龍閣開知相州  
是冬金人陷真定詔徙真定帥司于相州伯彥之高  
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有甲馬數百至賊  
下蹤跡王所在伯彥或以帛書請王還相州服藥健部  
兵逆王于河上王勞之日他日見上當官以京兆薦公  
其受知自此始矣未幾王奉蠟書開天下兵馬大元帥  
府以伯彥為副將王引兵渡河謀所向言人殊伯彥  
獨曰非出此門濟于城不可王喜曰廷俊言是也既濟  
經大名歷鄆濟達于京奏為集英殿修撰北兵薄京賊  
欽宗詔金人見議通和康王將兵母得輕動伯彥以為  
然宗澤曰女真狂逞是欲欺我師爾如即信之後悔何  
及乎宜亟進兵伯彥等難之及城破金人逼二帝北行  
張邦昌僭立王開之涕泣明年春王承制除伯彥顯謨  
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高宗即位權知樞密院事未  
幾拜右僕射高宗初政下望治伯彥潛善踰年在  
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在

侍皆劾奏之罷伯彥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  
崇福宮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江東安撫  
大使言者弗置乃詔以舊職奉祠尋知廣州四年帝遣  
贈陳東歐陽澈舍人王居正論伯彥潛善不已復職前  
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使往往論劾惟汪伯彥黃  
同觀難朕之故人存無幾宜與幸復秦檜張浚曰臣  
等已謫曰鄧恩取旨更得天華明其舊勞庶幾內外字  
信始伯彥之末第也受館于王氏檜嘗從之學而浚亦  
伯彥所引故共贊焉九年知宣州過國帝謂伯彥曰  
便合之官庶免紛紜又曰伯彥潛善備去國七年漢  
之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伯彥上著  
中興日曆五卷拜檢校少傅保信節度使十年請祠  
從之明年五月卒贈少師諡忠初伯彥度既去相州金  
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使到地以至相州守臣趙不試  
固守不下遂拘而北久之乃還或云似之得歸伯彥實  
使人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  
詞學兼茂科歷太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  
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  
此一當之言金人沮詐守銀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  
擇其路者載之誓書四言金使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  
引上殿不報除職方員外郎尋屬張邦昌為幹當公事  
檜言是行專為對地與臣初議爭盾失臣本心三上章  
辭許之時議劉三鎮以弭兵命檜禮部侍郎與程瑀  
為對地使秦檜王以往金師退檜瑀至燕而還御史中  
丞李回翰林承旨吳玠共薦檜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  
諫王雲李若水見金二酋歸言金堅欲得地不然進兵  
取汴京十一月集百官議于延和殿范宗尹等七十人  
請與之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問十  
一月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橈吳玠自金  
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  
共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乞  
曰吾曹職為爭臣容坐不取不辭當共入議狀乞  
存趙氏時檜為臺長問伸言以為然即進狀曰檜荷國  
厚恩其愧無報今金人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  
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明兩國之  
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墳墓宗廟  
賊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謀主長師遂致生靈被禍京  
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布聞中  
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兩河地恭為臣子  
今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論哉宋於中國號令一  
統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難與亡之命在  
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昔漢絕於新室克用  
以興漢絕於曹氏劉備廣都唐為朱溫篡奪李克用  
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廣則難根深則難拔張邦

昌在上皇時附會權權共為蠶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  
塗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  
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  
不足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  
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  
顧谷敏之諫言兩朝之利害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  
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尋取指軍前三  
月金人立邦昌為偽楚邦昌遣金書請還孫傅張叔夜  
及不許初二帝北遷檜與傅叔夜何栗司馬朴從至  
燕山又徙韓州上皇問康王即位書給帖罕與約以  
議俾檜擢為任用提頓攻山陽建炎五年十月甲辰  
賜其弟捷頓為任提頓攻山陽建炎五年十月甲辰  
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連水軍水岩航海  
歸行在丙午檜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  
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己者舟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  
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  
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盡而南就令從軍捕擒金人  
縱之必質妻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  
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  
命先見宰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  
首奏所草與捷頓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  
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有佳節也命從行處  
之經筵帝曰且一事而兩善汝得一禮部之命從行靖  
安道通由義水若丁謀及參議官並改京秩舟人孫靖  
亦補承信即始朝廷難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  
人解仇議和實自始始蓋檜在庭處首倡和議故檜  
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七月宗尹罷  
先是范宗尹建議討論學寧大觀以來虛賞力贊其  
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宗尹既去相位久虛檜揚言  
曰我有二策可變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  
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  
建言遂建王內修外擴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  
庶務如種蠶之分職可也二相各置修政局自為提  
舉參知政事程汝文同領之未幾檜劾汝文擅置堂  
吏汝文求去諫官方孟卿一再論之汝文竟罷監察御  
史到一止檜檜也言宜王內修其所謂外擴之政而  
已今海書欲欲官吏差除土木管轄俱非所當急者屯  
田即曾統亦謂檜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為檜皆不  
聽既而有議廢局以搖檜者一止及檢討官林待聘皆  
上疏言不可廢七月一止出臺除起居即蓋自叛其說  
識者笑之詔活自江上還議遂有教以引非勝非為  
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  
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

不報願浩尋以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劉秉為右司諫  
蓋將逐於江際吳表臣程瑤張翥世將劉一止  
林待聘樓煥並落職于祠臺省一空皆積黨也初欲  
願願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壽瑀軍布列清要願浩問  
去倫之術於席益益曰日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  
且此之術去之蓋安國力言倫賢於張汝涪人倫亦力  
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倫亦尋去倫再相謀國安國已  
死矣黃龜年始劾倫專主和議止恢復祖黨專權漸  
不可長至比倫為莽卓八月倫罷乃為觀文殿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蔡蕃禮入對示  
以倫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  
日倫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人將安婦倫又言為  
相數月可變動天下今無聞雷禮即以上意裁訓辭播  
告中外人始知倫之姦也年等論倫不己詔落職勝朝  
堂示不復用三年韓尙書等使還泊金使李承壽王朝  
借來求盡還北俘與倫前議略合議者益知倫與金人  
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既死韓主讓辛成  
其和二月復攻歐學士仍舊宮祠六月除觀文殿學  
士知溫州六年七月改知紹興府尋除禮泉觀使兼侍  
讀先行宮留守孟庚同留守並權赴尚書樞密院參決  
庶事時已降詔將行幸倫乞冠從不許帝駐蹕平江召  
倫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十二月倫以禮泉觀兼侍  
讀赴壽延七年正月何鮮使金還得徽宗及寧德后訃  
帝號號發喪即日授樞密使恩數視宰臣四月命王  
倫使金國迎奉梓宮九月浚求去帝問其誰可代浚則  
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誰可代浚則  
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諫交章論浚安置領表約同  
列教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百言倫獨無一語浚遂請  
丞相始浚鼎相得其浚先進力引鼎共論人才浚劇  
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  
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閣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  
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運留蓋怒鼎使檜浚也檜在樞  
府惟聽鼎鼎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為所傾鼎與浚  
晚遇於閣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十一月檜使王  
以書報閣言死帝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月日陛下但  
積德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為然  
後可得志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人相矣五月  
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與上倫偕至思謀即宣和始  
通好海上者議以吏部侍郎魏杞館伴和議曰項任御  
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和所以不主和和  
備言敵情檜曰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曰第恐敵  
謂以誠待相公爾檜乃改命六月思謀等入見帝慨然  
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

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  
己黃和議之遠成也檜曰屈己議和此人主之孝也見  
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  
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十月辛執入見檜獨留身  
言臣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者陛下決  
欲議和乞願與臣謀更許三日答臣別奏又三日檜復  
留身奏事帝意欲下更思三日答臣別奏又三日檜復  
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答臣別奏又三日檜復  
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  
勿許軍臣預力求去位以少傅出知紹興府初帝無  
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謠有請遂命宗室令應擇繼後  
得伯瑛伯玖入宮皆養祖七世孫伯瑛伯玖伯玖改  
名瑛瑛先建節封建國公帝論專任其事又請建資  
善堂罷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為口實及鼎相再相帝  
出御札除瑛節度使封英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  
庶見之大呼曰臣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檜不答檜  
更問鼎曰曰臣辰辰辰相讓者專以此藉口今當避嫌  
約同奏面納節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  
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  
不異帝乃留留筆保讓明日檜留身奏事後數日參知  
政事劉大中參事亦以此為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年  
瑛卒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鼎入辭勸帝曰去  
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出見檜一揖而去  
檜亦憾之既而去檜獨專制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  
論不合相繼而去去是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  
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論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  
己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  
趙鼎又陳十三事論和議之非件檜王庶與檜九不合  
自淮西入樞始終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謂檜曰  
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遣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  
尤恨唐言故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銜上疏願斬檜與  
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論檜為解救幸城送銜  
貶昭州陳剛中以贊賢銜憤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贛  
州安遠縣頓有十二必也剛中果死尋以銜事飛論中  
外旣而去檜即許樞密院編修官趙鼎同日就上疏猶  
祖銜意力排和議雅又欲正南北兄弟之名檜亦不能  
罪曾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駭愕遂  
出之司職員外郎朱松館職胡程張漢濬夏常明范  
如圭同上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  
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懈我武  
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望我中國嗚呼思漢之赤子以詔  
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稍首之禮自公卿大夫至六軍  
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為仇敵之臣哉

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後數日權吏部尚書  
張焘吏部侍郎晏敦復魏杞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  
給事中樓昭中書舍人蘇符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  
薛徵言同班入奏極言屈己之禮非是除諸節節郎  
尹焞獨上疏且移書切責檜始大怒焞於是固辭新  
命不拜奉禮部尚書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  
祖分羹事為喻帝曰朕不忍聞擊鼓而起檜乃請時行  
知萬州尋亦抵檜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於檜曰邪  
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為御史中丞  
首劾銜金使張通古請檜以詔諭江南為名稍猶恐物  
論咎已與哲等議改江南為宋詔諭為國信京宜宣撫  
處置使韓世忠凡四上疏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語  
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哲等既至泗州要所  
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欲帝待以客禮世忠益憤  
再疏言金以詔諭為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此主辱臣  
死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  
亦不許哲等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居  
民見者往往流涕過平江守臣向子壘不拜乞致仕哲  
等至淮安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為帝徐謀徐事檜至  
是欲上行屈己之禮帝曰朕聞守太祖太宗其業豈可  
受人封冊會三衛節帥浙中解韓世忠良相率見檜  
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過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李  
誼數見檜議國事如謂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  
行而事定給事中樓昭亦舉諫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  
於是定檜樞密家宰受書之議帝亦切責其書金使欲  
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檜館中見哲等受其書金使欲  
百官備禮檜使使更朝服館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  
金使來將盡到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  
族初無備索以參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押和議勝  
以鎮浮言又降御札賜三大將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  
故地以王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  
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判大宗正事士優兵部侍郎張  
燾朝八陵帝謂李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  
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而其人食計不可移東南之時  
慮內以承外帝雖聽檜言而實疑金詐未嘗地備也財  
張浚在事外馳驅力言以石晉劉豫為戒後檜書孫近  
以帝泰之禍發而大徐俯守上魏運南夫帥廣東岳  
飛宜撫撫西皆因質表寓風俯曰禍福倚伏情偽多端  
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化然而商之六百里當念商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  
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他如秘書省正  
字汪應辰樊光遠澧州推官韓綱臨安府司戶參軍毛  
叔慶皆言金人巨測測功即張行成獻詢其書二十篇  
大意言自古講和未有終不變者其具者皆豫備之策  
檜悉加黜責綱貶衡州七月兀木殺其領三省事宗盤

及左副元帥撻懶拘王倫於中山府蓋兀木以歸地為  
二人所主將有他謀也倫嘗密奏于朝檜不伐與  
倫進時韓世忠有乘機撻懶之請檜言春秋不伐喪與  
帝意合遂已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兀木東  
諸郡王襲取南京始大怪下詔罪狀兀木御史中丞王  
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  
後來者未必賢而排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  
以為至成帝深然之檜力排羣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  
次翁謂無主議者專謂檜地也於是檜位復安據之凡  
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搖矣六月檜奏曰德無常師主善  
為師臣昨見撻懶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致陛下取河南  
故疆今兀木賊其叔撻懶藍公佐歸和議已變故贊陛  
下定弔伐之計願至江上諭諸師同力招討卒不行聞  
六月貶趙鼎與化軍以王次翁受檜旨言其規圖復用  
也言者不己尋京潮州時張俊克登州魏勝克海州岳  
飛克郾城兀木張浚戰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淞  
口鎮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飛還行  
在浙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趙鼎太平軍軍節帥旗靡  
徽亂飛口吐不能合於是准寧察都復為金人有以明  
堂恩封檜等公十一月兀木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  
將都隆王德勝關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折軍又破  
之檜忽浙中及張浚連班師韓世忠問之止濠州不  
進到鉤門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四月檜欲盡  
收諸將兵權給事中范同獻檜檜之密奏召三大將  
論功行賞韓世忠張浚范同皆檜使岳飛為副使以宣  
撫司軍統樞密院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進封慶國公徽宗寶錄成遂少保加封黃國  
公先是莫將韓世忠使金拘于涿州至是兀木有求和意  
縱之歸檜復遣使到光遠曹勛使金又以魏良臣為通  
問使未幾良臣偕金使蕭毅等來議以淮水為界求割  
唐鄆二州尋遣何檜報許之十月與岳飛之獄檜使  
諫官方雲供送其罪張俊又誣飛將張憲謀反於是  
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正  
畏鞫之十一月貶李光岳州范同罷參知政事同雖附  
和議以自奏事檜忌之也十二月殺岳飛檜以飛感言  
和議失計且當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之鑄  
三畏初鞫久不伏高入臺獄遂上誣飛書自言已與太  
祖誓三十歲建師為拒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  
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天下冤之聞者流涕飛之  
死張俊有力焉語在飛傳十二年胡銜再編管新州八  
月徽宗及顯肅懿三梓宮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九  
月加太師進封魏國公十月進封奉天國公檜以封  
兩國與蔡京童貫同請改封母為秦魏國夫人子禧舉  
進士館客何溥赴南省皆為第一婿本王與王子倫妻









封公初大全以袁玆為九江制置副使夤食且刻遼繫瀟湖士豪督餉錢甚急士豪怒盡以漁舟濟北來之兵太學生陳宗劉毅黃惟陳宜中林則祖等六人伏闕上書訟大全臺臣翁應秀吳衍為大全屬大鈐制學校貶遂宗等開慶元年九月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域之資奪奪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過甚言路濁亂綱綱追官還竄以仲國法以謝天下待御史沈炎石正言曹承年相繼論罷監察御史朱龜孫復論大全奏回險後復毒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課邊防再制其官景定元年詔守中奉大夫致仕任詹言乞遠竄使不失刑詔送南康軍居住臺臣復以為言追三官移送南安軍居住明年監察御史劉應龍請加竄追削兩官移贛貴州團練使與州守游翁明夫色杯酒間翁明恕大全陰造弓矢將通蠻為不軌先謀孫以聞于朝又明年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兼權直告人院劉慶孫繳奏乞移徙海島四年正月將官畢遠護送舟過藤州橋之於亦而死大全知早西總領鄭羽富甲吳門始欲結縲婦見其豔自取為臺臣所襲賈似道子師翁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蔭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如於內中奉湯藥以給之擢大常丞軍器監益特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理宗宗宵夜過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燾之戒救之嚴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用也尋出知澧州淳祐元年改湖廣總領三年加戶部侍郎五年以寶章閣直學士為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撫使一歲中再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賞罰得以便宜施行九年加寶章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臺諫皆論其二部將帥毅然求去孫子秀若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楓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察代之其見收已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直撫大使平初孟珙帥大元兵其共滅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殺孟珙殺趙范絕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遁歸追兵至問曰何為而敗也遂縱交淮漢自是兵端大啓開慶初憲宗皇帝自將征蜀世祖皇帝時以皇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爾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賸廣西被湖南傳檄數宋青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

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賊破宋人再築再破之頗高遠率諸將力戰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山合州守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歲幣許之元兵拔鄂而北留張傑開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作浮梁新生機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浮梁殺兵七十人上表以肅清閩文以其事有功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用監察御史饒應子言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關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為潛欲殺己術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王子孟啓為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似道遂陳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術永桂皆破大稱旨乃議立孟啓庶潛循州盡逐其黨人高遠在圍中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中者何能為哉每戰必須先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似道使人呵曰宜撫何似道皆恨之似道諸士壁在軍中事皆不聞似道故似道每言以帝欲誅諸帝世雄士壁皆坐侵盜資錢貶遠州每言以帝欲誅諸帝知其有功不從尋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遂居其次明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極遣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便慶堂中輩撰編華編稱頌功過謂皆不知所謂也似道乃密令准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忠勇軍營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為之聚飲以備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關斯賈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美蓉通香閣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為遊燕窩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宜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為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欲錄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連用羣小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吏部七司買公田以罷和羅浙西田畝有值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絹又多予度牒告身又悉為操切浙中大擾有奉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為功皆繆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疏瘠瘠租與個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刑罰主事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自製其印文如舊狀行之十七一準十八界會田之三以償其印文如舊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踊積益賤秋七月書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西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蒙布草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恐怨所致似道上書力辨之且乞罷帝勉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餉皆仰於此使因人言而

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如國計何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劉良貴摺以罪悉黜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周公甫葬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沅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起之似道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租人之極致爾遂命出師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開壞節無節節理以不屆不至人皆駭然下沅之報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大臣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賜資者日十數至夜即交卸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書治事賜第為第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者大朝政一切決於館客慶堂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黨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錢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綱張伸微謝章革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一時士人端士為似道破壞殆盡吏爭趨避爭職其求為帥監司郡守者莫不可勝計趙鼎重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者玉工陳振民以進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日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人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樓閣亭榭取官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主經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告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蔡妾露地鬪蟋蟀所押客入戲之曰此玉帶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間余玠有玉帶求之已何葬矣發其塚取之入有物求不予輒得罪白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朝胡貴嶺之父顯祖為帝御器儀請如開禧故事即乘道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給曰平章已允乘道還宮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事動不得預聞之罷政即日出家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嶺為尼如還似道既專恣日甚其人以權術駕馭不以愛官爵牛車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養賢館賜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自文煥以急告似道上書請行遂而除使臺諫上章留已呂文煥以為師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類襄未必能及進准未必能及莫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為得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時物議多言高遠可援襄陽者監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等出款曰呂氏安則趙

氏危矣文煥在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援之吾以提聞則達必不成達矣文煥大以為然時襄兵出獲哨騎數人即繆以捷奏然不知朝中實援襄事也襄陽降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爾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禮葬之起墳橫山陵百官奉喪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入朝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羣言非師臣行明年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彈劾似道出正月整死似道然日乃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軸艦相銜百餘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壞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至蕪湖遣還軍中所俘曾安撫以蒞子黃甘遣丞相伯顏俾宋京如軍中請輪歲幣師臣如開慶約不從復貴自合肥以師來會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使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失期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二月庚申與許事項之虎臣至撫磨而出曰吾兵無一人用命也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聽落吾何以職公權入揚州招濟兵迎夏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有為惡語侮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還都列郡守於是皆遁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于祠官三月除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論人復與眷向土壁等官謀其幕官翁應龍廢慶堂中王庭首自殺潘文卿李可陳聖徐卿孫翁似道廢大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乞誅似道不從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乃命削三官然尚居揚歸五月王煥論似道不死忠又不死李太皇太后乃詔似道歸終喪七月黃儲王應麟請移似道歸州不從王煥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檢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籍紳草茅不知幾流陛下皆仰而不行非惟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從似道發州發人聞似道將至率眾為露布逐之監察御史孫燦吳等皆以為罰輕言之不已又徙建寧府翁合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直方聞似道來嗔惡尤見其人時國子司業方應麟直舍人院封趙錄黃乞寬似道廣南中書舍人王應麟給事中黃輔亦言之皆不從待御史陳文龍乞俯從衆言陳景行徐直方孫燦吳及監察御史俞漸併上疏於是始論似道為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畏似道尋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鄒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

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徽纜蓋暴行秋日中令昇鞦夫唱杭州歌謠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潘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買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嘆應應奏似道家畜乘與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鞠問未至八月道童入漳州木綿巷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大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四

張邦昌 劉豫 苗傅劉正 杜允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故事立其臣為君冠履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振振侯在奴欺主哀敢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忌殘忍將用忍人先無仁心視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子使握重兵居之扼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昭明旋踵殄滅蓋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張邦昌字子能承平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以訓導失職貶提舉崇福宮光化州政和未由知洪州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寧大觀以州瑞應尤殊者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轉左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幹離不悉責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俄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制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體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于邦昌私使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官散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書城明年春吳弁莫儻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開僑促之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向者貴外郎宋齊愈至自外眾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欽宗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瑄諭折之立邦昌意唯唯唯有大學生羅之瓊沮眾廢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奉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

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事燕游黨附極委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開儀欲挾赴軍前邦昌人居外舍金人趣勸連邦昌始欲引決曰日前邦昌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命擢至邦昌北向拜受冊即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林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拜拜邦昌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瑄許與合謀令悉棄兵杖乃從後裝發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又擄斬十餘人是日晝霧日暈無光百官懼遂即變色唯時雍開僑等公然歌舞以為有佐命功云即此時雍極密院事領尚書省開權同知樞密院事樞密院書省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法度御史臺監察以聞見百官稱子手詔曰手書獨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勒邦昌坐茶宸垂拱殿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詞位之初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袍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乘折拜皆從行士庶觀者無不感憤二帝北遷還邦昌百官通辭於南薰門眾謂邦昌有什絕者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上好問謂有今日人情歸公師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為今日乎康王居外人家所歸心焉不推戴之又謂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仲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勞贊之邦昌弗聽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將師會蕭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詢師愈等具知所由乃報書邦昌曰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曰以復辟書既出中外大說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西善堂尋遣使奉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謝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相李綱徒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書極論邦昌久典機政冠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讓之以為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教以收思是宜肆請諸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原自為故天子裁高宗乃降御批曰邦昌僭逆逆節誅夷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責責授昭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初邦昌偕居內庭華園靖公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

酒李氏權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絳色半臂加邦昌身私送之語斥棄陳氏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背配軍營務時雍乘哲開儀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從賊暗冷山處士尹梓開陳召逃山谷間走蜀中國信副使宋汝為以何願浩書勉士希載上獨不見張邦昌早業已然為何言哉滄州趙志昂承載上獨不見張宋朝業殺希載是日陳東歐陽澈廟於歸德如唐張巡許遠雙廟制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李成敗之成逃歸豫州州大僧王友直嘗抵書招李成謂劉光世呂頤浩非中興將相才後為人所詬詈而刑之六月豫以麟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逃逃金人既立豫以舊河為界恐兩河民之陷沒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鬻諸國或駭送雲中實防豫也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新世冲大敗其眾十一月帥臣葉夢得召降豫將王才偽秦鳳帥郭振入寇王彥開師古敗之偽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彥以州來歸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號二州叛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仍命河南魏興荆南解濟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斬黃孔珍舟盧壽王亨相為應援母失事棧三月仲為其將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霍典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典許以王彥典為節制并戮其使豫乃陰結典麾下楊傑圖之僅殺典持典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遣都計因奉祖考于宋太廟尊其祖曰徽祖禮義皇帝父為行禮祖仁皇帝親迎郊社是日暴風捲屋瓦皆飛高宗不度帝遣武維用不限資格特准陝西山東官駐北軍騎籍籍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海沙官南京家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五月豫聞桑仲死遣人招隨州李道鄧州李橫皆不受執其使以六月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豫其將陳時舉率千餘來歸直徹歐陽凌唐佐尚書郎李固信副使宋汝為留偽庭久謀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在巨亦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靜為尚書右丞河南鎮撫使都統制董先為大總帥先鋒將十二萬襄陽鎮撫使李橫改豫兵於揚州乘勝趨汝州守彭彬以城降豫遣劉慶孫金帥撤離曷陵蜀賊進十薛節送豫節帥早圖反正庶或全宗統與他日伴妻子燬東市豫欲殺兵之類張孝純獲免三年正月庚申李橫破順州守節帥降王成敗豫兵于長葛甲子橫引兵至穎昌府保安撫趙錫固守急攻下之破通復穎昌二月河南鎮撫使統制官李古敗豫將梁進於伊陽臺登之三月豫聞橫入穎昌求援於金人粘罕遣兀朮赴之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于京城西北之羊腕岡橫敗復陷穎昌橫軍本羣盜特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放及於敗四月陷魏州鎮撫使統制官謝崇指版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

從賊暗冷山處士尹梓開陳召逃山谷間走蜀中國信副使宋汝為以何願浩書勉士希載上獨不見張邦昌早業已然為何言哉滄州趙志昂承載上獨不見張宋朝業殺希載是日陳東歐陽澈廟於歸德如唐張巡許遠雙廟制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李成敗之成逃歸豫州州大僧王友直嘗抵書招李成謂劉光世呂頤浩非中興將相才後為人所詬詈而刑之六月豫以麟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逃逃金人既立豫以舊河為界恐兩河民之陷沒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鬻諸國或駭送雲中實防豫也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新世冲大敗其眾十一月帥臣葉夢得召降豫將王才偽秦鳳帥郭振入寇王彥開師古敗之偽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彥以州來歸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號二州叛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仍命河南魏興荆南解濟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斬黃孔珍舟盧壽王亨相為應援母失事棧三月仲為其將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霍典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典許以王彥典為節制并戮其使豫乃陰結典麾下楊傑圖之僅殺典持典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遣都計因奉祖考于宋太廟尊其祖曰徽祖禮義皇帝父為行禮祖仁皇帝親迎郊社是日暴風捲屋瓦皆飛高宗不度帝遣武維用不限資格特准陝西山東官駐北軍騎籍籍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海沙官南京家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五月豫聞桑仲死遣人招隨州李道鄧州李橫皆不受執其使以六月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豫其將陳時舉率千餘來歸直徹歐陽凌唐佐尚書郎李固信副使宋汝為留偽庭久謀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在巨亦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靜為尚書右丞河南鎮撫使都統制董先為大總帥先鋒將十二萬襄陽鎮撫使李橫改豫兵於揚州乘勝趨汝州守彭彬以城降豫遣劉慶孫金帥撤離曷陵蜀賊進十薛節送豫節帥早圖反正庶或全宗統與他日伴妻子燬東市豫欲殺兵之類張孝純獲免三年正月庚申李橫破順州守節帥降王成敗豫兵于長葛甲子橫引兵至穎昌府保安撫趙錫固守急攻下之破通復穎昌二月河南鎮撫使統制官李古敗豫將梁進於伊陽臺登之三月豫聞橫入穎昌求援於金人粘罕遣兀朮赴之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于京城西北之羊腕岡橫敗復陷穎昌橫軍本羣盜特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放及於敗四月陷魏州鎮撫使統制官謝崇指版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

從賊暗冷山處士尹梓開陳召逃山谷間走蜀中國信副使宋汝為以何願浩書勉士希載上獨不見張邦昌早業已然為何言哉滄州趙志昂承載上獨不見張宋朝業殺希載是日陳東歐陽澈廟於歸德如唐張巡許遠雙廟制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李成敗之成逃歸豫州州大僧王友直嘗抵書招李成謂劉光世呂頤浩非中興將相才後為人所詬詈而刑之六月豫以麟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逃逃金人既立豫以舊河為界恐兩河民之陷沒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鬻諸國或駭送雲中實防豫也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新世冲大敗其眾十一月帥臣葉夢得召降豫將王才偽秦鳳帥郭振入寇王彥開師古敗之偽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彥以州來歸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號二州叛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仍命河南魏興荆南解濟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斬黃孔珍舟盧壽王亨相為應援母失事棧三月仲為其將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霍典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典許以王彥典為節制并戮其使豫乃陰結典麾下楊傑圖之僅殺典持典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遣都計因奉祖考于宋太廟尊其祖曰徽祖禮義皇帝父為行禮祖仁皇帝親迎郊社是日暴風捲屋瓦皆飛高宗不度帝遣武維用不限資格特准陝西山東官駐北軍騎籍籍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海沙官南京家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五月豫聞桑仲死遣人招隨州李道鄧州李橫皆不受執其使以六月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豫其將陳時舉率千餘來歸直徹歐陽凌唐佐尚書郎李固信副使宋汝為留偽庭久謀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在巨亦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靜為尚書右丞河南鎮撫使都統制董先為大總帥先鋒將十二萬襄陽鎮撫使李橫改豫兵於揚州乘勝趨汝州守彭彬以城降豫遣劉慶孫金帥撤離曷陵蜀賊進十薛節送豫節帥早圖反正庶或全宗統與他日伴妻子燬東市豫欲殺兵之類張孝純獲免三年正月庚申李橫破順州守節帥降王成敗豫兵于長葛甲子橫引兵至穎昌府保安撫趙錫固守急攻下之破通復穎昌二月河南鎮撫使統制官李古敗豫將梁進於伊陽臺登之三月豫聞橫入穎昌求援於金人粘罕遣兀朮赴之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于京城西北之羊腕岡橫敗復陷穎昌橫軍本羣盜特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放及於敗四月陷魏州鎮撫使統制官謝崇指版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



以死軍開封人見月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鹽城輸款于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二十俾寇通秦問五月朝廷遣韓肖肖胡松年使偽齊豫欲以臣禮見肖肖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復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有慚色時豫素有梁衛之地翟琮屯伊陽之鳳牛山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九月楊政遣川陝將官吳勝破豫兵於蓮花城十月己亥賊將李成陷鄆州以齊安守之琴卯陷襄陽李椿奔荆南知隨州李道業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甲辰陷鄂州守臣李簡通豫以荆趙知州事賊將王彥先自遼鄂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鄧瓊領所部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賊乃遣十一月金人遣李承壽王翊來報聘承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州鹽稅與仲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強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為可憂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戰擒也四年正月翰林學士蔡崇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承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謀謀在窺吾境上恐既通使人情必解弛宜戒將帥愈益置守縱和議成亦不可弛備既而朝廷遣章諫使至雲中粘罕答書約母駐軍淮南詎不屈還通汴豫欲置之計獲免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豫敗績遂降賊賊之地盡歸豫矣二月豫策進士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豫豫斬之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通尋復唐州六月復隨州豫偽守王萬于襄陽市七月復鄧州詔在飛傳豫聞岳飛取襄陽遂乞師於金人偽奉議郎羅誘上南征策豫大喜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徐文為前軍聲言攻定海九月豫下偽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子麟入寇及誘金人宗輔捷兀木分道南侵步兵自楚承進騎兵由泗趨徐復道偽知樞密院盧綽請師於金主金主集諸將議粘罕希兀副元帥調輔以爲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捷練使右副元帥調輔海漢軍五萬應豫以兀木管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豫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尙書令朝廷震恐或勸帝幸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浚曰避將安之遂決意親任壬申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序棄城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月丙子朔詔張浚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揚州起張浚為侍讀戊子韓世忠戰於大儀己丑解元戰於承州皆捷丙申豫露榜有窺江之言戊戌帝夜臨安十一月鼎子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寧豈可與逆難決勝負哉淮西將王師展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

執偽知州王靖十二月壬辰岳飛遣將牛皋徐慶敗金人於蘆州庚子金人退師遣使告麟麟乘輜重宵遁語在世忠傳五年正月淮西將鄭玘復光州偽守許約降閏二月豫將高元攻信陽軍敗軍事復繼明死之七月豫廢明堂爲講武殿暴風連日八月陷光州十月豫令民驚于依商稅法許賈陌而收其算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檣於金主宣六年正月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急圍之賊守將連車六烽兀木與劉親合兵來援皆爲世忠所敗六月築劉龍城以窺淮西王師嚴破之執華知剛停其來而還九月豫罷治海五市張孝純謂豫曰閩南人久治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於豫豫懼故罷之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領三省事宗諤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開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此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實受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兀木提兵黎陽以觀豫豫於是以前領東南道行臺尙書令李鄴行臺右丞馮長寧行臺戶部許清臣兵馬大總管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爲將籍兵民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十路兵由壽春犯蘆州率東路兵取葉荆山出滑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安舟舟統之十月親兵阻擊世忠不得前進順昌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家十萬次濠陽間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許以淮西屬後命殿尉楊道中至泗州與世忠會比至濠而劉光世已棄合肥突張俊遣人星馳來合世忠討濟州斬光世世不得已還蘆州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瑄現出安豐遇賊三將軍皆敗之衆數萬過定遠欲趨蘆州化犯建康沂中遇賊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於藕塘大破之視通麟亦拔營走麟兵有自書麟姓名而趨者豫由是失人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覺請立麟爲太子以視其意金人乃答豫曰徐當遣人容訪河南百姓七年春豫策進士遺謀縱火淮甸燔劉光世營藏二月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三月帝遣莊璠八月統制鄭德麟見以兵三萬叛豫豫殺之莊璠聞大豫意德麟見之授還靜難軍節度使知州璠勸豫入寇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璠欲自交金人恐豫兵衆難制欲以討除之乃佯言璠降恐許命散其兵金人業已廢豫而璠日益請兵遂以女真萬戶東援爲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捷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於是尙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丙午廢豫爲蜀王初金主先令捷練兀木僞稱南侵至汴給麟出至武成應麟真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木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馬馱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讀罪狀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閱巷間揚言曰自今不食汝爲軍不取汝免

行錢爲汝散殺親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尙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尙僞丞相張昇知滑州李邦於代州李成留守李麟副之諸古各一郡以女真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麟副之諸軍悉令歸聽聽官人出獄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珠求哀捷捷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項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道之行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後併其子麟徙於臨潼封豫爲曹王賜田以居之紹興十三年六月卒是年金皇統三年也豫僭號凡八年廢時年六十五先是齊地數見怪異有泉鳴于涪苑龍撼宜德門滅宜德二字有星隕于平原經書使折可出百日事抵雲中左監軍撒離易密論可求代豫後捷練有歸疆之議恐可求挾望陸殺之豫之督逆也馬定國進君臣各分論祝簡獻選都國馬賦語多指斥又如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安陸縣大夫吹堯蓋無責焉苗傅上黨人大父授父履授在元豐中爲殿前都指揮使康王建元帥師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所中田師中皆歸降上隆祐太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爲熙和路經書使死王事正彥由之閭門祇候父文資至朝奉大夫後以事貴降會法部曲王淵爲御營都統制正彥之淵以法放薦正彥于朝復爲武德大夫知濠州擢御營右軍副都統制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晏不厭州人陷遂登第宣和中率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幟爲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彥已賞薄而晏獲慶遠由是缺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十二月戊辰高宗從王淵謀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臣等獨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抗杭州相謂曰船所載皆謂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侍省押班康履順用事威福由己出其徒欲民居肆爲暴橫傳等報之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欲爾耶其黨張遠復激怒諸軍日能殺淵及內侍則人人可奉朝廷豈能罪邪哉三月辛巳拜王淵同會書樞密院事初建幸杭州議內侍質左右之及淵踰牆樞密院謂由內侍傳自負宿將疾淵驥實正彥難由淵進淵撤取所守兵亦怨之於是得積不能平與王世修張遠王鈞前馬柔吉等謀作亂鈞前等皆燕人所將赤心軍傳部分既定乃給淵以臨安縣有盜意欲使淵出其兵於外康履得黃卷小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子署卷末田乃苗金乃劉也於

是頗泄賊謀以告淵淵伏兵天竺明日賊黨亦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以結官謀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圍履統制樊榭守官門無須者盡殺之揭淵入奏曰苗傅不負國止爲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履之聞變率從官扣關請帝御樓百官皆從殿師王元大呼聖駕來傳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二賊問故傳履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實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國猶未遠胤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逃都團練已斬首首更乞斬康履蓋至曾釋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傳承宜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時希孟曰禍由中官計安出悉除之禍未已也帝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壽曰陛下何惜康履遂命吳湛捕履於清澗橋承慶中傳即樓下腰斬履傳帥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提樓下曲諭之傳請陸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簾康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遠曰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計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則從三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誥之曰何不可從三軍耶帝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須太后命勝非謂不可頌曰得太后親諭則無詞矣時榮其門無簾帷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即起立禮殿太后御屏與出立樓前一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置貴起過徵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竄逐統制獨不知那傳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問請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遂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傳曰事人不決恐三軍生變頓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頌頌乞太后前奏曰皇帝命臣奏太后已決意從傳請矣至太后前諭曰猶不許傳等語益不遜太后復遣內侍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當當死乞下詔二凶帝屏左右語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不晚勝非曰王鈞前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爲後圖耳是日帝幸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丙戌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丁亥至江寧制置官顧道遺浚痛述事變浚乃舉兵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以起兵復位奉命初勝非奉命二臣同對合屬時艱乞許獨對恐賊疑乃日引其徒一人與俱傳入對后勞勉之賊喜無所疑故臣儼入對得謀復辟勝非深結

王世修將處以從官保過二因得欲收元正彥欲還都建康太后謂勝非日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己丑官朝明受張浚遺書二因獎其忠義以恩安之庚寅又官朝明受張浚遺書二因獎其忠義以恩安之庚寅又官朝明受張浚遺書二因獎其忠義以恩安之庚寅又

軍丁已犯壽昌縣民充軍庚申犯衛州守臣胡唐老拒邪之丙寅犯常山世忠請任討賊王山縣辛未賊屯浙制置使自衛信道擊賊辰賊王山縣辛未賊屯沙溪鎮統制關師古自江東賊辰賊王山縣辛未賊屯

充奮異志不聽始京畿提刑凌唐佐在南京守臣孟庚歸朝以府事委之唐佐遂降于金為所用唐佐以善充如張邦昌故事充遂叛降金宗正卿韓汝臣曰朕待

為左右軍統制趙益昌效領所倉庫程松間變乘興元去三年正月職運將利古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

之馮衛守府聖宮又欲遣帝幸徽張張勝非曲謝止張侍郎來乃可即遣歸朝官趙休與韓共招張浚之未呂願浩勤王兵至丹陽劉光世引所部來會丙申韓世忠兵至平江即欲進兵浚曰已遣馮輔甘言誘賊矣投鼠

杜充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謀略紹聖間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州端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使之子以祖任補右承奉郎淳熙五年吳曦德節度使之子以祖任補右承奉郎

宋史卷四百七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五 叛臣中 李全上

入城詰朝與傅等議傅曰爾向敢來邪欲拘韓浚逆知之謬為書遺韓言各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初無異心殊悔前書失於輕易賊得浚遺書大喜乃釋韓壬寅

各擁重兵乘驛不用命張俊方白事謁未入俊遽前充怒戮其使將稍稍懼服高宗將幸西浙令韓世忠

李全者淮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露目權滿善下人以弓馬捷能連鐵槍時號李鐵槍初大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五 叛臣中 李全上 李全者淮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露目





青州十一月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  
以挂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恐其圖己內自為備  
寶慶元年湖州人潘雨與其從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  
于山陽全黨欲生致成敗然其謀不助之力甫歸陸  
勒部曲及聚販鹽盜至千餘結東如北軍軍表揚言自  
山陽來擁立濟王事見姑傳時全圖國之意已決遠慶  
福遠楚城使為亂或教楊氏畜一安男子問指謂人曰  
此宗室也至語約僱曰會令汝為朝士潘約野貽四軍  
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有衆八百涉從刑州強勇軍  
國之聚兵大閱文信在焉慶福與謀令歸慶揚州別遣  
將劫寶慶事濟即揮衆度江野貽四將不從於是慶福  
等謀中輟止欲快意於許國焉計謀官荷夢玉知之以  
告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信不知兵耶夢玉懼  
禍及已求撤往野貽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兩為自  
結之計乙卯國晨起在事忽露刃充庭駭走國厲聲  
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流血敵而國走亂兵悉害其家  
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視兵數十人翼國登  
城樓縱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辨通判青州  
全孫令還山陽及運水而復止之至是擁漸入城與通  
判宋恭鳴鳴南北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  
貌啗之辱戒諸軍毋害荷夢王家護以五十兵初國荷  
揚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為  
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為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  
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與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  
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汝耶  
王文信不疑我生縛守以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  
丙辰許國益于途丁巳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城  
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兼提刑獄汪統會同  
官議鈐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見  
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其兵  
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往野貽分  
隸張范戲下統喜過之遇文信于十里頭置酒相勞苦  
文信偽為裏制狀曰忠義反楚州揚州人見忠義暮  
歸互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見提刑提刑急  
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  
統收斂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  
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刑不必疑請出受參統不得  
已出而輻之劉全以兵翼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  
拱又請引文信出城與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  
出劉全亦請從至平山堂文信責拱賈己欲殺之拱曰  
爾謀如此三城人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  
我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眾動色  
文信劉全遂還楚州時野貽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  
懷異圖劉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璋懼復全復動乃

使下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為辭引  
兵還揚州因偽言野貽失守下整為亂於是揚州復震  
城門盡閉遠懼敵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謀帥  
莫可以徐備授管仲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時復亦勇  
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局意備全時慶福以事請報  
全又陳賊賊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以專職我  
制義賊得陳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  
因我起我必報此誓呼趙邦永曰趙二汝南人正須爾  
明此事乃斬齋醮人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全自青  
州至楚城伴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聞斬數人請  
待罪朝廷未之許趙范時知揚州兼提刑獄得制置  
印于漢卒中以授慶福全遣騎逆趙范曰卿殺我人楚  
城劉全躍馬登郡應歸慶福迎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  
慶福等止之賊眾乃悅四月潘王變姓名至楚州將度  
淮而北小校明亮瘦之械送行在伏誅甲午時青使入  
偽為金兵道邳州出連水奪金田租而伏騎八百翼巨  
全引二百騎度淮與關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拔  
全出全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  
舉兵追北軍慶福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慶福詰之二人  
不為屈然懼禍及己歸慶福乃潘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  
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揚州歸  
覆初至楚楚楚相濟如四趙社逐朱虎賊向知長慶令  
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將及將校飲酒  
酣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志  
義已百十人其他他皆南軍乘若將若將將將將將將  
東為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神以告歸  
覆翼日全見歸覆求納官歸覆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  
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軍  
器庫止餘槍千數全復取去全欲戰艦歸覆使擇二  
條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  
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未  
之聞全始發竊使家偵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  
全大怒又有荷夢玉書即以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  
玉反覆夢玉知之時已密出榜捕害夢玉者  
慶福夢玉如平時潛蹤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  
全往青州五月丁卯全取東平不克戊寅劉全以券易  
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籍解之乃止全引  
兵攻恩州明日義斌出兵與全圖全敗義斌以千五百  
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強勇軍馬也慶福往救又  
敗全退保山崗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  
赴之會全遣人求歸覆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  
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眾至數十萬致  
書松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  
兵扼進據據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禽

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  
斌戰河北野貽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  
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為言不  
報全胎書制置司經義斌報覆殺逆之時拓地而知義  
斌之功憐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侯命不至拓地而知義  
斌之大元兵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斌為他臣屬耶  
遂死之賊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已餽  
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  
城飲折担銅券二千他餽稱是恩福麾下人人喜悅時  
慶安青全餽折担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九百從官  
騎鐵錢券人五千全備銅錢三倍許捕南貨免稅於是  
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俱歸慶福以千八百人繼之二  
年春趙范奉翰林琪知揚州權提點刑獄全北則山東  
南假未以疑大元且仰食會金與大元爭大名全得往  
來經理三月丙辰築長圍夜布狗若糧路絕全遣小  
校周興祖繞城雜糧米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  
與福謀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  
死守孤城汝聞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  
萬勦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  
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福提調護及傳全  
被圍猶欲圖賊歸慶福慶福全未歸以荷夢月朝廷方  
謀易立使鎮江副都統彭彬延慶安京師自調素撫鎮江  
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彬延慶安京師自調素撫鎮江  
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欵計賊有餘力朝廷信之  
托亦垂延代俾從更力九月以知楚州兼淮東制  
置使托代知野貽慶福不知也己亥慶福以戶部侍郎  
召未幾出知袁州十一月壬子朔至楚州心知不能  
制取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時青在淮陰肆怨其移  
也叛己不召也夏全請從璋素畏全狡亦俾留野貽托  
自備資望視璋更淺日璋之止夏全是欲遣恩野貽也  
璋猶憚夏全我何能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  
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國之收功在旦夕大尉易自  
往赴事會何端生為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二人謀  
淮陰復移屯福內且賊且恐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  
焉時慶福已死福敵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甲子璋令  
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  
乃止

寶慶三年二月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日將軍非山東  
歸附耶孤死死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賜全  
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墨日人傳三哥死一婦  
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子女子王千戈倉庫皆  
大有望望即傾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食康甚  
飲耐就殺如歸轉仇為好更與福謀遂碎矣辛卯夏全  
令賊黨劉治英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璋精兵  
尚萬餘著來不能發一令大息而已夜半城僅以身  
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軍中錢粟悉為  
賊有璋步至揚州借州兵自衛猶劉揚州造旗幟林拱  
徽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既逐璋善歸楊氏拒之意楊  
氏反目圖己明日大掠趙野貽欲為亂張惠范成進閉  
門不得人朝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動之夏全狼狽歸  
金人納之是舉也張正忠不從亂親妻女子于庭并己  
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璋已為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  
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己為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  
通判青州國之死全借辦撫定以誑眾以功入朝三月  
以辦為軍器少監知楚州兼制置辦辦于恭杜來等  
為幕容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城舟以  
治事間入城見楊氏用膳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神入  
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憐之時全在圍一年食牛馬及  
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矣四  
月辛亥全欲歸于大元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  
自經而使鄭行德四救之曰誓如衣有身愁無和  
耶今北歸蒙古未非必福全從之乃約為元大元兵  
入青州承制援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  
階隍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二人  
互相猜忌不相見福福病旬餘請將開疾慶福不在張  
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己乃勸慶福往後慶福約甫同  
往及發適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  
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疑慶福就刀  
見害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支甫救之左右  
羣起殺慶福及甫甫金元帥封高陽公善善取眾金  
亡河北甫據雄霸清黃河間信安不下信安出白溝距  
燕二百里而阻巨深大元兵不能涉甫每游師窺伺大  
元將俾若奴羅威滅甫以取權羅威將高羅虎者歸甫  
甫納之其後羅羅威遁去且藉甫千里馬以獻俾若奴  
俾若奴喜待過甚厚書會飲燕京之大悲關高羅虎醉  
俾若奴而推使投關幾幾焉高羅虎乃伴醉下樓復乘  
所獻馬以歸甫追者及人始服甫之用問焉其後歸  
全福以慶福頭納紳紳大喜曰慶福首禍一世森雄  
今頭落指大手耶飛報于朝遣子恭繼恭捷璋之敗儲  
積掃地網運不賴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見紳及倉  
幕促之皆謝以朝廷按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  
則不必建國開幕今建國開幕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



是欲立制以固忠義也六月福乘眾與楊氏謀召  
 狄欲弑之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與神命  
 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神二妻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  
 往來朝服至八字禧福兵要殺之來南望再拜號號二  
 妾之入神及見之福兵欲害神行德救之得免去須  
 發越城夜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福亂相須  
 遣使慰奠其妻在來始欲輕准而重江廷州不復建國  
 就以神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令通判張國  
 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南門開北門支已  
 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贖軍錢糧不繼如故  
 賊將國安用聞通欽曰我曹來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  
 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  
 所衣食張林那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開際今歸于  
 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善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  
 本賈帥帳前入與彭安撫舉差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  
 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謀殺福及楊氏  
 以獻於是安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數  
 百人有郭統制者投全次子通發一婦人以爲楊氏函  
 其首并兩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送京師領朝喜甚檄  
 彭張張惠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盡戮餘黨未  
 幾得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托輕假每  
 供四絕管弄戲得微不自決力進惡成進二人即提  
 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爲五使五人分  
 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  
 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並絕錢糧出進陰  
 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制府及朝廷處之庸謀謂  
 青重軍惟聽青區畫者極之下不及及成進亦恐禍  
 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肝貽賊黨復  
 振紹雲赴報密議議准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  
 既歸錢糧缺之密約降全盧鼓進許之時鎮江軍及滁  
 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始托日南北軍易致激  
 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勸早發虎兒軍折洗托  
 從之二人每宴托必備治是託性皆不悟方感其拒更  
 全之功轉兩軍官齊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  
 得錢糧八月辛酉惠成進燕忙托左右知有謀多不往  
 托在平時酒半縛托托從者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即  
 日渡淮輸欵以肝貽賄盧鼓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  
 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以通河  
 之東西城萬盧鼓與惠釋憾進烟金官惠有加俾專  
 制河南以拒大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京湖  
 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山以備全全得青報惕力告  
 大元大將來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許之承制  
 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十月丙辰  
 全與大元張官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大元衣冠文  
 移犯甲子而無號義深走金安用殺林德自贖丁已全

邀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  
 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田成瑤田之昂李英等八人  
 下獄云非朝廷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殺而  
 密與李平昔山東青更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效也平  
 又致教全書至廟堂以規朝廷青報所授徵於全曰我  
 素推尊公豈肯爲此全亦青病兒反羈縛青妻至盡  
 樓欲殺青驍騎給青書書青病兒反羈縛青妻至盡  
 殺之遂併青軍擢小校胡義爲將從其于連海紹定  
 元年春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未嘗多亡慮之天長  
 民保聚爲十六峇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此皆就  
 募射陽湖浮屠數百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家周  
 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繕結水塔以觀成敗復朝  
 宗知楊州權制置全厚賞捕趙邦永邦永乃變名必勝  
 全知東南利師謀習水戰崇商至悉併舟艦之留其  
 柁工一以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葦厚募南匠  
 大治龍船自淮及海相窺於是善湖禁桐油粘葦下  
 江嚴其朝宗于結木往楊州善湖亦開于朝請以松木  
 易置之全不得已代以楸楊州善湖多重濬六月試舟  
 陽湖善湖恐其乘便通承或濶池州求通奉入朝之  
 路七月壬辰全使行德提兵三萬如海州乙未全及楊  
 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八月全趨青州爲嚴貨及石小  
 遊擊擊走小舟于也遂奪青屋園據之九月全歸海  
 州治舟益急驅諸閩人習水十一月全至楚州全山東  
 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大元者不絕故外恭順于未以就  
 錢糧往往貨貨輸大元未得少寬北顧之憂通倫不報  
 全經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與金合縱  
 約以盱眙與之全亦遣新經歷者聘全不遂二年四  
 月全以糧少爲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馬嶼告諸  
 實欲習海道規幾旬也六月全資淮安牛馬騶趙五囑  
 合亡命離北軍分往盱眙略牛馬九月全在連海祝  
 繼陽官歸東平拜方士許先生未幾還書燕張國明等  
 怒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爲有是言也全  
 曰廢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  
 不能報復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吾之罪也十一月十  
 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東與更全也全密遣軍掠高郵  
 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葉秀發遣宗師武鎮民兵捍  
 楚州軍械所敗三年二月壬寅御前軍器庫火得發于外  
 楚州軍軍械也全欲銷未兵備故使樁行且伏殺于者  
 謀入爲亂以不得入於是先度江兵甲盡表檮刑刑  
 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度江分兵徇通泰以趨  
 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  
 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難反而難逃也錢糧乃  
 挾大元李宋二宣差恫嚇虛鳴而使國明達諸朝而大  
 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議李宜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  
 七月召國明稟議全以寶玉寄其行實從所過揚言李

相公英略絕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  
 錢糧使當邊境徼倭要津求主其說既見廟堂以百口  
 保全不叛八月全將周師風不順爽香禱曰使全有  
 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聞數日會全編麥舟過鹽城  
 縣朝宗喉疾將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庚午水陸數萬  
 徑趨鹽城戍府陳益棧強皆通全入城據之知縣陳萬  
 諭城全退師又遣使曾珍李易入山陽求揚州軍言  
 鹽城全退師又遣使曾珍李易入山陽求揚州軍言  
 之助皆不答朝宗乃遣下整頓兵扼境全留朝宗董友  
 守鹽城提兵往楚整與遇應軍道至擊柝聲言全言于  
 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全自棄城去虛軍民驚擾未  
 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  
 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則則與果不受朝  
 廷爲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鄰  
 損損紹雲通判揚州趙城夫暫攝事全遣舟益急至發家  
 取結板鐵鑄錢爲鈔券熬人脂燭灰列炬懸燈招沿  
 海亡命爲水手又給瓊灰以爲大元爲詞邀增五百人錢  
 糧求普者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未即自轉輪  
 海入鹽城以贖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敵不飽  
 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有養北賊賊淮民之語聞  
 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遣人以金牌誘周安民等  
 造浮梁于論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樞港濤河引淮  
 船入湖爲攻挽水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  
 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覆覆之思  
 奈何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爲政使全難處全  
 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決計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  
 之備之輩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  
 之倘不能滅方保全心善善相見之甚慎范亦請調兵時  
 彌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  
 豈不善處獨獨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密奏  
 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濟之乃約紹見帝詔范言全  
 狀帝有憂色清之即力贊討全帝意決清之退以帝意  
 告彌遠彌遠意亦決乙巳金字牌進善相煥章閣學士  
 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散聞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蔡  
 直寶章聞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  
 才軍器監制置司參議官下詔曰君臣天地之常經  
 刑賞軍國之大柄順斯柔撫逆則謀夷惟我朝廷之業  
 南北念山東之歸附即淮而後視視爾遺棄本吾亦  
 子故給資糧而脫之候符賜爵秩以示以寵榮生而食  
 者論十年惠而養之如一日此更生之恩也何負汝而  
 反耶蔡直全僑於吳興韓龜蟻聚初無橫草之功人  
 而獸心昂勝擢髮之罪總爲基原公陸梁因困餉之  
 富以嘯集僑徒挾品位之崇以符制官吏凌蔑節制殺  
 逐邊臣凌辱我民輪掠其家假威以爲畏已犬吠主  
 旁若無人姑務包含愈滋猖獗速效捷於鹽邑龜蟻聚

於海陵用怨酬恩極惡暴暴爲封豕以洩貪婪無厭  
 怒螳螂而當車滅亡可得故神人之共憤豈覆載之所  
 容合是弗圖孰不可忍李全可制奪官爵停給錢糧勒  
 江淮制置諸軍而討伐因朝野金議堅一意以勦除  
 蔽自朕心誕行天罰肆于衆土久衝激憤之懷憤爾邊  
 氓期洗沈沈之痛益勉忠於過爾加以其赴功名凡  
 得從舉宜效順奮新情到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銀絹  
 條式手羣聽應撫斬斷到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銀絹  
 二萬匹同謀人次第擢賞能取奪見占城壁者州除防  
 禦使縣除團練使將佐官民兵以次推賞選全頭目兵  
 卒皆我遺家豈甘從叛詔由劫制必非本心所宜去逆  
 來降並與原罪若能立功效者更加異賞鄭行德國安  
 用雖與逆全管兵然屢效忠款乃心本朝焉均于世環  
 雖爲逆全信用然俱通古今宜職逆順如率衆來降當  
 加擢用四方士人流落淮甸一時陷賊實非本心如能  
 相率來歸當與赦罪海州連水軍東海縣等處有爲逆  
 全守城壁者舉城降富當推恩時青以忠守境屢立  
 驗功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亦爲逆全謀害俱加  
 贈典追封正廟愍以威報處既有辭於苗民惟斷乃成  
 斯克卒於淮蔡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詔謂清之所代也  
 促刑襄淮西諸軍赴援王子全兵突至濤頭城夫恐欲  
 走副都統丁勝劫關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  
 堡皆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若  
 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濤淺每  
 日設有窰至未圍大城先襲堡若何可不備盛暑中督  
 軍濤淺人皆苦之覆朝亦以爲笑既濤淺決新塘水  
 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濤亦以爲笑既濤淺決新塘水  
 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濤亦以爲笑既濤淺決新塘水  
 勝聞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圍戰守外用調停之說是  
 日瓊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瓊夫  
 亟遣劉易即全屬投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  
 我戰非相給耶卿者不受惟留省劉瓊夫始知全給已  
 亟發牌印進范容丑全奉秦州城濤于那傑宗雄武通  
 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感之全得距理未濟恐  
 令縣尉某如全全全以增糧省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  
 百萬以降乙卯那傑雄武開門導全濟師使吏出迎全  
 入府都治濟發官出所獻錢數曰曠者獻汝私職耶若  
 泰州府庫則我有何全假獻錢曰乃舍濟金私職耶若  
 堂盡收子女貨幣財物全假獻錢曰乃舍濟金私職耶若  
 先取揚州度江蕭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人趨入揚州矣  
 江其可度耶那傑對曰而今惟有徑揚揚州耳甲子  
 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聚宜陵丙寅至灣頭立岩據連河  
 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騎駐山空伺三城機便丁卯全  
 攻城東門不利賊將張友呼城東請見全全隔濠立馬  
 相勞苦菜切責之全彎弓抽矢回突而去戊辰張璠藏

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聚宜陵丙寅至灣頭立岩據連河  
 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騎駐山空伺三城機便丁卯全  
 攻城東門不利賊將張友呼城東請見全全隔濠立馬  
 相勞苦菜切責之全彎弓抽矢回突而去戊辰張璠藏

友龍王鎰張青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進人請援范察親出堡塞西門列陣待之全不取動理等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察以兵益之全兵亦增募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張進福力戰兵萬人至與州上琪統制張遠張大連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田四擊之為數載殲者五千遠大連死之淮西援兵亦遇全統制高力戰城中俱不知也裏兵敗全兇殆益振每曰我不要淮上州縣度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泖澤水統制陳達率勁騎之范察出軍迎擊乃去是日金玚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營柵全將劉全出戰玚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制自困之安全悉眾及驛鄉農合數門萬出若圍三城制自困之安全悉眾及驛鄉農合數門萬出若圍三城制自困之安全悉眾及驛鄉農合數

沮削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合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惟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山堂矯情自肆是晚燕大元宣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終在南岸之耳全乃取詰朝服南向歷歷生坐樂再拜祝勝於道士曰國明誤我致下如南投派派生強股有脚山于道士者老矣全迎致之初見全即歎曰我業債合在此償耶占事多驗尋為軍師及見全焚諸命謂曰相公死日我死今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逆然為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節度使哉語訖則一賊竊盜固安撫提刑所得捕不死何為入見全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為賊已斬之范察夜議詰朝所向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知出堡塞西門王宣全置酒高會山堂有堡塞侯卒識其槍垂雙拂為號以報范喜謂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全而西取官軍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捕南軍官軍見賊突圍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軍並進擊賊賊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率諸將以制勇軍准軍感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煤壤全騎陷不能拔制勇軍奮槍三十餘刺之全曰無救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上眾獲目無得爭以非敵故我卒碎其甲而分其鞍馬器甲周海請降全須兵卒伍不暇問甲辰賊軍全軍入周海請降全為首以竟其逆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提書制置司議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伏弩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中應曰汝李全已為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夜半火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察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丙午黎明英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回糧倉數野別將迨至大儀不全是英人葬新塘骸骨得全首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牙神徒廟無應大怒斷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湖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如額頤明董權禍及已唱論云全未死至有資遜士吳大理等助煽之及秦州凱奏繼上淳言始定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甲寅善相來稿師二月命制置所獲賊會二十八人獻俘于朝且定奇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又遣趙楷往稟廟三日月庚寅祭有鼻鳴于牙占之吉別遺余子才率王晏

等將萬五千人與于玠角取鹽城卒已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庚子鹽城賊董友王海以兵圍下整若玠擊却之卒卯遣總轄韓亮成示昇率多乘船及民船四百八射陽湖擊賊于海口丁未亮破賊于翟渭己酉范葵分兵進至平河橋賊甚多子玠整敗賊將王國興于岡口斬庚申初四月丁巳敗賊于十里亭賊兵爭門圍城庚申初四月丁巳敗賊于十里亭賊兵爭門圍城庚申初四月丁巳敗賊于十里亭賊兵爭門圍城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鄆邑丘城降孫五季家傑率各挾智力為為封疆自衛位號以爭長雖天賦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既存李氏納款至于太宗吳越諸史京泉歸漢太原遂僅北漢孟昶劉鋹等列傳唐史之今做歐陽修五代史記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鑒者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七  
世家一  
南唐李氏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鄆邑丘城降孫五季家傑率各挾智力為為封疆自衛位號以爭長雖天賦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既存李氏納款至于太宗吳越諸史京泉歸漢太原遂僅北漢孟昶劉鋹等列傳唐史之今做歐陽修五代史記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鑒者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鄆邑丘城降孫五季家傑率各挾智力為為封疆自衛位號以爭長雖天賦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既存李氏納款至于太宗吳越諸史京泉歸漢太原遂僅北漢孟昶劉鋹等列傳唐史之今做歐陽修五代史記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鑒者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鄆邑丘城降孫五季家傑率各挾智力為為封疆自衛位號以爭長雖天賦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既存李氏納款至于太宗吳越諸史京泉歸漢太原遂僅北漢孟昶劉鋹等列傳唐史之今做歐陽修五代史記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鑒者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





大丈夫何往不取富貴豈必為妻子死哉元聽之將其  
衆歸太宗景盡誅其妻子世宗素知元驍果得之甚喜  
初為檢校太僕寺卿使淮南平改隴州防禦使宋  
初從平李重進改沂州防禦使為滑州巡檢使其節帥  
不協詠奏元為同產妹婿宋求事得釋詠元復姓  
舒氏開寶五年為白波兵馬都監太平興國二年卒年  
五十五特贈武泰軍節度元辯捷強記治部日或奏其  
不親獄訟事多寬濶太祖詰問之凡所詰元必具誦  
款占指曲直太祖甚嘉歎之子知白知雄知崇知白  
至作坊使知雄初補殿直雷有終薦授供奉官郵運路  
駐泊都監後辭疾居嵩山知白嘗奏事太宗語之即  
召出授西京作坊副使皇福都巡檢使真宗初懇請入  
道歸舊職復為王嗣宗李元則所薦授供奉官使  
歷知棣州麟州節度使又知處州復入道而賜紫  
冠服號崇玄大師嘗獻字母圖有詔褒獎乾興元年卒  
年八十一知崇歷內職至供奉庫使嘗為廣州幹轄  
河北安撫副使知白子昭遠大中祥符五年任大理  
評事因對自陳改大理寺丞賜進士第至太常博士

韓熙載字叔言淮州北海人後唐同光中舉進士名聞  
京洛父光嗣為平盧軍節度使同光末青州軍亂遂  
其帥符習推光嗣為留後明宗即位詔韓熙載奉江  
南僑偽吳越和常三州從事李昇僑偽為秘書郎令事  
其子景於東宮景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熙載  
自言昇昇知遇不得顯位是以我屬嗣君也遂上章言  
事切直景嘉納之又改吉凶儀禮不如式者十數事大  
為齊丘焉延已所忌昇將拜以熙載知禮令兼太常  
博士時江左草創典禮多闕議者以昇繼唐昭宗之後  
廟號合稱宗熙載建議以為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  
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典與之君廟  
號稱祖以為昇與既庶之業請號祖景由是益加恩  
禮權知制誥熙載性懶慢朝直多闕未幾罷去晉天福  
末中原多事江南非熙載與徐鉉上疏請實于法覺  
敗而還景釋不問非熙載與徐鉉同疏請實于法覺  
延魯宋齊丘之黨也熙載為齊丘所排鉉和州司馬語  
在徐鉉傳久之召為虞部郎中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  
世宗平淮甸景患國用不足熙載請鑄錢錢及煙藥位  
卒行其議以熙載為兵部尚書充錢錢貨貨益輕不  
勝其弊熙載亦自悔熙載善為文江東士人道釋載  
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絕又累獲賞賜由是皆妓妾  
四十餘人多善音樂不加防閑恣其出入外齋與賓客  
生徒雜處煜以其盡忠言事垂欲相之終以惟薄不修  
責後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載盡斥諸妓車馬即路燈之  
改收書監俄而復位向所斥之妓稍復而乘其如  
故煜歎曰吾亦無如之何遷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  
旨開寶三年卒年六十煜痛惜之贈左僕射平章事諡

文靖葬於梅頂岡謝安墓側命徐鉉集其遺文熙載才  
氣俊逸機用周敏性高簡無所卑屈未嘗拜人雖造  
遂終不中國大臣時左執事韓熙載對曰趙鼎趙鼎  
視不常不可測也及太祖登極景益重之頗以文章自  
負好大言初乾德丁卯年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又  
在晉分時太宗鎮定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是歲熙載著  
格言五卷自序其事云魯無其應韓子格言成之人多  
笑之

馮謐本名遜字叔文其先彭城人唐末南渡家于新  
安李昇嘗號立子景為太子遜與元延已俱以文學得  
幸及昇嗣位景遷至中書舍人晉開運末周太祖大亂兵  
遣盜與謀議大夫陳實傳安晉開運末周太祖大亂兵  
救效用復為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江南以揚州為東  
都命謐副留守周世宗下揚州謐先為僧匿于佛寺  
為官軍所獲世宗釋之授太常卿賜與甚厚數年拜刑  
部侍郎放還為戶部尚書建隆三年煜遣來貢因表求  
舒州田宅詔賜之後改常州觀察使而卒子仇歸中朝  
與兄儀儀並進士第仇文辭清麗嘗著晉晉頌時人  
稱之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典諸部皆有治跡咸平三年  
知福州李特賜錢十萬錄其子少儉杜門讀書不交  
人事及長善學尤長於論議陳喬韓熙載徐鉉等共  
薦於景為秘書省正字直崇文館煇煇位遷虞部員外  
郎史館修撰未幾知制誥為內史舍人有李平者本嵩  
山道士揚言依河中帥李守貞漢乾祐中守貞反遣詞  
與舒元之師江南守貞敗逃易姓名江南以為員外  
郎遷衛尉少卿舒州刺史戶部侍郎平好神仙修養之  
事動作妖妄自言常與神接佑亦好神仙遂相善二家  
皆置淨室圖神像常被髮裸袒處室中人亦不得至  
督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禮置牛籍萬平刑司農寺以  
佐之事行未幾大獲未幾而罷比以為眾所非因憤  
怒歷歷大臣與握兵者為朋以此將謀反及言國將  
亡非已為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知  
省事又薦星官楊照澄為樞密使小校侯典典禁兵恩  
不納佑益忿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煜手書教  
戒之佑不復朝謂乃於家上書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  
匹夫不可奪志也近者連上表章指陳姦惡何面目以  
見士人乎遂自縊死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之子幼以父蔭為軍校父死  
難於滁州舉進士池饒二州刺史勳於吏事人為請  
都虞候復遷神策軍都指揮使諸老將相次皆死而  
繼勳尚少遂為大將資產優贖營第舍車服富枝葉潔  
飲食極遊宴之好及宋師至諸軍多效制繼勳欲盡之

連降每眾中流言願道國中蹙弱姪紹傑亦以繼勳故  
為密檢令紹傑入見煜陳歸命之計會有風雷繼勳  
又懼陳而拘之及因請出視親兵千餘守闕城為宋師  
所掩一日煜躬自巡城見宋師列柵城外旌旗遍野始  
驚懼知為左右所蔽及巡城還繼勳從至宮殿乃責其  
流言或眾及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軍士悉集  
制其內項刻都畫紹傑亦被誅煜皆赦其妻子

周惟簡節度使居好學問明易義煜召為國子  
博士集賢待講項之以度部郎中致仕宋師圍金陵煜  
求能使交兵者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和之  
召為給事中與徐鉉奉使至京師召見煜甚歡惟簡  
惶恐反言曰臣本居山野無任進之意李煜見責惟簡  
臣素聞終南山多雲霓事變後願得栖隱太祖許之江  
南平以惟簡為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開寶九年上書  
述前志求解官蓋不得已非其心也改度部郎中致仕  
以其子總為京兆府都縣主簿俸就養太平興國初惟  
簡自終南至闕下求入見有司以致仕官非有詔無  
求對之制乃還歲餘復上表自求用除太常博士遷木  
部員外郎卒後舉進士至都官員外郎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二百三十八  
世家二  
西蜀孟氏  
西蜀孟昶初名仁贊及僭位改焉其先邢州龍岡人父  
知祥事後唐武皇武皇以弟之子妻之是為瓊華長公  
主同光初知祥為太原尹知留守事三年平蜀四年以  
知祥為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明宗即位命  
知祥討平東川知祥自領兩川節度明宗即以授之長  
興四年封蜀王許行墨制五年閏帝立乃稱帝於蜀改  
元明德時清泰元年也事具五代史列傳李氏本莊宗  
嫡嗣以賜知祥天祐十六年己卯十一月生昶於太原  
初知祥錫西川不及以旅行天成年奉遺骸校迎家  
太原明宗因命送長公主及昶與所生母至蜀公主  
以長興三年卒知祥初昶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借職  
以昶為檢校太保同平章事聖宗宮使東川節度知祥  
疾立為皇太子權監軍國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卒昶襲  
位年始十六此種明德年號委政於趙季良張知李  
仁罕等二年奪其母李氏為皇太后四年改元廣政後  
以事誅仁罕知祥未親政事十二年加號廣文英武仁  
聖明皇帝昶知祥末秦州節度使何建州防禦使石奉  
碩俱以城降昶時契丹亂華漢起并門中土堙早連  
歲昶益自大開閭閻行郊祀禮自此君臣者繼及周世  
宗克秦鳳始懼放還先所獲漢州刺史胡立致書世

宗稱大蜀皇帝且言家世那壘願教鄉里之分世宗怒  
其無禮不容昶愈不安乃於節內夔夔多積糶糶  
置府放用度之不足遂鑄鐵錢其內凡器用皆鐵為  
之者置鐵為保正趙崇嗣等分掌機要總內外兵柄昭  
遠伊密韓保正趙崇嗣等分掌機要總內外兵柄昭  
李氏謂昶曰吾嘗見莊宗跨河與梁軍戰又見爾父在  
并州捍契丹及人蜀定兩川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  
故士卒畏服如昭遠者出於微賤但自爾就學之年給  
事左右又保正等皆世祿之子素不知兵一旦邊疆警  
急此輩有何智略以禦敵高彥德是爾父故人秉心忠  
實之所經練此可委任昶不能適用其言及太祖下荆  
楚昶欲遣使朝貢昭遠等固止之太祖詔蜀之御史將  
卒先在江陵者並放還仍給賜錢帛以遣乾德二年昶  
遣孫遇楊錫趙彥為謀至京師彥帛籍籍與昶并州  
劉鈞魏九帛書以告其書云早歲曾奉尺書遠達睿聽  
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泊俾傳之嘉音  
河便遺前鋒而出境先是太祖已有西伐意而未發及  
覽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命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充  
風州路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使符彥魯  
都指揮使彥進充副都部署樞密副使王仁贍充都監  
龍捷右都都指揮使史德充馬軍都都指揮使史德右  
都都指揮使張方充步軍都都指揮使龍州防禦使張  
凝充先鋒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繼滿充先鋒若  
內染院使張延澤充馬軍都都監龍捷右都都指揮使  
都監供奉官田仁充先鋒都都監龍捷右都都指揮使  
都監供奉官田仁充先鋒都都監龍捷右都都指揮使  
都監供奉官田仁充先鋒都都監龍捷右都都指揮使  
都監供奉官田仁充先鋒都都監龍捷右都都指揮使

宗克秦鳳始懼放還先所獲漢州刺史胡立致書世  
宗稱大蜀皇帝且言家世那壘願教鄉里之分世宗怒  
其無禮不容昶愈不安乃於節內夔夔多積糶糶  
置府放用度之不足遂鑄鐵錢其內凡器用皆鐵為  
之者置鐵為保正趙崇嗣等分掌機要總內外兵柄昭  
遠伊密韓保正趙崇嗣等分掌機要總內外兵柄昭  
李氏謂昶曰吾嘗見莊宗跨河與梁軍戰又見爾父在  
并州捍契丹及人蜀定兩川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  
故士卒畏服如昭遠者出於微賤但自爾就學之年給  
事左右又保正等皆世祿之子素不知兵一旦邊疆警  
急此輩有何智略以禦敵高彥德是爾父故人秉心忠  
實之所經練此可委任昶不能適用其言及太祖下荆  
楚昶欲遣使朝貢昭遠等固止之太祖詔蜀之御史將  
卒先在江陵者並放還仍給賜錢帛以遣乾德二年昶  
遣孫遇楊錫趙彥為謀至京師彥帛籍籍與昶并州  
劉鈞魏九帛書以告其書云早歲曾奉尺書遠達睿聽  
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泊俾傳之嘉音  
河便遺前鋒而出境先是太祖已有西伐意而未發及  
覽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命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充  
風州路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使符彥魯  
都指揮使彥進充副都部署樞密副使王仁贍充都監  
龍捷右都都指揮使史德充馬軍都都指揮使史德右  
都都指揮使張方充步軍都都指揮使龍州防禦使張  
凝充先鋒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繼滿充先鋒若  
內染院使張延澤充馬軍都都監龍捷右都都指揮使  
都監供奉官田仁充先鋒都都監龍捷右都都指揮使  
都監供奉官田仁充先鋒都都監龍捷右都都指揮使  
都監供奉官田仁充先鋒都都監龍捷右都都指揮使



其子玄詰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為其副以守劍門玄詰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詰離成都而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劍州聞宋師已破劍門遂逃歸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庫而去相益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以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祖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士人為我效命三年正月祖遣其通奉伊審徵齋表詣全斌請降且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賂離之責則祖宗血食庶幾少延未援劉禪叔實故事以請封號全斌等既受其降遣馬軍都監張延諤先以百騎入城見祖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祖又遣其弟贊詣關上表言先臣受命唐臣方卯年猥以童昏繼承餘緒垂以小事大之禮關稱藩奉國之誠染習偷安因循積成所以小大之禮關稱藩王師勢甚傾心雷功如破竹願惟情事焉敢當通奉使宜以云歸止傾心而俟今月七日已令私署通奉使宜徽南院使伊審徵表歸降以緣路寇攘前進不得臣尋更令兵士援送至十一日向恐前表未達續遣供奉官王茂隆再齎前表至十二日以後相次方到軍前必料血誠上達肅聽臣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於軍門至於老母諸孫延餘喘於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恤恤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亦自量過咎尚切憂疑謹遣親弟詣關奉表待罪以聞太祖詔曰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詔曰以佳兵至於臨戎豈非志已別惟益部僻處一隅庶思借竊之愆輒肆寬宥之志潛結并寇自啓靈端爰命偏師往申吊伐靈旗所指逆孽自平朕嘗中宵撫然兆民何罪屢馳駟騎嚴戒兵鋒務宜拯溺之懷以盡招携之禮而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詔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庫府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於多福匿取合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視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上遣皇城使寶思微迎勞之四月初祖與母至襄漢復遣使齎詔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祖母為國母祖將至命太宗禮於近郊祖率子弟素服待罪勒馬太祖御幸宗殿備禮見之賜祖與妻金玉帶黃金鞍勒馬三百兩銀器萬兩錦綺千段絹萬匹又賜祖母金器三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千匹絹千匹子弟及其官屬等襲衣金玉帶鞍勒馬車乘器幣有差又遣使分詣江陵鳳翔賜其家屬帛帑疾病者給以醫藥即日宴於大明殿先是詔有司於右掖門外臨泮水起大第五百間以待祀供儀悉備至是賜之又為其官屬各營居第翌日詔曰伯禹

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井絡之墟是日坤維素為王土屬中原多故四海羣飛遂割裂於山河號僭竊於位號朕削平萬縣整綱復周漢之舊疆寵授後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于茲百揆時敘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靈夷山海之君咸修職貢一昨順長庚而授律法時而以典師先申報告之文以慰後來之衆奈爾僞蜀孟昶克承餘緒保一隅擅正朝以自尊屢歲時而滋久屬王師之攻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等懷忠於效願盡率羣臣下軍抗手疏以陳誠伏天關而請命是用昭示大信盡滌疵瑕度越彝章升於崇林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內朝勇首之奧區為之封邑率從異數式誅殊私兩宜欽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奉國公給上鎮節度使奉祿餘官除拜有差祖數日辛酉四十七太祖廢朝五日素服發哀於大明殿賜尚書令追封楚王諡恭孝肅布帛千匹葬事官給後數日其母李氏亦卒初李氏隨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憂李氏曰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何得歸老井上妾之願也時嘗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到約即如母所願因厚加賜資及昶卒不哭以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食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生焉因不食數日卒太祖聞而傷之贈財加等令鴻臚卿范禹偁護喪事昶與昶俱葬昭陽發奉義甲士千人護送七月正衙備禮冊昶其文曰維乾德二年歲次乙丑七月己巳朔二十四日戊子皇帝若曰咨爾故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奉國公孟昶贈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勳業繼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荷匪全功密兼二者國家乘乾無運括地開圖稽至德於助華體深仁於湯禹既定帝圖之亂復勇淮夷之因暨刑及衝洗滌通穢以為君人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威震實宇來同以至薄伐兩川徂征三峽惟爾昶乃室構據有巴庸而能庇畏皇靈保全宗緒知機識變委順全軀子牟觀圖之心奉伯禹塗山之會朕自問欽欽切虛虔舟車欣止之初即第錫非常之制封崇異數祈保永年景命不融奄然祖謝於戲爾有及親之孝特異備爾有達上之情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爾禮之同歸斯朕所以當寧典悲慈養不歎詢于史氏申命禮官大遣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師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孟仁贊持節冊贈昶尚書令仍追封楚王於戲式備哀榮載光簡牘南宮峻峻全楚大邦併示追崇莫超梓制始終之分朕無愧焉仍賜昶墳莊一區給守墳人米千石錢五萬初昶在蜀專務奢靡為七寶器他物稱是每歲除命學士為詞題桃

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幸寅選撰詞以其非工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又昶製位後民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署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平淮甸克關南即諱討蜀而未果至太祖乃平之昶子玄詰玄詰玄寶玄寶先平僭昶遂王昶弟仁贊仁贊仁贊保正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王檢校太師兼侍中韓保正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王昭遠工部侍郎幸寅選武信軍節度使保正軍都巡檢使李廷珪來闕下審徵授靜軍節度使昭遠授左領軍衛大將軍黃道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右千牛衛上將軍韓保正未授官保正昭遠廷珪川中各有田宅詔各賜錢三百萬又成都人王虞夔少孤有司籍其金寶仁監筆送關下太祖聞之令計其直還虞夔玄詰玄寶聖幼聰悟善隸書年十四册封秦王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嘗自書姚崇日箴刻諸石昶加銀器錦綵萬政二十一年領武德軍節度二十四年賜以兼侍中二十五年立為皇太子宋師將至以玄詰為元帥精卒萬餘旌旗用文繡以錦綉其紅是日微雨玄詰慮雲濕令解去俄雨止復旆之旌纛數千皆倒斃杠上識者異之及開劍門陷遂奔東川數日棄軍逃歸入朝與昶同日宣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昭遠玄詰羊五百口酒五百壺玄詰獻馬二百匹白玉水晶鞍勒副之移鎮貝州在鎮十餘年亦有治迹太平興國初移鎮定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從平太原就命為鎮州駐泊兵馬鈐轄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之西面會班師遣軍器庫使葉可瓊深州刺史史金鏞武將軍趙廷進歸都虞侯崔丹四人充使梁道將校使杜彥圭帥兵封滕國公人為左龍武軍統軍判右金吾衛未幾知濟州淳化初病求換淮淮一小郡養疾移知澤州卒年五十五贈侍中初玄詰在貝州凡民輸稅者皆令出商算現其餘美以備留使之用人短苦之景德中都官員外郎孔探使河北表論其事昭除之有子十五人隆記隆隆隆隆隆隆進士及第玄詰初封王與玄詰並日封拜仍檢校太師少端徵常侍射雙箭連中的昶奇之賜錢三十萬時玄詰方就學為選起居舍人陳鄂為教授至是陳願以錢賜鄂而許為鄂官嘗徵李崇崇高宗謂昶曰玄詰頗對四十卷以獻玄詰賞之廣政二十三年玄詰領州保正軍節度久之加檢校太師歸朝為千牛衛上將軍乾德五年遷右神武統軍代玄詰判金吾衛太平興國九年出為宋曹兌都巡檢又改右屯衛上將軍淳化元年四月復為右神武統軍六月出知滑州三年卒

王檢校太師二十年領州保正軍節度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師及昶降遺仁贊表請昶太祖召見德殿賜衣玉帶鞍勒馬俄授右神武統軍丁母憂起復領大同軍節度西京都巡檢使開寶四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子太師

仁裕字鳴謙初為左威衛將軍同正與仁贊同日封彭王檢校太師廣政二十年領州武泰軍節度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師歸朝授檢校太師右監門衛上將軍遷右羽林軍開寶三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子太師

仁操初為右領軍將軍同正與仁贊同日封嘉王檢校太師廣政二十一年領州武泰軍節度嘗侍射於柅子園仁操連中的者三十四年加檢校太師尤奉釋氏深究其理歸朝授右監門衛上將軍累遷右龍武統軍雍熙三年卒

伊審徵字中圖并州人父廷珪隨知祥入蜀知祥僭位以女妻廷珪僭封崇華公主廷珪廢歷嘉眉三州刺史審徵幼以孝聞母病割股肉啖之以父任歷蜀州刺史雲安權僭使廣政十四年高延昭求解職務急召為通城使知樞密院事度選其子崇度為公主及改寧江軍節度同平章事與王昭遠俱掌機務事無大小一以咨之常自以康濟稱略為己任屬宋師入境審徵首奉降表詣軍前昭遠時統軍改走時人笑之審徵歸授靜難軍節度乾德六年移鎮延安開寶末入朝改右屯衛上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判右金吾衛休養五年卒年七十五

韓保正字永吉滑州長子父昭遠從知祥入蜀及知祥僭號署珍州刺史保正初事知祥為押衙及借位以州豐德庫使兼廣庫庫使眉州刺史樞密副使復刺漢州拜官徵北院使會風翔侯益歸款以保正為北路行營都監以國岐陽時晉昌趙贊亦謀歸蜀為王景崇所逼棄城東奔仍將李廷珪先遣師保正大陳倉與大將張皮剋虜賊謀議不叶益亦中變遂還成都為雄武節度領兵出關至隴州漢兵固守保正無功而還復屯雄武廣政十四年赴成都其親吏楊皮絕訟保正不法相令斬皮保正不問俄改州寧江軍節度李昊讓度支以保正代之未幾加宣徽南院使山南節度左衛聖步軍節度使遷奉州衛南院使山南節度使又遷其子崇遠尚主初判南院高宗制涉事過問之以保正為岐路都指揮制置使屯高宗制涉事過問遷檢校太師兼侍中開太祖將加兵以保正為山南節度與元武定緣邊諸峽屯駐都指揮使及王全斌至保正棄與元保西縣王師進圍之保正懼不敢出遣人依山背城結陣以自固為史延德所破保正以麾下延德追擒之送全斌全斌置置關下太祖召升殿勞問

賜袍笏金帶齒鞍勒馬仍賜甲第未及命官而卒贈  
右千牛衛上將軍

王昭遠益州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都僧智誦為  
童子知祥鑿蜀一口俯俯於府署昭遠持中履從智誦

得入時祕方就學知祥見昭遠聰慧留給事左右昭  
嗣位以昭遠為捲簾使茶酒庫使會稽密使王處回出

知梓州視以樞密事權大軍乃以昭遠及普豐庫使高  
延昭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機務一以委之府庫財帛

恣其取不問加節眉州刺史出為永平軍節度使昭遠  
會昭武李繼勳以目疾不能視事議以開地處之數月

遂以永平讓繼勳歲為夔州寧江軍節度使母常言  
昭遠不可用視不從未幾兼領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

事及人謝求解通奏職遂以左街使張仁貴為副使知  
樞密以代之昭遠好讀書頗以方略自許宋師入境

和遣昭遠與趙崇勳率兵拒戰始發成都和遣其宰相  
李昊等餞郊外昭遠酒酣攘臂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

領此二三萬難而恐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  
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將至漢源開劍門已被昭

遠散探發言失次崇勳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皇恐不  
能起俄崇勳敗乃免胄棄甲走投東川隗倉舍下悲嗟

流涕曰盡雁雁誰隱詩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俄為追  
騎所執送關下太祖釋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廣南平

奉使交阯開寶八年卒

趙崇勳并州太原人父廷隱隨知祥入蜀廷隱率勇有  
智略知祥麾下無及者東川董璋襲成都廷隱大破之

璋奔歸為部下所殺知祥遂有其地及僭號以廷隱總  
親軍為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累遷至太師中書令

宋王諡忠武崇勳驍果有父風視自直殿直四番取  
將家及死事孤子為之始命李仁罕子繼宏趙季長子

元振張知榮子繼昭侯洪質子今欽及崇勳分爲都知  
領之後累遷至各省使周世宗克秦鳳將入蜀儀爲崇

節拒退歷左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遷其子文亮爲崇  
主加領洋州武定軍節度山南武定緣邊諸蕃都指揮

副使漢源之戰獨策馬先登及蜀軍敗獨手擊殺十數  
人為宋師所擒

高彥倚并州太原人父顯威威使彥倚從知祥入蜀  
累歷軍校爲昭武軍監押視副位遷邛州刺史改馬步

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克安都若彥倚以所部先進漢  
人燒毀關道去彥倚盡銳追之復其壘而還未幾彥

倚領州刺史俄爲奉鑿肅衛都指揮副使改右驍衛  
馬軍都指揮使加光聖馬軍都指揮使再拜解州武定

軍節度周顯德初向訓攻鳳州視令閉關不納以城歸  
至開收軍於唐倉困潰歸判官趙玘閉關不納以城歸

朝廷彥倚通歸成都視不之罪以爲右奉鑿肅衛都指  
揮使改功德使廣政二十二年出授夔州寧江軍都巡

檢校置招討使加宜徽北院事利州昭武軍節度及宋  
師至彥倚謂副使趙崇勳監軍武守讓曰北軍涉遠而

求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讓不從獨領麾下以  
出時大將劉廷讓領兵曰帝南西道騎將張廷翰等引

兵與守讓戰頭領守讓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其城廷  
讓率大軍繼至彥倚以所部將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

入彥倚惶駭夫不知計所出官羅勳勸令單騎歸  
成都彥倚曰我豈已失大木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

殺我亦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降曰老幼百  
口在成都有若一身何生舉族何負今日止有死耳即

解符印授濟其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數  
日廷讓得其骨煨燼中以禮收葬初視母語視彥倚

可任及是果能死難

趙彥新與州順政人爲本州義軍校乾與中視遣與  
典國軍討擊使孫遇及楊勳爲謀至部下彥新潛取視

與并州蠟丸帛書以告因言伐蜀之狀太祖并放遣蜀  
出師西討並以爲鄉導克與州以爲本州馬步軍都指

揮使蜀平遷本州刺史移漢州性兇率所爲不法部民  
有訴被盜劫財物物之不實彥新手殺之探取其心肝

民家詣門訴死太祖怒令杖配涪州

龍景昭夔州奉州人少行武勇事蜀爲義軍校以功  
遷職權將久之擢爲施州刺史乾德中諸將伐蜀分

兵由峽路入將歷其境景昭率官吏以牛酒犒宋師迎  
入城太祖聞之甚悅蜀平即授宋州刺史秩滿入朝改

右千牛衛將軍開寶三年卒視之入朝也爲左羽林將  
軍景昭弟處璵等四人隨行卒於道太祖憫之以其男

補供奉官殿直

辛寅運蜀人初仕視爲茂州錄事參軍視好擊毬毬盛  
暑不已寅運上章極諫深被賞納遷新都令拜司門郎

中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知武信軍府加史館修撰改給  
事中預修前蜀書拜翰林學士加工部侍郎判修史三

祖嘉之召見賜賜開寶五年爲鎮國軍行軍司馬罷職  
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關未登路而卒

李廷珪并州太原人七歲隸知祥帳下後從入蜀知祥  
僭號補軍職累遷奉鑿肅衛都侯侯賞拔階州之功領

眉州刺史會圖取鳳翔令廷珪領兵二萬出子午谷赴  
援始出谷關趙贊爲王景崇所逼遂退軍以廷珪權知

興元俄召歸授揀聖控鶴都指揮使領州刺史拜雜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州承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開

復總兵栢廷珪亦自陳求解許之俄加兼侍中蜀成都  
巡檢使改遂州武信軍節度領本鎮及保寧軍都巡檢

使王全斌之下劍關也視廷珪與其太子玄詰將兵  
來拒宋師至綿漢與全斌遇退而還玄詰與廷珪謀

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  
仁贍案籍諸所在軍須廷珪懼以告馬軍都監張延澤

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  
珪妻徐約不蓄妓樂遂於烟城家得女妓四人復假

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徐徐獲免歸蜀保正川  
衛上將王乾德五年卒先是廷珪及王昭遠韓保用

中各自有田宅視後奉表上獻詔各賜錢三百萬以  
償其直

李昊字齊佐自言唐相紳之後祖龍福建州刺史父羔  
容管從事昊生於關中幼遇唐末之亂隨父避地至奉

天值昭宗遷洛岐軍攻破奉天父及弟妹皆爲亂兵所  
殺是時年十三獨得免遂流寓新平十數年會劉知俊

領岐軍圍州城昊踰城出爲侯騎所得知俊與語甚器  
之實于門下以其女妻之知俊歸蜀爲署遂州武信軍

節度使昊爲從事王衍妻知俊後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使知俊授節令皇主留曆書建

度支使其子孝連尚視女鳳儀公主累遷太常少卿資  
州刺史長子孝達給事中蜀平隨視入朝太祖優待之

拜吳工部尚書賜第以孝達爲膳部郎中孝連爲將作  
少監親屬乘舟自峽下至夷陵妻死吳開悲愴成疾而

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吳前後仕蜀五十年視之世位  
兼將相利權實成入鉅萬嘗移其後室安妓妾與

羅綺數百人視與江南李景通好遣其臣趙季札至江  
南購得李紳武宗廟人相制書還以遺吳吳結綵樓置

其中盡白成都燈妓吳朝前迎歸私第大宴賓客晏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回王衍視宗吳草



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  
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  
樂迨至宰相習此技故為我所擒所以召還欲驗言  
者之不誣也溫叟曰臣愚不識陛下聖戒之徵言自  
是不復召迨好為歌詩雖多而不工掌誥命亦非所長  
但在蜀日卿相以奢靡相尚迨猶能守儉素此其可稱  
也

宋史卷四百七十九考證  
孟昶傳年始十六○錦里著舊傳後主即位年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九

世家三  
吳越錢氏

吳越錢氏字文德杭州臨安人本名弘微以犯祖廟  
罪去之祖諱因黃巢之亂越昭宗授以杭越兩  
藩節制封彭越郡王歷梁後唐加吳越國王卒子元瑾  
嗣元瑾卒子佐嗣佐卒弟保嗣為其大將胡進思所廢  
遂迎立保嗣其五代史保即元瑾之第九子也母越國  
恭懿夫人吳氏晉開運中為州刺史數月有僧德詔  
語曰此地非君為治之所當速歸不然不利微從其  
言即求歸國未幾有進思之變漢乾祐初授東南面兵  
馬都元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兼中書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吳越國王賜號朝聖廣  
運同德保定功臣賜以金印玉冊三年江南遣其將查  
文徵文福州保發兵擒文徵獻於高書令則廣順初  
授諸道兵馬元帥二年授天下兵馬元帥改賜推誠保  
德安邦政治忠正功臣六月丁母憂起復世宗即位授  
天下兵馬都元帥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命微以所部  
分路進討微遣偏將軍程德全攻陷臨城擒刺史趙仁  
澤路彥珍圍宣城微軍戰敗復失常州會李景上表  
求割地內附詔保五年夏四月杭州吳府會悉為  
興盡將延及倉庚保命酒祝曰食為民天若盡焚之民  
命安仰火遂止世宗聞之遣內侍賈詒恤問是歲淮南  
內屬遣翰林學士陶穀司天監趙修己使賜羊馬券  
馳白是以為常七月又遣開門使曹彬賜兵甲旗幟  
六年恭帝即位賜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  
建隆元年授天下兵馬都元帥保寧軍節度使吳延  
福有異圖左右勸微誅之微曰先夫天同氣安忍實於  
法言訖嗚咽流涕但懇延福於外終全母族自太祖受  
命保寧有年常數年遣使賜馬二百半羊五千  
秦駝三十乾德元年以白金萬兩犀牙各十株香藥一  
十五萬斤金銀珠珀器數百事來貢改賜承寧保  
國宣德守道忠正恭順功臣是冬郊祀遣其子惟潛入

貢開寶五年改賜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  
封其妻孫氏為賢德順穆夫人未幾遷幕史黃夷簡入  
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訓練兵甲江南強備不朝  
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  
將安得特命有司遣大第於薰風門外連巨教坊棟宇  
宏麗備侍物無不悉具因召進奉使錢文贊謂之日  
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北來城南建離宮令  
賜名寶蓋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以賜之詔以  
草示文贊遂遣文贊勸馬戰馬及羊諭旨於保七年元  
月賜保衣玉帶玉鞍勒馬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  
錦綺千段是冬討江南遣內客省使丁德裕勸保以保  
為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二百匹旌旗劍甲合  
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保前鋒盡護其軍李煜書  
於保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  
兵援常州加守太師詔保歸國保遣大將沈承禮等率  
兵水陸進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陵上嘗召進奉使任  
知果令諭旨於保曰元帥沈承禮有陵辱不允保江南可  
暫來與朕相見以慰慈想之意即南論功不久留也朕  
三親主輿以見上帝登堂之意江南論功以保大將  
沈承禮孫承祐並為節度使為防禦使者一人刺史六  
人九年二月保與其妻孫氏子惟潛平江軍節度使孫  
承祐來朝上遣皇子與元帥德昭至離宮迎保保將至  
車駕先幸禮賢宅視視帳之具及至詔保居之對於  
崇德殿賞白金四萬兩絹五萬匹賜裝衣玉帶金器千  
兩白金器三千兩羅綺三千段玉勒馬即日宴長春殿  
保又賞白金二萬兩絹三萬匹乳香二萬斤寶平江左  
貢白金五萬兩錢十萬貫絹八十萬兩茶八萬五千  
斤犀角象牙二百株香藥三百斤車馬幸其第又賞白  
金十萬兩絹五萬匹乳香五萬斤以助郊祭三月庚午  
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降尊或朝服上殿或書禮  
名率由豐功特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獎勵賢輝映  
古今尤為優異各爾吳越國王錢德隆宏茂器識深  
遠撫吳區於吳會勒洪洪於宗拜昨以江表不庭王師  
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轉翼帝室宸極皇  
靈而乃執圭來庭垂紳就列警事君之誠懇為羣后之  
表儀爰發徽章以旌元老可特賜朝服上殿書詔不名  
以保妻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令惟潛齋  
詔賜之宰相以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太祖  
行自我朝表異恩也保謝白金六萬兩絹六萬匹為謝  
太祖數詔保與其子惟潛宴射苑中惟潛預坐每宴  
論保保拜謝多令內侍捧起保感泣又嘗一日召宴獨  
大宗秦王侍坐酒酣太祖令保與太宗秦王敦具仲之  
禮保伏地叩頭涕泣固讓乃止會將以四月幸西京親  
零祀保懇請扈從不許留惟潛待祠令保歸國太祖安

錢於講武殿賜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金銀錦  
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謂保曰南北風土異宜漸  
及炎暑卿可早發保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  
迂遠當優詔旨即來親也保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  
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保之至逮  
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及數萬兩白金十  
餘萬兩錦綺綉羅絹帛四十餘萬匹馬坐子他物不  
可勝計保既歸國嘗祀事功盛一日命坐于東偏閣  
左右曰西北者神宗在焉天威不遠預咫尺假豈敢寧  
居乎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戶保貢御衣通天犀帶絹  
萬匹金器瑤瑁器百餘事金銀器五百事塗金銀香  
臺龍腦檀香床銀假果水晶花瓶數千計價值鉅萬又  
貢犀角象牙三十株香藥萬斤乾薑五萬斤茶五萬斤  
保又請歲增常貢詔不許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孫氏卒  
遣給事中程羽弔祭九月上言乞所賜詔書呼名不許  
三年三月來朝遣判四方館事梁迥至潤州迎勞惟潛  
先在閣下上道至離宮候保保先遣孫承祐入奏事上  
即遣承祐護諸司供帳勞保於郊又命孫承祐入奏事  
於迎春苑保對於崇德殿賜裝衣玉帶金銀器鞍  
勒馬錦羅萬匹錢十萬貫佐雜仁莫等賜金銀器鞍  
鞍馬有差即日宴長春殿令劉銀李煜預坐保貢白  
金五萬兩錢萬貫絹十萬匹錢二萬匹絲十萬兩茶十  
萬斤建茶萬斤乾薑萬斤越器五萬事錦羅絲席千金銀  
畫紡三銀飾龍舟四金飾萬福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  
梅壘酸棗各一金飾瑤瑁器三十事金銀盤二金銀  
雕象銀十銀假果樹十事翠毛珠珠花三寶七寶飾食  
案十銀飾十酸棗副馬金銀器五百五十事銀銀紐  
五十密假果剪羅花各二十副銀大盤十銀裝銀紐  
七寶飾胡琴五絃琴各四銀飾篋篋方響瑤鼓各四紅  
牙樂器二十二事乳香萬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藥  
萬斤蘇木萬斤上又嘗召保及其子惟潛宴後苑泛舟  
池中上手酌酒以賜保保飲之其恩待如此四月會  
陳洪進納土保上言曰臣伏有懇誠於肺腑幸因入  
覲輒敢上聞蓋康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慈之從欲臣近  
蒙朝廷賜以劍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鎮募卒徒  
管營戈甲特建國王之號俾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  
寵名託於隣敵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  
罷公議合從自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士器甲臣已會  
奏納外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都元帥職名豈  
皆許解罷之禍優詔不許五月乙酉保再上表臣慶遇  
臣免疾願之禍優詔不許五月乙酉保再上表臣慶遇  
承平之運遠修肆觀之儀辰春滿隆慶章極斗符之  
量寶覺滿盈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  
提義旅等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士田討平一方之僭逆  
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請諸吏之心然而稟號令於關

庭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  
陛下嗣守丕基制平諸夏凡在率濱之內悉歸輿地之  
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  
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部  
家春雷發聲元為聲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莫大焉不  
勝大願願以所管十三州獻于陛下執事其間地里名  
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  
傾向特降明詔允茲至誠詔曰卿自朕纂臨事恪禮  
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事恪禮  
親文物之全盛喜書親日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遠志江  
海之志甲兵樓櫓悉上於有司山川田土又盡獻於  
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承忠烈所請宜  
依丁亥詔曰漢寵功臣幸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  
表海之邦其有奄奄勾吳早錦星紀包茅入貢不絕於  
累朝羽檄起兵備嘗于百戰迨當輻輳而來勤勞以提  
封而上獻宜遠內地別賜委田彌昭啓土之榮俾增書  
社之數吳越國王錢俶天資謙遜世濟忠貞夙積德於  
靈源書大勳於策府近者慶沖人之踐祚奉國典而求  
朝朝草羽毛既修其常貢土田版籍又獻於有司願宿  
衛於京師表乃心於王室奉茲誠節宜茂茂尤是用列  
西楚之名區析長淮之與輿建茲大國不遠萬封載疏  
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奇時其爵邑施及子孫承夾輔  
於皇家用對揚於休命垂厥百世不其偉歟其以淮南  
節度管内封保為淮海國王仍改賜軍鎮淮海崇文耀  
武宣德守道功臣以禮賢宅賜之惟潛為節度使兼  
侍中惟潛為節度使惟潛為國輔使惟潛為節度使兼  
為刺史弟保信並為觀察使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為  
節度使禮隆盛冠絕一時是歲七月元中京張燈  
令有司於保宅前設燈山陳燈案以寵之八月令兩浙  
發假總麻以上親及管内官吏悉歸朝凡月一千四十  
四艘所過以兵護送杭州貢假案人凡八十有一人  
以三十六人還杭州四十五人賜假假上表謝上親盡  
付中書送史館四年二月宴苑中保被病不能起上  
命以銀裝有與送歸以賜之四月從征太原賜羊三  
百酒十斛保小心謹恪每晨趨行闕人未有至者保必  
先至假寐以待且上知之謂保曰卿已中年宜避風冷  
自今入謁不須太早也特賜御前二大燭以賜之令先  
赴前帳上嘗賜從臣食於中路帳前賜酒羊酪醢  
酒如能飲飲上見其堆吐因顧保曰卿連日所請如虎  
猶能飲如黑者也會劉繼元降上御連城擊誦軍中先  
亡命太原者願謂保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  
血刃深可嘉也保頓首謝保中途被足疾車駕親臨問  
令太醫然艾以疾疾尋愈還京策勳宰相進擬加食邑  
萬戶實封千戶上即改白麻倍加食邑二萬戶實封二  
千戶五年八月保被病上臨問賜白金萬兩錢千萬絹

萬匹金器千兩賜其子惟壽惟治白金各萬兩是冬車駕幸大名府詔使乘肩輿與御路六年又被病賜告久之上遣中使賜假文極棋局水精棋于乃論旨曰庶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遣日八年十二月言曰臣以殿閣之軀蒙被恩寵感戴萬萬兼職數四元帥之任實本於兵權國王之號蓋於帝室尚書總百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維師冠於上台開府當於極品臣之曩項問克負荷邦國之制式著等威名器之問固有涯分徒違罪戾以取顯階伏望聖旨特從省罷不報所以上下詔曰分茅胙土所以彰世及之典大略繁縟所以表名器之重至若囊囊勳德越典常咨于舊章委推異數乃有禮好謙之德形固之辭放論再三確乎不取用曲至公之論式尤知止之風淮海固王錢俶方岳炳靈風雲通感奄有勾吳之地不忘泉隗之心掃境來朝泉宗宿衛籍其土宇入于朝廷式昭職員非之淮海居天子二老之任啓其王萬戶之封併加寵異用答忠順而乃履形表疏顯官榮發於深衷誠不可奪若以竇臺假伯武庫藥兵天下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行顯靈元帥之名勉由由衷之請其乃世祥明德存於帶礪之盟帝費良賜能於台輔之任極取賞之爵增銜食之封非足歸庸庸以昭德勉肅澤取副眷懷可罷天下兵馬大元帥餘如故魏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春出為武勝軍節度使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病詔免入爵將發賜玉束帶金唾壺梳等假四上表讓國王改封王瑞拱元年春徙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墜正殿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似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瑞卒日同人皆異之上為廢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諡忠懿仍正衛衛禮發冊曰皇帝若曰吳穹眷祐賢哲挺生稟象維之純精資稟綸之盛業作民父母為國翰垣其存也冠中臺而崇諸侯其沒也峻徽章而崇禮命咨爾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武勝軍節度鄧州故安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戶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錢俶嗣祖考之令德與東南之奧區開國承家本仁祖義以忠孝而保社稷以廉讓而化人民勸孝於累朝克惠綏於一境世傳威略志業聲明當武庫戰兵洞開詩書之府泊林陵開罪維張旂角之師致區宇之同文賴忠良之協力建於繁紹益享壽高嘉乃明哲而保身務傾輸而竭節盡獻土壤歸闕庭于嘉明功荐錫殊寵而道隆簡退志尚謙沖履辭之權難奪范宣之讓朕深惟數著俾就養園爰出嚴於大邦庶聿臻於眉壽式暨元老永輔眇躬何天道之難謀而梁木

之斯坡長沙既往空存甲令之勳征虜云亡但見雲臺之像開爵從於異等嗟悼廢於臨朝寧訓柱石之勳末極君臣之分庸加典與以厚始終今遣使大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鄧州鄧國侯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鄧贊持節冊詔為秦國王嗚呼德無不報子敢忘於格言而有知尚欲於天命嗚呼哀哉命中使使其喪葬洛陽白銀至世有吳越之地僅百年管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任而後請命於朝有至使相者假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為元帥三十五年及歸朝卒子惟演惟清皆童年召見恩勞並起家諸衛將軍奉太后命終窮極富貴福祿之盛近世無其類惟演亦充太常卿大帛之衣帷帳百用無絕其不重味頗知書雅好吟詠在吳越自編其詩數百首為正本集因陶穀奉使至杭州求為之序性謙和未嘗玩物在藩日每朝廷使至接遇勤厚所上乘輿服物器玩物作精妙每遣使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其恭謹如此崇信釋氏前後遣寺數百歸朝又以愛子為僧草書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卿善草聖可寫一二紙進來俟即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綠象牙管筆龍鳳墨蜀箋盈丈紙百數篇久病家居有黃門疾海夜復得酒其弟即見因出葉數九謂彼日此頗瘳曰疾海王即俶之弟也偶去家人皆惶駭不測彼曰此但醉耳又何疑哉後數日上聞大驚捕海繫獄決杖流海島初俶為胡進思所立處其兄俶從越州資給豐厚進思感請除之恐為後患俶泣曰若殺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當退避賢路進思慚而退俶慮進思害你遣親將薛溫為守衛飛之曰委汝以保全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扞之溫至越旬餘有二卒夜持刃踰垣入俶閤戶扼之呼聲達於外溫頓首而入斃二卒於庭中乃進思之所遣也進思因憂懼疽發背卒後左右屢有以俶為言俶終拒之俶居越州二十餘年卒俶自左建隆以來貢奉不絕及用兵江浙所費十倍先足銀與戰士多賜已姓後復歸朝皆稱同宗淳化三年詔令俶本姓又浙中劉氏避諱改為金氏亦合還故景德中有司請以禮賢宅為司天監真宗以先朝所屬不許大中祥符八年子惟演等復表上之詔賜錢五萬貫仍各賜第一區子惟演惟清惟演惟清惟潛惟濟惟道至詔州團練使惟演惟清惟潛惟道至左龍武將軍棗州刺史惟演自有傳

惟潛子禹川俶嫡子也裁數歲表授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大使檢校太保鈐轄兩浙管內土客諸軍事建隆元年加大使檢校太師三年領建武軍節度乾德初加檢校太尉是年冬來朝因侍禮南郊六年復來朝初祀命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迎勞之開寶二年授鎮東兩軍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兩浙制置營田發運等使未幾來朝太祖宴苑中令黃門奏韶樂與諸王同席而坐賜白玉帶珠綴衣水精鞍勒御馬賜資鉅萬計月餘歸歸日又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四年又來朝因侍禮南郊寵待殊等及大兵征金陵惟潛從父下毗陵以功加平章事九年隨俶入朝俶先歸留惟潛居延禧宮西洛太宗即位加兼侍中太平興國二年丁母妃孫氏憂起復加鎮東大將軍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俶將入朝惟潛先奉方物來貢詔戶部郎中侯濤至泗州迎勞之賜衣無算并增其食邑三年隨俶來朝俶盡歿浙右之地改封淮海王從惟潛三年節度使冬名雅熙元年詔改山南東道節度四年從鎮安州惟潛雖再移鎮常留京師備拱初封藩國公俶歿起復後加兼中書令惟潛與俶諸子共造錢金綾羅犀玉帶犀犀角象牙丁香金玉馬腦鞍勒金玉珠翠首飾樂器博具器血什物馬騾牛驢車凡數十萬計俶妻命氏又進金銀十餘萬犀二十株通犀犀犀玉帶二十二條水晶佛像十二事惟潛又進女樂十人上不納各賜錦綵三十段遣還之淳化初杭州以錢氏家廟所藏唐梁以來皇朝所賜玉冊玉冊各三副鐵券一上來上悉以賜惟潛明春春得疾卒年三十七歲朝二日追封鄧王諡安僖中使典與寺守古守護守古至西京作坊使守讓子希仲以隴西遠徙備庶使天禧四年錄諸國之後加領棗州刺史改東萊院使守讓頗勤學為文章退居冬間開讀書屢獻頌頌真宗優詔褒獎有集二十卷子想曹曹王元俶女長安縣主

惟治字和世歷王侁之子徐初遷於越而惟治生俶愛之養為己子幼好讀書八歲授南浙牙內諸軍指揮使判軍糧營田事又改德化軍使遷檢校太保台州團練使乾德四年四月制授寧遠軍節度檢校太傅仍兼治從俶惟潛節旄同日而至國人榮之王師討江南惟治從俶率兵下常州策勳奉入貢無命賜其厚惟治又獻塗金銀香師子香鹿鳳鶴孔雀寶裝合印金裝器萬事異綵綾千匹薛日賜襲衣玉帶塗金鞍勒馬金銀器綵線萬計太宗即位進檢校太尉太平興國三年俶再入朝又權國事一夕庭中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仗劍中令取後顧者斬項之火息妻族有隸帳下者視親犯法惟治命仗背於府門俶既納土朝廷命考功郎中范杲知杭州惟治奉兵民國籍節度管營授與其弟惟演惟演惟清惟潛惟道內侍護鞞司供帳迎勞至京師即日召對長春殿賜衣服金帶鞞勒馬賜改鎮國軍節度五年八月車駕幸俶第召見惟治賜白金萬兩惟治奉章隸尤好二王書嘗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家藏書幅圖書甚眾太宗知之嘗謂近臣曰錢俶兒姪多工草書因命翰林書學質不顯詰其第獨取視之曰諸錢皆效所仿亞柄之迹故筆力軟弱獨惟治為工耳惟治嘗以鍾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跡戶七軸為獻後詔褒獎雅熙三年大出師征幽州命惟治知真定軍府兼兵馬都部署前一日曲宴內殿惟治獻詩帝覽之悅酒半遣小黃門密諭北面之寄至則訓兵享士頗勤政務設廚餼於城門以待俶俶初惟潛雖嬌傲然俶以其放蕩無檢故器惟治再俾樞國務營一夕俶暴疾孫兒悉奴符奮付惟治俶惟潛知之甚悲俱泊入朝惟潛止奉朝請而委惟治俶任焉俶歿遺還上表請罷惟潛惟潛不許惟治請罷惟潛特請罷罷上表請罷惟潛惟潛不許惟治既病心恍惚家事不肅成平初俶僮奴以竊私殺入於庭事連問閭真宗為停按鞠止授右監門衛上將軍其子駕部員外郎不責授鄧州團練副使厥年頗貧置景德中其弟惟演獻文上對宰相稱其公王之後能苦心翰墨合記其名因曰錢氏繼世忠順子孫可念知開惟治頗貧之尤可矜制轉轉右武衛上將軍月給奉十萬累加左監衛上將軍左神武統軍大中祥符七年七月卒年六十六對太師初有司授統軍陳承勳孟珙御當獨者不欲官給俸奉為罷詔錄其四子官及外弟子腎親校並親親之惟治好學聚圖書萬餘卷多異本其皮陸為詩有集十卷書迹多為人藏祕晚年雖病廢猶或揮翰真宗嘗語惟演曰朕知惟治工書然以疾不欲遣使往取卿為求數幅進來翌日為聖製詩數十章以獻賜白金千兩初鎮四明書夢神人被甲自稱西嶽神謂惟治曰公有缺文即捧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鎮三十年子丕字簡之幼好學雅觀中使上言欲求舉進士太宗以其世家子特召試內書授秘書丞賜金紫累遷駕部郎中嘗知新淦縣又知衢州惟治承以將作少卿起復俄為三司戶部判官卒於光祿少卿



餘直印得之矣已而果然乃杖配之以古州防禦使留  
再任遠度州觀察使知定州有婦人待前妻于不仁至  
燒銅錢灼性濟取婦人所生兒置雪中械婦人往視  
兒死其慘毒多此類遠武昌軍節度觀察使後改保靜  
軍留後惟濟賓客豐家無餘貲嘗賜白金二千  
兩所負公使錢七百餘萬辛附平江節度使蓋言惠遣  
使護募車賜賻錢二百萬緡千匹有玉李集二十四卷惟  
濟有吏幹能賤下而性苛忍所至率莫滿獄重囚悉市  
或斷手足探肝膽用以威眾觀者色動而惟濟自若也  
微字誠允悅之異母弟也本名信淳化初改賜功為沙  
門及長頗謹慎好學似裴園封命為鎮東軍安撫副使  
周顯德四年奏署衢州刺史太祖平揚州假遣徽入賀  
命閩門副使武懷節齋迎勞賜資甚厚及歸又賜玉  
帶名馬錦綵器服開寶三年代兄僕知湖州充宣德軍  
安撫使徽奉詔攻毗陵命徽督漕運太平興國二年從  
徽之請授新橋備等州觀察使仍知湖州徽兄徽為慎  
瑞師等州觀察使入朝以徽為隨州觀察使儀為金州  
觀察使侍祠宮太廟監會賜從官馬太宗赦有司曰錢  
徽儒者宜擢馬給之未幾出判和州在職十七年咸  
平六年卒年六十七贈昭化軍節度使徽嘗學博涉經史  
少夢人造以大觀白是樂為文辭頗敏速高瞻當時因  
中詞翰多出其手歸京師與朝廷文士遊詠不絕淳  
化初嘗獻皇猷錄咸平又獻光聖錄並有詔嘉答所著  
有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吳越備史十五卷備史  
遺事五卷忠誠王勳業志三卷又作貴溪史自叙傳一  
卷善飲酒百卮不醉居外郡嘗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  
可倫擬微問其狀曰飲益多手益益微曰此亦常事非  
善飲也

善飲也  
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子佐昱豐尚幼國人立條蓮  
以昱為威寧大安二宮使微嗣國承制授秀州刺史太  
祖受禪微遣昱入貢與江南使同侍宴射于後苑江南  
使先中的令昱解之昱應聲而中賜以玉帶及平蜀復  
來賀歸國為台州刺史微得福州命昱守之王師討江  
南為東面水陸行營應援使從微入朝授白州刺史昱  
好學多聚書善吟詠多與中朝卿大夫唱酬嘗與沙門  
贊寧談平事遂錄所記得百餘條因集為詩話三卷  
俄獻太平興國錄求換省官令學士呂頤試制詰三  
篇微賦書監判尚書都省時新舊省學士撰記奏御又  
嘗以鍾王畢跡八卷為賦有詔褒美出知宋州改工部  
侍郎郎監典壽酒三州李無善政至道中郊祀當進秩  
太宗曰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丞丞以爲郢州團練  
使咸平二年表入朝以病不及陛見卒年五十七昱善  
筆札工尺牘太祖嘗取觀賞之賜以御書金花扇及急  
就章昱聰敏能覆棋工琴畫飲酒至斗餘不亂善諧謔

生平文舊終日設宴未嘗犯一人家諱有集二十卷然  
貪穢縱肆無名節可稱生子百數十流離中進士及第  
終至內殿承制閩門祇候舉典郡頗以幹力稱微之羣  
從又有台州刺史仰之子昭序字者明好學喜聚書書  
多親寫知通利軍以勤幹聞至如京副使衢州刺史僅  
之子昭度字九齡至供奉官後敏工為詩多驚句有集  
十卷蘇易簡為序行于世

孫承祐湖州錢唐人微納其姊為妃因權處要職累遷  
浙江東道鹽鐵副使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使知靜海  
軍節度事開寶初隨微子惟濬入貢詔授光祿大夫檢  
校太保鎮東鎮海等軍行營司馬微又私署中興軍節  
度七年微復遣承祐入貢賜紫衣玉帶鞍勒馬黃金器  
五百兩銀器三千兩雜綵五千匹且令論旨於微將有  
事於江表及王師渡江命內客省使德裕率步騎一  
千詔微以所部與德裕會攻常潤承祐從微克毗陵功  
居多微改中興軍為平江軍其授承祐節度太平興國中  
微來朝盡獻其地從承祐奉軍節度使五年從幸大  
名留知書事熙寧二年改知滑州節度使太平興國中  
中使護葬承祐在浙右日憑藉親寵姿為奢侈每一飲  
宴凡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筋所居室中藥  
籠隔日不下數兩從車駕北征以藥籠百大斛貯水養  
魚自隨至幽州南村落聞日已昨西京留守石守信與  
其子駙馬都尉尉吉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  
祐即延所止暮合中膾魚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承  
祐少時嘗夢人以著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  
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  
止於此乎果五十而卒子誘至駕節部中出為淮南節  
度行軍司馬

沈承禮湖州烏程人錢鏐辟置幕府署處州刺史微子  
元璣以女妻之署為府中右職出為台州刺史元璣卒  
子佐嗣以承禮掌親兵微襲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事充  
兩浙都鈐轄使王師征江南復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  
助平賊既因攻湖州城中兵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  
救承禮曰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  
士皆擗甲摩食堅壁不動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  
禮所部敢人不散窺丹陽平遂率兵抵建業新堰歸朝  
錄其功授福州節制太平興國初微盡浙右土地從  
承禮鎮閩八年卒年六十七廢朝二日贈太子太師  
中使護葬初承王廷美之敗也有司按驗似惟濬孫承  
祐及陳洪進皆嘗有贈遺獨承禮無焉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  
世家四  
南漢劉氏

南漢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高祖仁安仕唐為潮州刺  
史因家嶺表仁安生諱為廣州牙校累遷封州刺史賀  
水鎮遏使諱謙生諱謙卒代領其任唐昭宗以薛王知  
柔鎮南海辟為行軍司馬委以兵柄及宰相徐彥若代  
知柔以為節度副使時唐室已季彥若威令不振事皆  
決于彥若彥若卒遣表薦微自代昭宗不從以崔遠代之  
遠至江陵遠延不進乃以隱微為留後未幾授以飾旌梁  
開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海王隱微弟微改名貞  
明三年微帝號國師大漢改元乾亨行郊祀禮微名最  
明又改葬終喪改葬讀為微字書不載蓋其妾作也嘗天  
福七年卒子玠嗣為弟所殺微遂自立性尤酷暴周  
顯德五年卒事具五代史微即長子也初名繼興封  
衛王義又位改名改元大寶性昏懦委政宦官龔澄  
極及才人盧瓊仙每許贊可否皆瓊仙指之微日與宮  
人波斯女等游戲內官陳延受引女巫樊胡人宮言玉  
皇遣樊胡命微為太子皇帝乃于宮中施帷羅列珍  
玩設玉皇坐樊胡遠遊冠紫衣霞裙坐宜福福令蛋  
再拜聽命嘗云瓊仙燈籠受晉王皇遣輔太子宮皇帝  
有過不得治又有梁山師馬延受晉王皇遣輔太子宮  
婦人皆以冠帶領外師劉繼興罷任中官其數裁三  
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承至晨時千餘人稍增內常  
侍諸馮者之稱至徽漸至七十餘有為三師三公但其  
上加內字諸使名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傳令僕之號  
自百官為門外人羣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略可備  
問者皆下簾室令得出入宮閣作燒炙剝削刀山劍樹  
之刑或令罪人關虎爪象又賦戲重罵民入城者人  
輸一錢瓊州米斗稅四五錢置州川都定其課令人海  
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玕瑤玉之陳延受作諸淫  
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雜宮數十銀游幸常至月餘  
或旬日以豪華為課戶供宴餼之費乾德中太祖命師  
克郴州獲其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慶太祖  
問曰爾在嶺南為何官對曰為恩駕弓箭手官命授之  
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因笑問爾為治之迹延  
業備言其奢酷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先是  
晟因湖南馬氏之亂襲取桂榔等州開寶初微又舉  
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微為政昏暴民被其毒請  
討之太祖難其事令江南王繼勳遣使以書論微遺書曰  
歸湖南太難微不從微又遣其親書中贊儀儀遺書曰  
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  
契憂戚之患焉若不同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  
此事交議其所知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  
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狀會處遂誠素  
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微一時之儀近國梗桀之  
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  
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

今則復遣人使密中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  
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  
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讓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  
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乎可見矣  
從乎不從乎可決矣昨以天朝南伐國復變交兵已  
來遂成徵伐詳觀事勢深切憂憤冀天朝之兵求獎  
親仁之願引領南宣于今日果非命使臣入貢大朝則  
朝皇帝果以此事與我而後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  
何苦而伐之若欲與我而後若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  
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為期合弊邑以書復微微前意是用  
奔走人使遠貢真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  
怒人之不實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  
謀始一時之忿而已微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大小強弱  
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體此必戰也彼此烏  
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  
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不戰亦亡奮不  
顧命此必戰也彼有亡亡之兆我微微進取之機此必戰  
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體也非同鳥合存  
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與乘機進取  
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  
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社稷當若是乎夫  
稱帝稱王自立傑出今古之常事也則地以通好王帛  
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微虛消息取與舍張屈伸萬  
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軀而爭雄哉且足下  
以英明之資撫有越之眾北距五嶺南負重嶺羣蠻世  
之基有及民之澤聚數十萬表山川此足下所以戰  
然而自負也然遠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禁前未可  
爭禁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豈大朝之勿  
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  
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  
強蓋藉于此而不揣于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  
國莫險于劍閣而府蜀已亡矣兵莫強于上黨而太行  
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澹海可涉也及風濤驟  
興奔舟失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若者慮於  
未萌檢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  
禍不及慮禍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計  
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計也怨以福或修  
於備聖禍多出于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奪  
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難  
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糧糧依山阻  
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  
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  
萬之眾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  
可成戰而不勝則汎汎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為人下此大

南漢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高祖仁安仕唐為潮州刺  
史因家嶺表仁安生諱為廣州牙校累遷封州刺史賀  
水鎮遏使諱謙生諱謙卒代領其任唐昭宗以薛王知  
柔鎮南海辟為行軍司馬委以兵柄及宰相徐彥若代  
知柔以為節度副使時唐室已季彥若威令不振事皆  
決于彥若彥若卒遣表薦微自代昭宗不從以崔遠代之  
遠至江陵遠延不進乃以隱微為留後未幾授以飾旌梁  
開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海王隱微弟微改名貞  
明三年微帝號國師大漢改元乾亨行郊祀禮微名最  
明又改葬終喪改葬讀為微字書不載蓋其妾作也嘗天  
福七年卒子玠嗣為弟所殺微遂自立性尤酷暴周  
顯德五年卒事具五代史微即長子也初名繼興封  
衛王義又位改名改元大寶性昏懦委政宦官龔澄  
極及才人盧瓊仙每許贊可否皆瓊仙指之微日與宮  
人波斯女等游戲內官陳延受引女巫樊胡人宮言玉  
皇遣樊胡命微為太子皇帝乃于宮中施帷羅列珍  
玩設玉皇坐樊胡遠遊冠紫衣霞裙坐宜福福令蛋  
再拜聽命嘗云瓊仙燈籠受晉王皇遣輔太子宮皇帝  
有過不得治又有梁山師馬延受晉王皇遣輔太子宮  
婦人皆以冠帶領外師劉繼興罷任中官其數裁三  
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承至晨時千餘人稍增內常  
侍諸馮者之稱至徽漸至七十餘有為三師三公但其  
上加內字諸使名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傳令僕之號  
自百官為門外人羣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略可備  
問者皆下簾室令得出入宮閣作燒炙剝削刀山劍樹  
之刑或令罪人關虎爪象又賦戲重罵民入城者人  
輸一錢瓊州米斗稅四五錢置州川都定其課令人海  
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玕瑤玉之陳延受作諸淫  
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雜宮數十銀游幸常至月餘  
或旬日以豪華為課戶供宴餼之費乾德中太祖命師  
克郴州獲其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慶太祖  
問曰爾在嶺南為何官對曰為恩駕弓箭手官命授之  
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因笑問爾為治之迹延  
業備言其奢酷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先是  
晟因湖南馬氏之亂襲取桂榔等州開寶初微又舉  
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微為政昏暴民被其毒請  
討之太祖難其事令江南王繼勳遣使以書論微遺書曰  
歸湖南太難微不從微又遣其親書中贊儀儀遺書曰  
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  
契憂戚之患焉若不同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  
此事交議其所知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  
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狀會處遂誠素  
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微一時之儀近國梗桀之  
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  
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





幸相陳光裕為宣徽使費重幣結契丹自言與周有隙願如晉祖故事約為父子契丹主許之遣改事命燕王耶律述軌上樞使高勳策崇為大漢神武皇帝自是數侵晉終高平之敗崇單騎遁歸此喪氣不敢復出師顯以高勳為相段常為樞密使尉遲崇親軍子繼恩天太原尹始建七廟於漢祖舊第號顯聖宮皆結江南西川為外援六年冬約結契丹使用明年正月周恭帝命太祖北征至陳橋驛眾推戴太祖即位與契丹兵皆過去是夏李筠以上黨叛合判官監軍周光遜等送於約稱臣李筠自太平驛與筠會遣其宣徽使盧贊將數千騎奔入寇又遣其河陽節度使守圍援之及太祖親討前軍石守信高懷德破筠眾於澤州獲首級殺筠兵數千筠之沙谷岩又為折德辰所破斬首五百級九月昭義李繼勳率師入鈞平遙虜獲甚衆建隆二年冬繼勳又敗鈞兵斬首百餘級獲其遠州刺史傅廷彥弟勳以獻三年二月鈞侵晉澤州守將擊走之三月太祖詔河東降人徙家於邢洛計口給粟四月太原民四百七十七人降七月鈞死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降並補內殿直四年八月邢州王全贊率師攻樂平鈞拱衛指揮使王超散指揮使元威侯霸率所部千八百人降全贊未幾鈞侍衛都指揮使尉遲馬軍都指揮使郝真起與契丹兵來救樂平三戰皆敗之遂下其城詔建隆平晉軍以降兵為徵順軍賜以錢帛靜陽八人送相率來降九月鈞復引契丹攻晉使曹彬趙州刺史陳萬通將步騎萬餘救之未至而鈞遁去乾德二年二月李繼勳與兵馬鈞韓康延沼馬步軍都軍頭尹訓率兵攻趙州鈞遣郝真來援戰于城下大敗刺史杜延福危蹙與世衡都指揮使真進兵馬都監侯美籍部兵二千降于繼勳賜延福等裝衣銀帶器幣鞍勒馬其降兵以效順懷恩為名是月府州擒鈞衛州刺史楊濤以獻又鈞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四人降賜審玉裝衣金帶絹千匹銀五百兩被勒馬仍賜名承瑄以為左千衛兵將軍領汾州團練使四月太祖遣曹彬都統劉光齊兵戍潞蒲鈞入侵五年二月鈞招收指揮使閻章以石盆岩降鎮州四月招收指揮使樊輝殺監軍成昭以鴻唐岩降鎮州六年正月備成岩招收指揮使任恩等百五十人降晉州三月鎮州守將攻鈞馬鞍山岩七月鈞烏玉岩王胡選等百三十九人降鎮州初鈞自李筠敗狼狽而歸且夕懼宋師之至以趙文度為相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參議中書事以五臺山僧繼顯為鴻臚卿參議國事因事諱段常契丹主遣使責鈞曰爾不棄我命其罪三擅改年號一助李筠有所覬覦二也殺段常三也鈞皇恐曰父為子隱願赦罪契丹

不報自是使契丹者被留不遣終以勢力弱弱憂憤成疾是月卒年四十三繼恩嗣位初太祖嘗因界上議者謂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為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鈞道謙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鈞家世非叛者復命曰此蓋漢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謙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二生路故終其世不加兵焉繼恩本姓薛父劍娶崇女初為後聖營卒漢祖典禁兵以劍崇釋其籍館門下漢祖後復方鎮爵位通顯鈞罕得見其妻居常怏怏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妻妻奮衣得脫鈞乃自到繼恩時尚幼漢祖令鈞養為子遂冒姓劉八月太祖詔伐繼恩以內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入將禁兵赴潞州昭義節度李繼勳為行營前軍都部署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党進副之宣徽南院使曹彬為都監棗州防禦使何繼筠為前鋒部署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為都監建雄軍節度趙贊為汾州路都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為都監九月繼勳敗繼恩軍於洞溝河其左勝軍使李瓊來降賜裝衣金帶鞍勒馬鈞鈞謂無為曰繼恩庸懦何堪付後事無為亦以為然至是繼恩獨處一室行喪左右親信皆在太原無得從者或勸召之繼恩猶豫不決有候斬者邢州龍岡人多力善射走及奔馬嘗為盜并汾間鈞用為散指揮使成業奉建隆中事部來歸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太原鈞遣兵召而人反屬其繼恩首級太祖遂棄繼恩無備日晝挺刃而入反屬其六十日矣無為為遣卒登梯入殺續榮立其弟繼元繼元本姓何初薛劍刺死崇以女再妻何氏生繼元何死鈞亦養繼元為子繼元既襲位改元廣運復結契丹為援開寶二年春太祖詔李繼勳遣贊郭進司超等將兵先赴太原太祖遂親征以繼元大谷合梁文彬為太子洗馬郊合張績為右贊善大夫太祖將至繼勳敗繼元兵於城下其志州推官史昭文以州來降升本州刺史又率汾水灌其城又遣海州刺史孫方進圍汾州繼元乃恃契丹為援守將揚言旦夕契丹至四月何繼筠敗契丹於陽曲太祖命以所獲首級置於示於城下城中由是畏懼知州周文度遂來降開五月南城為汾水陷水注城中太祖幸長觀觀高登望樓者見繼元殺其相郭無為城中紛擾俄而城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攻戰具反為攻兵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呼聲外繼元降太祖合衛士擐甲將開門八人使趨避日受降如受敵詔可中夜復出太祖使伺之吳讓者也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賊四方特險之邪僻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為讐今日與陛下為臣幕府當陽景須親討重虜飛

輒久駐師徒且太原得之未必為多失之未足為辱今時屬炎蒸候當者而德河津泛溢道路阻艱輿道積留恐勞瘁慮太祖哀其甚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欲班師禁軍校趙韓無不叩頭願去城以盡死力也我輩不取太原固恐驅汝曹首鋒鋒而頭必死之地乎士皆感泣遂班師九年八月太祖又遣常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討之時繼元讓者趙謂為晉州所捕械送于朝太祖命釋之給服裝放歸又遣郭進入忻代路都崇信王政忠入汾州路閻彥進齊超入沁州路孫安宣安守忠入遼州路齊延琛穆彥章入石州路九月党進敗繼元兵數千獲馬千餘郭進得山北三十萬七千餘十月遼州監押馬繼恩入并州境燒垣四十餘若獲牛羊二千郭進又敗壽陽民九千穆彥章入并州境得民諸將還太平興國二年繼元胡桃岩指揮使史溫等以其民內附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四年始議討代曹彬以為可太宗意遂決語在彬曹宰相辭居正日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原契丹之援壁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鴈門關南盡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關土舍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昔先王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討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以號將郭進扼石嶺關斷契丹長路契丹果至進擊敗之初繼元遣子續質於契丹契丹為進所敗繼元又遣使步問道贊蠟丸帛書求救進又得之獨於城下繼元外投不至俄道又絕潘美等兵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入百其頂城無完壁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眾以手招繼元繼元降詔至城下守陣者不納繼元不能知太宗躬親甲冑交長連城督將攻之控弦之士數萬列陣于前甲交長連城督將攻之控弦之士數萬萬陣之威盡捕得城中人云繼元以十錢幣一矢凡聚百餘萬太宗笑曰此為我畜也五月庚辰繼元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以為超為出戰而戰之繼元遂斬超妻子投其首城外壬午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騎城降繼元帳下親信因之漸亡去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曰越王吳主獻地歸朝或援以大藩或列於上將臣僚子弟皆享官封爵元但速降必保始終富貴安危兩途爾宜自擇至是超入詔將就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舉眾少退是夕繼元遣其客省使李勳遣表請降太宗賜勳裝衣金帶器幣錦銀鞍勒馬復遣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答之夜漏未盡太宗幸城北張

樂莫從臣於城臺繼元降運明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賜裝衣玉帶金銀鞍勒馬三匹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綵二千段文武官各賜衣金銀帶器鞍勒馬有差召升臺繼元叩頭言臣聞車駕親征即願束身歸罪蓋亡命者懼其巨室者以從軍法宗賜服及錢帛分隸諸將詔授繼元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館於行在所賜賜其相李輝等授官有差命使康仁實監之繼元獻其宮妓百餘悉分賜立功將校又令仁實護繼元親屬百餘赴京所過饋食賜京城甲第一區歲時優加頒資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雍熙三年建虜州為保康軍以繼元為節度淳化二年繼元疾遣中使護醫診視及卒遺棄以其子三猪為託太宗制然哀之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贈贈加等葬賜官給時三猪六歲賜名守節授西京作坊副使家居賜祿太宗征繼元行次澶淵有為使必宋捷者掌出納行在軍儲太宗見其姓名喜以師幸宋捷之兆及將至太原太宗遣詔攻城諸將曰我以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帝歷四主二十九年而亡繼元性殘忍在太原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太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及窮蹙始降太宗待遇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之對戲之云何乃似卻正之言之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若賄諸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懲傷何反戲每手劉崇元朕所敗右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守節後為崇儀衛將軍武衛將軍改右驍衛將軍衛將軍明遠青州博興人晉天福初舉士調南樂主簿歷齊澶二州從事忠武軍掌書記漢初為太原觀察支使劉崇帝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太祖立李筠據上黨遣使降劉鈞自將兵至太平驛與筠會遣宣徽使盧贊入潞州監筠軍贊與筠不協筠遣融和之會筠敗融被擄太祖責之曰汝何故劉鈞舉兵助李筠反耶融曰大夫非其臣臣亦不為陛下用紿當問道走河東爾太祖怒令左右以鐵鑿擊其首復出將戮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所爾太祖聞之曰此忠臣也遂命釋之召坐御前以良藥傳其創劉裝衣金帶鞍勒馬既而欲放融歸合融先為書論約言俟周光遜等歸朝即遣融去鈞得書久無報乃投融太府卿賜第京城乾德初祀融融郊壇大禮賦改司農卿出知陳留曹三州開寶六年卒年六十九子傳孫孫進士及第趙文度衛州滎陽人父玉嘗客洛州依節度判官呂充







達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滿泉之澤子弟享列  
土之榮榮戰在門龜竊盜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親  
之儀暨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犬馬之病尚阻雲龍  
之庭皇帝陛下欲嗣丕基誕敷命臣臣遠解海嶠入親  
天堦獲親咫尺之顏疊使便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  
車之塵三殿宴嬉耀耀大鐫之味洵決之內兩露聯臻  
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志益懇於君  
軒心遂忘於坎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  
于有司使區區區海之邦遂為內地出出之類得  
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近地別鎮臣男文顯等早臨朝  
獎皆本郡牙校資微久經驅策各布立造稍濡鴻私  
太宗優詔嘉納之以洪進為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留  
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賜白金萬兩各令市宅  
明年從平太原六年封杞國公雍熙元年進封岐國公  
洪進年老當貴且極上言求致仕優詔免其朝請二年  
以疾卒年七十二廢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曰忠順中使  
護喪葬事官給洪進在泉州日方畫有蒼鶴翔集內齋  
前引吭向洪進視之有魚鱗其喉即以手探取之  
魚猶活鶴馴投食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洪進弟銜  
初為泉州都指揮使開寶四年授漳州刺史入貢至宿  
州卒銜子文顯供奉官閩門祇候

文顯字仲達洪進領章泉節制著左神機指揮使遷泉  
州馬步軍使都督石軍押衙乾德初命平海軍節度  
副使累加檢校太保洪進歸朝授文顯通州團練使知  
泉州未幾代還時太宗征太原朝於行在久之出為青  
齊盧壽西京南北陝州四州都巡檢使文顯與諸弟  
不睦咸平初御史中丞李惟清抗疏曰文顯等並分行  
竹委以方面一門榮盛當世罕儔先人之墳土未乾私  
室之風規大壞弟兄列訟骨肉為仇官奉私藏同居異  
爨屢經赦宥而久積人言文顯首起訟端當律文尊長  
之坐乞真放秩以警浮俗詔曰文顯等類傷名教合真  
刑以其父有忠勳未忍稍棄宜賜諡諡許其改過備  
無後革當正簡書令御史臺告諭之以疾改通許領都  
監六年卒年六十五子宗憲歷虞部員外郎為西京作  
坊使宗元殿中丞

文顯初為泉州右軍散兵馬使衙內都指揮使俄權知  
漳州朝命漳州刺史凡七年求還泉州署行軍司馬開  
寶末江南平洪進之第三子文顯入貢文顯不欲行乃  
遣文顯至京師自陳願留以俟父入覲太祖嘉之及洪  
進歸朝授文顯房州刺史會升房州為節鎮換唐州刺  
史端拱初出知同州錢若水為從事文顯深禮之委以  
郡政咸平初知耀州又徙徐州坐刑入責授左武  
衛大將軍知通水軍上念其父納土效順復以為康州  
刺史留京師大中祥符初議東封以濮州馳道所出命  
知州事須置供擬願勤至詔褒之駕至召見勞問禮畢

改衛州刺史特給內地刺史奉料未幾代還以老疾累  
表求致仕詔免朝謁歲給公費及月廩並如故六年卒  
年七十二  
文顯始為泉州衙內都指揮使知漳州洪進歸朝授漳  
州刺史仍舊知州俄召歸奉朝請德中換光州以久  
次領州州團練使使知海陵濬沂黃五州信陽軍所至  
無能稱卒年七十一錄其子宗憲為大理評事孫承弼  
承昇為三班借職次子宗續太子中舍  
文項本文顯子初洪進在泉州有相者言一門受祿當  
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皆領泉州衙內都文項始生乃以文  
項為子欲應其言初領泉州衙內都文項始生乃以文  
使朝命領順州刺史歸朝為登州刺史滄州有寇盜命  
為巡檢使會以禁軍大校趙廷海為登州團練使文項  
改舒州刺史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五文項頗知書亦工  
書子宗緒為殿中丞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考證  
周行達傳行達妻潘氏。臣人龍按九國志行達妻嚴  
氏父廣遠仕馬氏為事因以女妻行達未通鑿作  
邵氏三楚新錄及宋史作潘氏皆非  
高保融傳。馬今南唐書作保融  
保融弟保鼎。清異錄作保融  
保融長子繼中。字贊平。五代史繼中字成和  
留從效傳泉州永春人。臣時按五代史五國故事唐  
紀傳南唐書皆作從效泉州林人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三  
韓通 李筠 李重進

五代史記有唐六臣傳示禮也宋史傳周三臣其名似  
之其義異焉求所以同則歸於正名義扶綱常而已韓  
通與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於宋未受禪之頃然不傳  
於宋則忠義之志可所託而存乎李筠李重進舊史書  
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項民非殷之忠臣乎孔  
子定書不改其舊稱焉或曰三人者皆唐舊臣漢矣曰  
智氏之讎讓非敵作周三臣傳

韓通并州太原人弱冠應募以勇力聞補騎軍隊長晉  
開運末漢祖建義於太原真通帳下尋從漢祖至東京  
累遷為軍校漢祖與衛兵以通為衛隊副指揮使從討  
杜重威得銀青階檢校國子祭酒漢祖開國加檢校左  
僕射韓通即位遷奉國指揮使乾祐初祖為樞密使  
統兵伐河中即通謹厚命之自隨先登身被六創以功  
還本軍都虞候周祖鎮大名奏通為天雄軍馬步軍都  
校委以心腹及入汴通甚有力焉授奉國左第六軍都

校領雷州刺史廣順初為虎捷右都校遷左副充五  
州巡檢總領承睦二年防禦使周祖親征兗州以通為  
在京右都巡檢時河溢灌州險峻命通率廣銳卒千  
二百渡汴口又部築河陰城初營壘未幾拜保義軍節  
度觀察留後周祖親郊正授節度并州劉崇南侵命通  
副河中王彥超出晉州道擊之敗于高平以通為太原  
北面行營部署為地道攻其城俄班師移鎮曹州檢校  
太保世宗即位以深冀之間有胡蕙河東西橫亘數百  
里堤埝非峻不能扼契丹奔突顯德二年命通與王彥  
超沒治之功未就契丹又出城東及鼓城并其州時  
口為靜安軍四旬而完又城東及鼓城并其州時  
大兵之後遺骸遍野通悉收葬為萬人家又賊博野安  
平往來深定間夜宿古寺畫被刺棘在安平領百餘騎  
督役會契丹騎數百奄至通率麾下與戰日暮大風兩  
翼丹解去擒十餘騎又城百八橋鎮及武強縣皆旬日  
畢歸朝會攻秦鳳以通為西南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入大散關圍鳳州分兵城固鎮以斷蜀道未幾拔鳳  
州以散關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征淮南命通為京  
城都巡檢世宗以都城狹小役讓旬民築新城又廣舊  
城街道命左龍武統軍薛可信石衛上將軍史存石監  
門衛上將軍蓋萬石羽林將軍康彥環分督四面通總  
領其役功未就世宗幸淮上留通為在京內外都巡檢  
權檢校衛衙司是役也期以三年總平歲而就三年追  
叙秦鳳功改領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傅又改侍衛馬步  
軍都虞候世宗幸壽春為京城內外都巡檢淮南平為  
歸德軍節度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堤因發徐宿宋  
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世宗將北征命通與高懷德  
張鐸先赴滑州賜裝衣金帶鞍馬器前都虞候石守信  
副焉又命通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浦塘坊三十六遂  
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為霸州復濱棣民數千城之命  
通董其役師還以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  
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恭帝即位移鎮鄆州太祖率詔北  
征至陳橋為諸軍推戴適在殿閣間有變趨還而歸軍  
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閉門  
為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聞通死怒彥昇專殺以開  
國初隱忍不及罪即下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應期  
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故周天平軍節度檢校太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  
振遂接武佐質前朝彰功茂功高勇勝以定文於霸  
府遂推於和門勳勳共嘗膺萬萬爵以三靈眷佑  
百姓樂推於元勳勳加殊寵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  
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通高品榮令珍護喪事通性剛而  
寡謀言多忤物肆威處眾謂之韓瞎眼其子頗有智畧  
幼病偃人目為案兒見太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為之

所通不聽後太祖幸開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于壁遂  
命去之  
李筠并州太原人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引六軍諸衛  
募勇士為爪牙筠操弓矢求見弓力及百斤府中無能  
挽者從榮令筠引引滿有餘力再發皆中因以隸麾下  
從榮難作筠騎從至天津橋射十數人知事不濟乘  
馬遁去清泰初應募為內殿直遷檢校指揮使晉開運  
末契丹犯汴京其將趙延壽聞筠驍勇召黃帳下及契  
丹主北歸死契丹延壽至常山為宋康王所騎契丹眾  
數萬據山後北去耶律解里來運中朝士大夫多在城  
中契丹與漢相雜解里性貪恣自奉則漢軍日食粟皆  
菜色筠乘其怨密與王莒石公翁何福進等謀以閏七  
月二十九日伺契丹守關者且食擅寺鐘為期相率入  
據兵庫次於牙門大呼市人併力擊焉契丹眾大驚  
北門而出解里趨乘列之於野明日集眾入郭力戰  
屬晉士卒分掠唯控鶴一軍與市民禦之死傷相繼午  
後郭外民千餘人解里聞之遂率族而去初筠謀約諸  
將同力控鶴左都都尉白再榮首匿於室不敢應筠約  
佩刀被幕引臂迫之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次第赴之  
及契丹去百姓死者二千餘人諸將互伐其功筠請故  
相馮道請權領節度事道曰子主奉事而已留後事當  
議功臣為之惡道請將爭功復亂乃以再榮前職貴加  
諸將權推為留後人心遂定是戰功居多即送款漢  
祖以其子赴朝漢祖深賞之以控鶴一軍力戰優加賜  
與授再榮留後筠博州刺史筠以賞薄不悅周祖鎮大  
名表為先鋒指揮使又為北面緣邊巡檢周起兵入  
汴筠同郭崇威與慕容彥超戰於留子破彥超起奔廣  
順初權知滑州俄與拜義成軍節度數月改彰德軍節  
度會并人侵晉州王岐率師往拒筠亦請西征詔張  
又乞免黃澤關商稅奏可周祖征兗還次濮因朝獻  
馬賜裝衣金帶從至澶安記遣還及召潞州常思入朝  
命筠權知軍府思改奉以筠為昭義軍節度三年加  
檢校太傅時王峻兼節制以筠及王般何福進皆創業  
功臣故並加恩焉顯德初周祖親郊加同平章事世宗  
即位并人入侵其將張率先鋒自固栢谷入營梁侯  
驛攻劫壩柵所至焚畧盡盡筠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  
二千拒之令均營於太平驛驛東南距潞八十里失於  
偵邏驛夜晨令均至驛被甲介馬躍見之作退避兵追  
之并伏送發令均且關且却步率降并者數百人騎不  
復者百人餘人保保世宗親征泚州降之命筠率不  
之行營兵赴太原符彥卿成州口拒契丹援兵彥卿請  
益師筠與張永德以三千騎赴之既至以偏師遠契  
丹後奮擊走之師還加兼侍中二年筠被并軍於輸社





殷為與初為行軍司馬清泰二年彝起平遂加定難軍

節度使晉初加同平章事開運初契丹授西南招討使

漢初加兼侍中周初加中書令顯德初封西平王世宗

即位加太保恭帝初加太傅宋初加太師漢劉鈞紿

代之諸部來寇麟州彝與鄧通將李彝玉會諸鎮兵擊

之約與遂引去建隆初獻馬三百匹太祖大善親視

玉為帶且召使問曰汝帥腹間幾何使言彝與腹腹甚

大太祖曰汝帥真福人也遂遣使以幣賜之乾德五年

卒太祖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夏王于克立

唐初名光唐避太宗諱改光為克彝與之卒自權知州

事授檢校太保定難軍節度使開寶九年率兵破北漢

吳堡營斬首七百級獲牛羊千計俘若王僕遇以獻累

加檢校太尉太平興國三年卒太宗廢朝二日贈侍中

子彝立

彝初為衙內都指揮使檢校工部尚

書克唐帝自權知州事授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使

留後太宗征北漢繼筠遣銀州刺史李光遠絳州刺史

李光憲率蕃漢兵列陣渡河界太原境以張軍勢太平

興國五年卒弟彝捧立

彝捧立以太平興國七年

率族人入朝自上世以來未嘗親親者彝捧至太宗甚

嘉之賜白金千兩帛千匹錢百萬獨孤氏亦獻玉

盤一全盤三皆厚養之繼捧陳其諸父兄弟多相懇願

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起關授繼捧彰德

軍節度使并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揮使克信等十二

人有差遂由救銀夏內太宗嘗宴幕使克死中謂繼捧

曰汝在夏州用道以制諸部對曰先人驚愕且罷廢

而已汝能制也弟權知夏州克文來朝以唐僖宗所賜

其祖忠恭鐵券及朱書御札來上改博州防禦使初繼

捧之入也弟繼遷出奔及是數來為邊患有言繼遷恣

知朝廷事蓋繼捧泄之乃出為崇信軍節度使克愈為

道州防禦使克文遣歸博州並選常參官為通判以專

郡政端拱初改威德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不克用

宰相趙普計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因召趙國賜姓

趙氏更名保忠太宗親書五色金花袍以賜之授夏州

刺史克文定難軍節度使更銀綬有靜等州觀察處置押

蕃落等使賜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并賜五州錢帛絮絲

田四保銀器三千兩又賜錦袍銀帶五百副馬百匹至

鎮數月上言繼遷悔過歸欵乃授繼遷官然實無降心

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遷進軍及兵壁境保

忠反為繼遷所圍欲併其家縛牙校趙光祚其營帳

保忠方疑間難作單騎走避城為大校趙光嗣閉於別

室且開門迎繼遷乃執保忠送闕下待罪崇政殿庭帝

詰責數四釋之賜冠帶器幣并賜其母金銀器以無之

尋責授石千牛衛上將軍快有罪係獄平京師保忠狀

貌本官起復連金吾衛上將軍判岳州移復州景德元

年病尉上言有子承哥不肯乞配春州帝以其病語乃

授承州別駕監軍察之尋卒贈威塞軍節度使克文

亦死贈岳州防禦使天禧四年錄其孫從吉為三班奉

職

繼遷繼捧族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

巢拒賊於渭橋表有鐵鶴射之沒羽賊駭之達先士卒

戰沒倍宗贈有州刺史嗣于渭陽會祖仁顏仕唐銀州

防禦使祖彝景嗣于晉父光徽嗣于周建隆四年繼遷

生于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閉寶七年長定難軍管內

都知蕃落使繼捧之歸宋時年二十留居銀州及使至

召繼捧親赴闕乃詳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途與其黨數

十人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

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偵知夜襲破之斬首

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逃免獲其母與妻繼

遷復連妻象族轉遷無常漸以強大而西人以李氏世

著思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

土今一旦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復乎眾曰諾

遂與弟繼勳破五重圍責張浦李大信等起夏州乃詳

降誘殺曹光實于葭蘆川遂襲銀州去之時繼遷二成

二月也三月破會州及張城郭而去三年遂以義成公

主嫁繼遷冊為夏國王四年知夏州安守中以三萬眾

戰與王亭鎮收領繼遷追至城門而返端拱元年繼捧

之節制夏臺言能歸款即授洛苑使銀州刺史淳化初

復于繼捧戰于安慶澤不利轉攻夏州繼捧乞師及罷

守素來及奉表歸款授銀州觀察賜名保吉子德明管

內蕃落使行軍司馬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請禁

鹽池用困繼遷數月過人四十二族萬餘窮蹙環州居

小唐堡太祖乃平錢若水池其禁因撫息之五年正月

繼遷復銀州民于錢若水池其禁因撫息之五年正月

敗之繼遷復銀州民于錢若水池其禁因撫息之五年正月

繼遷等進討繼遷夜襲保忠走之獲其輜重以歸七月

乃獻馬以謝又遣弟廷信獻馬索賜太宗撫舊舊厚禮

內侍張崇貴論賜茶葉器幣衣物至道初遷左都押

遷鄭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為鄭州團練留京師繼遷

表鄭文寶誘其部長鬼兒鬼兒悉逐文寶藍山令繼遷

以千騎攻清遠軍守臣張延舉遷之二年春命洛苑使

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于靈州且令軍重先後作

三隊丁夫持弓矢自衛士卒布陣以護之遇敵則戰

可以無失復繼遷遷擊于蒲洛河紹斌不救象演運饒

乃併為一運繼遷遷擊于蒲洛河紹斌不救象演運饒

盡為繼遷所得太宗聞之怒三年復命李繼隆為環慶

等州都部署會四方館使曹象宗自河西至言繼遷眾萬

餘圍靈武城中上表急為繼遷所得遂頓兵不去時

朝議或云率輕騎三道據平夏或云暑涉旱海無水泉

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九月親部分諸將繼

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

守恩出鄜州五路進討直抵平夏繼隆以環州路迂乃

自青岡峽避靈武徑趨平夏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

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遇之不戰而遁王超范

廷召遇之于烏白池大小數十戰不利諸將失期士卒

因之繼遷復令軍主史不馳馳也彘駝口以阻歸宋人

繼隆遣田敏等擊之咸平春繼遷復表不順真宗乃授

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綬有靜等州觀察處置押

蕃落等使加巴千戶實封二百戶益功臣號乃放張浦

還復遣押衙劉仁謙表讓恩命詔不賜仁謙錦袍銀

帶尋遣弟繼瑛來謝恩授繼瑛夏州防禦使封繼遷母

衛慕氏衛國夫人子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行軍司馬

未幾復抄過四年廢府副都督曹善執州兵繼遷還

輜重于柳樹川殺獲甚眾九月來攻破定州懷遠縣及

堡靜永州清遠軍監軍段茂叛城遂陷五年三月繼遷

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爲夏府六年春遂都于靈州

詔遣張崇貴王涉議和制河西銀夏等五州與之六月

復以二萬騎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圍未解

麟州部署諸將真宗聞地圍麟州依險三面孤絕

戮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憂耳乃遣兵走援繼遷果據

水岩薄城已五日知州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絕勇士城

下城上破噪矢石如注殺傷萬餘人繼遷乃拔去遂率

眾攻西蕃取西京府都督領潘羅囉王倫降繼遷受之

不疑羅囉連策六谷蕃部及者能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

流矢八月復聚兵蒲洛河聲言攻環州詔張延等分兵

以待之景德元年正月丁辛年四丁子德明立群

符五年德明追上繼遷等號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

道廣德光皇帝元昊追諡曰神武廟號太祖慕號裕

者釋罪異錄既而康奴移移等率屬來降德明遣牙將

王晏奉表歸順賜受錦袍銀帶遣侍禁夏居厚持節答

之因詔河西羌族各守疆場德明連歲表歸順三年復

遣牙將仁勳奉表請置監州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

乃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

夏州刺史上柱國定難軍節度使更銀綬有靜等州管

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

一千戶仍賜推忠保順亮節勳勳功臣道內侍左右班

都知張崇貴太常博士趙湘等充節節官告使賜賜衣

金帶銀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三萬貫茶二萬斤給

奉如內地因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乃

獻御馬二十五匹鞍馬七百匹茶三萬頭謝恩四年

又獻馬五百匹茶三萬頭謝恩五年五月母周氏薨除復

幣及詩使至京市所需物從之五月母周氏薨除復

鎮軍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以殿中丞趙積為弔衛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樞前明曰釋服涕泣對使者自陳感思及葬請備供五

臺山十寺乃遣開門祇候侯表為致祭使護送所供物

至山復獻馬五百匹助節章穆皇后閔陵大中祥符元

年以天書降加賜守正功臣益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

百戶俄境內早詔權場勿禁西人市糧以振其乏東封

又遣使來獻禮成兼中書令益食邑千戶實封四百

戶時遣亦遣使冊德明為大夏國王明年入使回鶴桓

星書見德明懼而還三年境內饑饉上表求粟百萬朝議

不知所出時王旦為相請教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議

其來取德明既得河州朝廷有人人遂止大起宮宇于銀

山山會早西既得河州朝廷有人人遂止大起宮宇于銀

山大理河築柵柵耳耳四年祀汾陰進中書令五年聖

祖降加守太保七年二月謁太清宮遣使來獻方物加

宣德功臣八年築堡于石州濁輪谷將建權場詔緣邊

安撫司止之九年因表邊臣違約約納逃亡云自景德

中進蕃表朝廷亦降詔書應兩地逃民緣邊離戶不令

停舍皆停交還自茲謹守輪垣頗有倫理自向敬中歸

關張崇貴云亡後來邊臣罕守制各務邀功不慮生

事遂致紛紜等界渾原以來擅舉兵甲入臣境土其有

賊亡夫族劫掠劫掠主財者百無十回臣之邊吏亦務蔽

蔽臣部夾邊邊界盟約詔答已令朝廷深原環慶麟府

等路約束邊部毋相攻劫其有隱蔽送亡獲時勸送本

國亦宜戒部下毋有藏匿各遵紀律以守封疆五年德

明遣道繼遷為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





朔為節凡五娶一日大遼與平公主二日宣穆惠文皇  
后淑誠氏生諱祚三日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日妃沒  
氏五日索氏元昊以慶曆八年正月卯年四月十六在位  
十七年改元開禧一年廣運二年大慶二年天授禮法  
延祐十一年諡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景宗泰陵宋遣  
開封府判官尚書祠部員外郎曹景宗為祭使五宅  
使達州刺史劉保信為弔慰使賜絹一千匹五百匹  
羊百口穀米各百石酒百瓶及犒餉絹一千五百匹  
餘如勅賜子諱祥立 諱祥景宗長子也小字壽令  
哥國語謂歡嘉為寧令兩谷河名也母曰宣穆惠文皇  
后淑誠氏從元昊出徽至此而生諱祚遂名焉以慶曆  
七年丁亥二月六日生八年戊子正月方期歲即位四  
月遣尚書判部員外郎任顯克冊禮使供備庫副使宋  
守約克副使冊禮使夏國主嘉祐元年母淑誠氏薨  
遣禮部尚書判部郎中直史館為弔慰使文思副使  
張惟清假文思使副之乃獻遺留馬騾以謝諱祚幼養  
于母族訛亂因專國政初麟州西城枕驛曰紅  
樓下瞰屈野河其外距夏境尚七十里有田頗利厚多  
入訛亂歲歲不已至耕獲時輒屯兵河西經略使龐  
籍每戒邊將毋得過屈野河然所距屈野河猶二十  
里管勾軍馬司賈遠徵循見所侵田稍過督邊吏麟州  
守王亮懼始以事聞詔以殿直張安世置為同巡檢  
經制之訛亂晏然弗事迫之則格鬪置之則歸耕經略  
司遣使說所侵田訛亂為謂言無歸意嘉祐二年遂  
圍兵宿境上連三月增至數萬人守將欲兵弗與戰知  
麟州武裝築堡于河西以為保障後既與數率將吏往  
按視遇夏人于沙風浪戰與管勾郭恩等欲止而走馬  
承受黃道元以言角之遂夜進至卧牛峯見燈舉且鼓  
聲道元猶不信比明至忽里堆與夏人相去纔數十步  
遂合戰自旦至食時夏人四面合擊大潰散走思與  
道元及兵馬監押劉慶等被執安撫司遣李思道孫兆  
往議境事而訛亂為不聽久之太原府代州兵馬鈐轄  
蘇安靜得夏國呂寧洩掠黎黎來合議乃築魏九夏新  
邊訛要得則罷和市自此始定詒詐詐說亂亂更或  
告訛亂將叛諒詐殺之夷其族已而請去蕃禮從漢  
儀嘉祐六年上書自言慕中國天冠明年嘗以此迎使  
者詔許之明年又改西壽監軍司為保泰軍石州監軍  
司為靜塞軍鞏州監軍司為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為神  
勇軍遣人獻方物稱宣徽南院使詔論非陪臣所宜稱  
戒其僭擬使遣使求太宗御製草書石本且  
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  
詔賜九經還所獻馬治平初求復權場不許既而遣吳  
宗等來賀英宗即位詔命門見使者不從至順天門且  
欲佩魚及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廢置一

夕絕其供饋宗語不遜宜折之使知故事良久乃聽入  
及賜食殿門又訴於押伴張觀詔命還赴州與宜辨  
宗度理屈不復置對遂詔諒詐懲約之秋夏人出兵秦  
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程戡  
王素孫長卿論安諸族遠征防誘敵散叛遣文思副使  
先無忌歸罪未過三年遂大舉攻大順城分兵圍退  
遠岩峽屈乞村柵段木嶺州兵斃戶蕃官趙明合擊退  
之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詰之三月乃獻方物謝  
罪賜絹五百匹銀五百兩神宗即位乃遣內殿學士魏  
瑛賜以治平三年冬服銀絹供備庫副使高遵裕告宗  
并以英宗遺留物賜之秋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  
冬神宗取綏州因發兵夜掩塞名山帳騰降之諱祚乃  
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都巡檢符其孫等殺之邊  
吏以聞命韓琦知承與軍經略西方諱祚贈送殺十二  
月諱祚疽卒二十一在位二十年改元延嗣寧國一年  
天祐至聖三年福聖永道四年福祚六年拱化五年益  
日昭英皇帝廟號景宗景宗陵安陵子秉常立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五  
外國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五  
外國二

乘常殺宗之子母曰恭肅章皇后梁氏治平四年  
冬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熙寧元年三月遣新河  
北轉運使刑部郎中薛宗道等來告梁宗問殺楊定  
事宗道言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并諭令  
上大首領數人姓名當得祿之俟崇貴至即行冊禮及  
崇貴至云定奉使詔祿祿常拜拜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  
諒詐遣之寶劔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劔鑑而  
匿其金銀寶劔祿祿可刺帝喜遂遣知保安既而夏人失  
緝州以爲定實已故殺之至是事帝薄宗道等罪而  
削官官沒其田宅萬計二年二月遣河薄監牧使劉景  
等冊常爲夏國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門溝堡殺范  
愿既而進善表乞班誓詔及請以安遠塞門二若易緘  
州初朝儀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郭達以爲彼必  
不受詔且彼既恭順宜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乘常  
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  
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於是前議遂罷乃賜誓詔而  
綏州得待二若適還夏主受冊而二若不歸且欲先得  
綏州遣問謂詔以誓詔來言及趨高往交地前詔對以  
朝廷本欲得二若境界非所約尚曰若然塞門二境城  
耳安用之遂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儀復用舊禮

從之十月遣使來謝封冊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梁開  
誠使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備遣將李信  
劉甫神諒等出職信等以梁寡不敵復圭欲以節制  
親畫陣圖方畧授之兵進遠大敗復圭解制詔  
死獄中斬其圖策命州官復用勅以故逆節詔諒  
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夜入欄浪派  
百人以功告捷而邊怨大起矣八月夏人遂大舉入環  
慶攻大順城遂徙營於原堡准安鎮東西各二若業  
樂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一二萬屯榆林距慶  
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九日乃退鈴轄郭舉高敏魏慶  
宗秦勒等死之四年正月神諒謀取橫山領兵先城囉  
兀進築樂山貫通嶺二若分道都監趙鼎魏興築  
寧故城及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葺蘆川四若與  
河東路脩築各相去四十餘里二月夏人來攻順寧砦  
復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  
尺囉兀兵勢尚完神諒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  
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怖不能下筆顛轉連判官李  
南公涕泗不已於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千餘人皆沒  
初朝議以諱祚新築囉兀城去綏德百餘里偏安險狹難  
於餽餉且城中無井泉遠李許張景惠在視之未至而  
撫寧陷遂詔築囉兀城五月燕達以成卒輜重歸自囉  
兀爲夏人邀擊遂多失亡九月夏遣使人貢且以二若  
易綏州乞和舊約不允五年正月夏質轉勝爲麟  
州步將王如節戰降投奉官久之謀質歸事覺詔罷  
其去六月夏人還荔原堡逃背熟戶兇通等七十八人  
閏七月遣部將景思立王存以涇原兵出南路王部由  
東谷徑趨武勝未至十餘里夏人戰遂至其城購藥  
乘城夜遁大首領曲撒四王阿南珂出奔乃城武勝十  
二月遣使進馬贖大藏經詔賜之而還其馬八年三月  
夏人以索蕃漢部盜人畜投南界者牒照河經界司請  
高太尉赴三岔堡會議議稱大安二年乃都郵延經界  
司令陳省州問安稱年號且陳非其地分邊臣會諸蕃  
違越生事是必夏主不知請問之夏人進奉山陵後期  
詔令先至永厚設祭後至關奉慰帝謂輔臣曰元昊  
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不先詰其所以  
然而遣絕之縱邊民蕃部討虜放元昊嘗自謂爲諸羌  
所立不得辭朝廷不得命不得已而變西師互戰輒敗  
天下雖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嘗書來獨請官官育謂難  
以中國臣臣處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議者皆以爲不然  
卒困中原而後機賜封冊爲夏國主良可惜哉元豐一  
年六月夏人自滿堂川入大會平殺防田人馬兵官李  
浦等逼逐出塞九月殺德把截楊承慶聲徹邊境而掩  
取蕃部首級詐言斬犯邊人詔發承慶出身文字送西  
京編管四年四月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乘常以河

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諷清而奪乘常政鄭延總管種  
諤乃疏乘常選統國內亂宜與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  
會帝然之遂遣王中正往延慶慶稱諤募禁兵從者  
將之詔黑河李憲等以乘常見囚大舉征夏及詔諭夏  
國鬼名諸部首領能拔身自歸及中正其謀國營當崇  
其爵賞收復遺詔許與州麟府慶州先會夏國取懷州  
慶會與州總領七軍及董越兵三萬至新市城遇夏人  
渡會與州總領七軍及董越兵三萬至新市城遇夏人  
戰敗之王中正出麟州馮祥自言皇帝親征提兵六萬  
才行數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慶經  
畧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原總管劉昌將卒  
五萬出慶州諱祚將延及畿內兵九萬三千出緄城  
九月諱祚入脂夏人來救戰于無定川大破之折首五  
千級十月遂克米脂降守將分詭進逐攻石州中正  
以河東軍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土馬多陷沒  
遂繼諤趨夏河而民皆潰軍無所得遺裕至清遠軍攻  
靈州夏人決黃河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渴死餘兵  
纔萬三千人遂歸夏人追戰將官命平死之中正至宥  
州奈王井蠟盡士卒死亡者已二萬乃引軍還宥州無  
食會大雪死遺潰人塞者纔三萬人昌祥遇夏人于磨  
磨險夏之拒者二三萬人昌祥乃分兵渡河而西其  
隘與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遂大破之憲營于天都山  
下焚夏之南內殿并其館庫連燒其統軍王多矣丁  
敗之擒伯人遂班師涇原總兵夏人聞宋大舉梁六  
至鳴沙川與夏人盡戰績初夏人開宋大舉梁六  
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但  
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斂諸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  
糧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師卒無功  
五年正月遣使涇州遺書云夏國來稱宋兵起無名不  
測事端神宗報以夏國主受宋封冊昨邊臣言乘常見  
爲母黨因辱比令移問事端其同惡不報繼又引兵數  
萬侵犯我邊界義當有征今彼以厚遺收斂故遣使說  
情陳露意在間武德必以察察夏人問此遂不至五  
月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使夏人不得絕沙漠  
遂遣侍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往議復請于銀夏  
有之界乘樂城乘樂堡乘樂堡乘樂堡乘樂堡乘樂堡  
禱率諸將竟城之賜名銀川若諸營還米脂以兵萬人  
馬曲珍守之乘樂堡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諱等  
既城去九日夏人來攻以偵報報乃持李舜舉來援而  
夏兵至者號三十萬聲聲登城西望不見其陳宋軍始懼  
翌日夏兵漸逼乃以士萬陣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  
衆曰觀吾旗進進夏人縱鐵騎渡河或曰此號鐵鷄子  
當其半濟擊之乃可有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諱不  
聽鐵騎既濟震衝突大兵從之諱敗績將校寇傳  
李思古高世才復假程博古收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

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諷清而奪乘常政鄭延總管種  
諤乃疏乘常選統國內亂宜與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  
會帝然之遂遣王中正往延慶慶稱諤募禁兵從者  
將之詔黑河李憲等以乘常見囚大舉征夏及詔諭夏  
國鬼名諸部首領能拔身自歸及中正其謀國營當崇  
其爵賞收復遺詔許與州麟府慶州先會夏國取懷州  
慶會與州總領七軍及董越兵三萬至新市城遇夏人  
渡會與州總領七軍及董越兵三萬至新市城遇夏人  
戰敗之王中正出麟州馮祥自言皇帝親征提兵六萬  
才行數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慶經  
畧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原總管劉昌將卒  
五萬出慶州諱祚將延及畿內兵九萬三千出緄城  
九月諱祚入脂夏人來救戰于無定川大破之折首五  
千級十月遂克米脂降守將分詭進逐攻石州中正  
以河東軍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土馬多陷沒  
遂繼諤趨夏河而民皆潰軍無所得遺裕至清遠軍攻  
靈州夏人決黃河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渴死餘兵  
纔萬三千人遂歸夏人追戰將官命平死之中正至宥  
州奈王井蠟盡士卒死亡者已二萬乃引軍還宥州無  
食會大雪死遺潰人塞者纔三萬人昌祥遇夏人于磨  
磨險夏之拒者二三萬人昌祥乃分兵渡河而西其  
隘與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遂大破之憲營于天都山  
下焚夏之南內殿并其館庫連燒其統軍王多矣丁  
敗之擒伯人遂班師涇原總兵夏人聞宋大舉梁六  
至鳴沙川與夏人盡戰績初夏人開宋大舉梁六  
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但  
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斂諸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  
糧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師卒無功  
五年正月遣使涇州遺書云夏國來稱宋兵起無名不  
測事端神宗報以夏國主受宋封冊昨邊臣言乘常見  
爲母黨因辱比令移問事端其同惡不報繼又引兵數  
萬侵犯我邊界義當有征今彼以厚遺收斂故遣使說  
情陳露意在間武德必以察察夏人問此遂不至五  
月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使夏人不得絕沙漠  
遂遣侍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往議復請于銀夏  
有之界乘樂城乘樂堡乘樂堡乘樂堡乘樂堡乘樂堡  
禱率諸將竟城之賜名銀川若諸營還米脂以兵萬人  
馬曲珍守之乘樂堡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諱等  
既城去九日夏人來攻以偵報報乃持李舜舉來援而  
夏兵至者號三十萬聲聲登城西望不見其陳宋軍始懼  
翌日夏兵漸逼乃以士萬陣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  
衆曰觀吾旗進進夏人縱鐵騎渡河或曰此號鐵鷄子  
當其半濟擊之乃可有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諱不  
聽鐵騎既濟震衝突大兵從之諱敗績將校寇傳  
李思古高世才復假程博古收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



餘人盡沒詔李憲張世矩往援及合括遣人與約退軍當還永樂地夏人進侵及縣門潰歸城者決水若為道以登夏人因之奔歸于城者三萬人皆沒夏兵圍之者厚數里遊騎掠城將士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斃弁不得泉渴死者大半括等援兵及餽運皆為夏天兵所隔夏人呼環來講和呂整崇恩義相繼而行夏人疑恩義因之而城圍者已決旬矣夜半夏兵環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戰沒諸將舉運使李榘皆死於亂兵惟曲珍王湛李浦呂整禔脫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善持刀殺數十人而沒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死夫二十餘萬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還米自熙寧用兵以來凡得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寨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臨朝悼痛而夏人亦困弊夏西南都統昂星鬼名濟迺移書劉昌祚曰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獸為必適于正若乃聽誣受問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為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興甲兵大窮侵討蓋天子與邊外之議為夏國方守先哲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事與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為何如哉朝廷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諸邊肆擾之謀皆費用之矣知微幸之無成故終於樂天事小之道況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我鞏鄰北有大燕為我強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鬪雖十年豈得休哉即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自見伐之後夙夜思念為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賁聘不敢忘而邊事幸功上贖致哉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顯史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言圖開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主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昌祚上其書帝諭答之六年二月夏人大舉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鈴轄王文郁集死七百餘城而下持短兵突營遂拔去五月復來圍九日大戰侍禁章死之乃解去閏六月遣使致詞呼迷乞過來貢表曰夏國累得西蕃征王子書稱南朝與夏國交戰歲久生靈荼毒許擬通狂緣夏國先曾請所陵疆土不從以來便輕許西蕃再遣使散入昌郡丹星等國稱南朝語言計會但當遣使齎表自合於近歲尤甚歡而不意檢人誣言奉朝廷無所虧息至於近歲尤甚歡而不意檢人誣言問朝廷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皆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效忠勳乃賜詔曰頃以權驛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臣而不報王師征蓋討有罪今遣使庭庭辭禮恭順仍

開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其守先盟遂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皆徵舊母出三二里夏之歲賜如舊七年正月蘭州李憲戰却之六月攻德順軍運檢王友戰死九月圍定西城燒籠谷族帳遂以十月攻至靜邊鈴鈴孫敗之殺其首領仁多凌丁十二月攻清遠隊將白王李貴死之八年三月神宗崩賜以遺物夏人攻葭蘆供奉王英獻死七月遣使丁果名清賴昇張張王正進助山陵禮物夏主母梁氏喪計至以朝故即刑部郎中杜紘充祭使使東頭供奉官閻門祇候王有言充弔慰使夏以主母遺留物來進元祐元年二月始遣使入貢五月遣使利阿豫章來賀宗即位六月復遣使來求所使蘭州米脂等五堡使未至蘇轍兩疏請因其地而與之司馬光言此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堡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宜斷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使疆今猶不許則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其為國家之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借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為國家之憂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時里謀者衆唯文彥博與光合遂從之秋七月乙丑庚常昴時年三十六在位二十年改元乾道二年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大安十一年天安定元年詔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莫就獻陵子乾順立乾順惠宗之長子也母曰昭簡文穆皇后梁氏生三歲即位元祐四年十月以父祖遺使呂則剛李謨等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皆待歸我陪執民當盡以給還乃遣使部員外郎穆衍充祭使使供備庫使張楨先弔慰使夏遣使進馬馳來賀能與使二年正月遣權樞密院都承旨公事劉奉世為冊禮使崇儀副使崔象先副之冊乾順為夏國主仍節度西平王三月夏遣大使張果鬼名論密副使廣樂毛示等詣太皇太后進馳馬以謝奠慰七月夏人攻鎮戎軍諸堡劉昌祚等禦之而退三年三月攻德靖諸堡將米賚郭普戰死詔劉昌祚以涇原萬人駐德順軍熙河五千人駐通遠軍據秦鳳要害以為犄角夏人遂攻通遠軍及東關堡巡檢等戰不利死者幾八百人四年二月始遣使謝封冊六月書歸永樂所獲人遂以葭蘆米脂浮圖寨四堡與之而西書未定遣崇儀使使夏如京使李玩押賜夏國生日禮物及冬服七月坤成節十二月典禮節皆遣使來賀五年六月夏人來言葭蘆界者不依條州內十里築堡備耕牧外十里立封塚作空地例以辨兩國界詔曰已論邊臣如約夏之封界當亦體此冬攻蘭州之質孤勝如堡既而遣使來賀正旦六年七月遣

使來賀坤成節九月開麟府三日殺掠不計郡縣都監李儀等盡沒七年屢攻緬城以重兵壓涇原環留五旬大掠築壘于涇州峽口以自固游師唯請自蘭州李浩平東抵通遠定西通渭之閒建汝進納結結龍三若及置護耕七堡以固藩籬行請於質孤勝如二堡之間城李浩平以控要害書請未決秦鳳都監康謂以為夏之所以未臣附而屢肆兵者以我勢分於隗備兵未練而賞罰失當耳若擇銳統伍何彼之動眾則先擊散則復襲則彼從而我聚以四壁復道使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若詔數其違願不常而却其請詔聖元二年二月夏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復遣使再請地詔不允三年九月大入鄜延西原軍招安岩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十月忽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母親督將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乃破守兵盡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十萬東皆盡汝官皇城使張命死之既還留一書置漢人朝上曰貸汝命為我投於經界使處其言曰夏國與我朝結讎疆場惟有小不同方行理不意朝廷改悔却於坐圍鋪虛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聽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冀耕而即延出兵急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憤憤欲取延州以恭順正取金明一書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師呂惠卿上于樞密院而不以聞初哲宗聞夏人來寇泰然笑曰五十萬眾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若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四年正月涇原都鈐轄王文振率諸將破沒煙峽新營斬獲三千餘級二月夏復以七萬眾攻緬德郡延將兵戰退之元祐元年十二月涇原折可適捷夏西壽統軍鬼名阿理監軍妹勒都通獲之其見乾順故國中二年正月國母梁氏薨遣使高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乃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五月夏國會正韓華兒以部落來降授內殿崇班賜銀絹緡錢各三百七月環州神朴微亦羊川獲賞囉訖乞家屬百五十餘口孽畜五千夏人千餘騎來追戰却之擒監軍訛囉囉及首領派丁訛囉訖令赴關存恤訖乞家屬又遣人持家信號往招之九月夏人來告國母哀因上表謝過夏主官所上表能抗章引應已論邊臣我疆彼界毋相侵犯而已夏以二千騎出浮圖谷來戰俄使奉官陳告使使使敵之閒九月古遠川部族叛熙河將王恩率兵掩擊夏人馬數萬圍感等力戰敗之擒其鋒騎鬼名乞遇統制苗履又戰於青唐晚夏人敗績十二月遂遣金能鬼名濟等進誓表曰臣國久不幸時多遇凶兩經母黨之擅權累為奸臣之

竊命頻生邊患增怒上心憂端既深理難遽達幸內當伏誅推躬反正遐馳懇奏陳前告之所歸乞紹先盟果淵衷之俯納故班詔而申論復舊誓以輸誠當償疆吏而永絕爭端戒國人而常遵聖化連約則凶咎再降背盟則基緒非延約束事條恭依處分報報曰爾以凶黨造謀數千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紹先盟念彼種人均吾赤子措之安靜乃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無異約朕不食言自今已往歲賜仍舊三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九月夏遣使來賀使及賀即位十月復遣使來賀元祐節建中靖國元年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崇寧三年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云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愈厚厚乃遣弟詰保忠許還為夏之選者所獲遂遣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誠不為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之得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遠矣三年遂以成安公主嫁乾順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問首從賞同級令用京又命節使在延州大加招誘乾順遣使請誓拒之又令殺其牧放者夏人遂入鎮戎數戰萬口執知鄜州高永年而去又攻涇州自是兵連者三年大觀元年始遣人備貢政和四年冬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嚙以書遣其國統軍梁彥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秋庚未種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餓色若捲甲而趨徑持定遠唾手可取定遠既得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關地而蔽之所在如是大兵之來斗糧無甯可坐而飽也嗚呼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民盡發資糧啗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嚙遂以其部萬餘歸乾順順乘底河城遂詔河東節度使童貫騎十五萬出涇州秦鳳五年春遣熙河經畧劉法使步騎十五萬出涇州秦鳳經畧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人右副軍戰於古骨說大敗之斬首三千級貫奏訛嚙遣使求仲武厚復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威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厚賂貫而歸之冬夏人以數萬騎擊蘭而去六年春劉法到仲武合熙寧之師十萬攻夏仁多保忠三百三十克捷後期不至萬眾復攻威底河城之十一月夏人克捷後期不至萬眾復攻威底河城之十一月夏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兵對不親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貫復過劉法使取朔方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國主弟蔡哥即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

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  
朱定國力戰自朝及暮兵不食而馬亦渴死多法乘夜  
通比明走七十里至孟宋宋守兵見之擊崖折足為  
一別驛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其敗而以捷  
聞察哥見法首側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  
龍仁多泉哥常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  
鼻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在山峽乘勝兩路不  
能備自築三城間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初夏  
人陷法軍圍張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  
病塚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實自  
去之也諸路所築城皆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  
為之蕭條果如察哥之言十月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投  
以誓語不取賈不得屈但迫館伴強之使持還及邊遠  
棄之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貴始大沮欽宗即位遣使來  
賀正旦先是金人滅遼結罕遣撤擄使夏國許割天德  
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  
牽河東之勢靖康元年三月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  
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四月陷靈州城兵馬  
監押未照死之繼而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賜為出獵  
掩至天德通逐夏人恣奪其地夏人請和而金人執其  
使歲丁未乾德改元正德時建炎元年也是歲九月金  
帥兀朮回雲中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侵宋乾順  
許之十月通問使傅秀見金左監軍希尹于雲中希尹  
以國書授秀為夏國請照寧以來侵地蓋彼既奪其地  
乃責償于宋以報之二年正月以主客員外郎謝亮為  
陝西撫諭使兼宣諭使從事耶何洋為太學博士持詔  
書賜乾順亮西入關鄜延經畧使王庶遣亮書曰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事之可也夏國為患小  
而緩金人為患大而急方其控號熙河奔北鄜延秋稼  
未登兵士困餓閣下荷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雖未  
足盡雪舊耻亦可驅逐渡河全秦莫枕徐圖恢復矣亮  
不能用遂由環慶入西夏慶歷後夏國主嘗以賓禮見  
使者亮至乾順乃倨然見之留居幾月始與約和罷兵  
亮歸而夏之兵已躡其後襲取定邊軍明年亮還行在  
二月金帥妻宿連宿長安鳳翔隴右大夏人深知關  
陝無備遂徵延安府言大金割鄜延以隸本國須當理  
索乾道拒者發兵誅討之帥臣王庶報曰金人初得  
本朝許以金肅河清界爾今誰與守國家以奸臣貪得  
不恤和好遂至于此貪利之臣何國無之豈意夏國躬  
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擄與靈方切寒心不圖  
尚欲乘人之急募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  
支右吾尚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因遣諜間其用  
事李遇夏人竟不出是歲開封尹宗澤奏疏請北伐  
且言之遺辯士西說夏國東說高麗俾出助兵三年知

樞密院事張浚使川陝謀北伐欲通夏國為援奏請國  
書詔從之七月浚西行復以主客員外郎謝亮假太常  
卿權宜府處置司參議官再使夏國四年正月浚遣亮  
往迄不得其要領而還十月環慶路統制慕洵敗於  
夏國紹興元年二月同州觀察劉惟輔棄德順軍  
輸款于夏夏人拒不受八月詔以夏本敵國毋復班  
日十一月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遣人通夏國書二  
九月呂頤浩言問金夏交惡國處遣人來吳亦開師  
古軍中宜令張浚遣劉以揮其情是歲徐觀謀結燕雲  
人圖安直張浚覺欲誅之徐親父子遁入夏國夏人  
以其兵步不納四年十二月吳玠奏夏國通書有不  
忘本朝意五年乾順改元大德七年正月吳玠奏西蕃  
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歸用可扼西夏右臂十月偽  
齊知同州李世輔謀誅金帥撒里馬歸宋不克遂奔夏  
世輔父母親族在延安者金人殺之無遺類九年夏人  
陷府州靈芝生於後堂高守忠家乾順承宣使鄭延  
書相王仁宗和之乾順以世輔為解難軍承宣使鄭延  
岐雍等路經界安撫使世輔請兵將報延安之役夏順  
乃先討別種酋豪統而夜又擊之世輔報延安之役夏順  
俾為出別種酋豪統而夜又擊之世輔報延安之役夏順  
安撤里馬去羅州世輔購得害其父母者殺之東城聞  
金人降殺歸宋河南地乃說王樞等降宋嗚說不從世  
輔抽刀斫之不中遂縛樞命王樞韓護送行在五月丙  
午世輔以其眾三千人歸宋授世輔護國承宣使樞密  
行府前軍都統制賜名顯忠六月四日乾順殞年五十  
七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天儀治平四年天祐民安八年  
永安三年貞觀十三年雍寧五年元德八年正德八年  
大德五年諡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號顯慶仁孝  
嗣 仁孝宗宗長子也紹興九年六月崇宗殞即位  
時年十六十月詔還王樞及夏國之俘百九十八人  
月仁孝奪其母曹氏為國母十二月納后周氏十年夏  
改元大慶三月詔胡世將與夏人議人夏人報不  
一年六月夏樞密使慕洵弟慕濬謀反伏誅仁孝上等  
號曰制義去邪十一年九月夏國僞十三年三月地震  
逾月不止地裂泉湧出黑沙歲大饑乃立井里以分振  
之十三年夏改元人慶始建學校于國中自立小學于禁  
中親為訓導十四年彗星見坤宮五十餘日而滅占其  
賜于夏國十五年八月夏重人大漢太學親釋弟子員  
賜子有差十六年尊孔子為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  
策舉人始立唱名法于元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增  
脩律成賜名鼎新二十八年始立通濟監錢二十九  
年歸宋官李宗宗上書言夏國副使屈移管兩使南朝  
以為衣冠禮樂非他國比怨金人叛奪其所與地此  
其情可見于子歲結罕嘗聚兵雲中以窺蜀夏人謂將  
圖己舉國屯境上以待其至今誠道辯士往說之夏國

必不難出兵庶足為吾聲援以圖恢復書奏不報三十  
年夏封其相任得敬為楚王三十一年立翰林學士院  
以焦昇顏王命等為學士俸倍實錄金主亮犯四川宣  
撫使吳玠敗西夏得合兵討之三十二年夏國移置中  
書樞密於內門外大禁秀修始封制蕃字師野利仁榮  
為廣惠王夏人聞金人南侵以騎兵二千至蔡園川及  
馬家壩亮頭嶺將遣人攻宣撫使吳玠命領鐵軍守  
將奏說論之金兵敗夏人乃還乾道三年五月夏國  
相任得敬遣使至四川宣撫司約共攻西蕃虞允文  
報以蠟書七月得敬聞使再至宣撫司夏人獲其帛書  
傳至金人四年夏改元乾祐得敬以謀篡伏誅淳熙十  
三年二月謀報故遠國大石牙林假道于夏以伐金密  
詔利西都統制吳玠與制置使留正議之十三年四月  
復詔廷結夏國當時論議可否及夏人從違史皆失書  
紹興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孝殞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  
改元大慶四年人慶五年天盛二十一年乾祐二十四  
年諡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陵子純佑嗣  
純佑仁宗長子也母曰章獻欽慈皇后羅氏仁宗殞即  
位時年十七明年改元天慶開禧二年正月二十日廢  
遂祖年三十在位十四年諡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陵  
號莊嚴號夷郡王安全立安全崇宗之孫越王仁友之  
子開禧二年正月廢其主純佑自立明年改元應天嘉  
定四年八月五日安全殞年四十二在位六年改元應  
天四年皇建二年諡曰敬穆皇帝廟號義宗陵號康陵  
有子曰承順齊國忠武王彥宗之子大都督府主道項  
立 道項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為大都督府主  
嘉定四年七月三日道立時年四十九改元光定金衛紹  
王崇義勇造二僧齋蠟書來西邊欲與共圖金人復使  
地制置使黃誼不報其後金人南遷徙從都長安遣元  
帥赤蓋以重兵宿羣州夏主畏其侵迫乃遣樞密使都  
招討軍子寧忠翼赴蜀圖議夾攻奉鞏議子連俾利西  
安撫丁焞答書飭將吏嚴兵以待時嘉定十二年三月  
也子連寧罷去焞持議不可輕動師不可出十二月寧  
子寧遣使復申前說且責我以失期時安再再開宣闕  
許之命利州副都統制程信在任其責十三年八月寧子  
擊以師來告丙遂決意出師以奉制置朝不待報  
可命將大舉卒無功夏人害子寧鬼名公輔亦率其眾  
歸國十四年正月丙寅利州十六年道項自號上皇傳  
位於其子德旺寶慶二年春道項殞年六十四改元光  
定十三年諡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丙戌七月德旺殞  
年四十六改元乾定四年廟號宗清平郡王之子南  
平王現立二年丁亥秋為大元所取國遂亡

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日靈曰洪曰日銀曰夏曰石  
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日與曰日定曰懷曰永曰  
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魏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  
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涼之則則以諸  
河為溉與靈則有古渠曰唐涼曰漢源皆支引黃河故  
灌溉之利處無旱澇之虞其一一家號一帳一馬登十  
五為之丁二丁取正軍一人每百騎一號一馬一抄負擔  
者隨軍雜役也丁丁為兩兩抄餘皆丁願隸正軍者得  
射他丁為負擔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為之故壯者  
皆習戰關而得正軍者多凡正軍給長生馬馳各一團  
練使以上帳一弓一箭五百馬一乘馳五旗披槍劍棍  
槍抄袋袋破通神賊背索鐵錢斤斧箭牌鐵瓜箭各一刺  
史以下無帳無旗旗人各乘馳一箭三百騎乘一兵三  
人同一幕葉幕葉織毛為幕而以木架有砲手二百人  
號漢喜陸立旋風砲於雲霧鞍鞍石如拳得漢人勇  
為前軍號撞令即若脫法無他後者遷河外曰石州祥  
守肅州有左右兩十二監軍司曰左廂神勇曰右州祥  
祐曰右州祥曰右州祥曰西壽保泰曰早囉和南  
曰右州祥曰右州祥曰右州祥曰右州祥曰右州祥曰  
白馬強鎮曰黑山威福諸軍兵總計五十餘萬別有擒  
生十萬與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五千別以兵七萬  
為資贍號御圍內六班三分三番以宿衛每有事於西則  
自東點集而西於東則自西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  
集用兵多立虛營設伏兵包敵以鐵騎為前軍乘善馬  
重甲刺不入用鉤索絞斷死馬上不堅過戰則先  
出鐵騎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換騎以進戰則則先  
居後或據高險其人能寒暑涉險出戰率則日避晦  
日齋糧不過一旬弓矢疲乏沙柳落塞雨雪晝晝揚  
塵夜篝火以爲候不耻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  
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縛草人埋於地眾射而還篤  
信機鬼尚詛祝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又灼羊脾  
骨以求兆名炙物焦二擗竹于地若撲書以求數謂之  
辨算三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屠羊視  
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矢擊弓弦審  
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災祥五殺  
之凶稔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  
論曰拓跋氏考諸前史可見也自赤辭納款於貞觀立  
於天寶思孫以宥州著述太祖西雖未稱國而王  
其土久矣子孫歷五五代宋興太祖即西王加尊號  
大尉德明在祥符間已追帝其父於國中遠元昊始顯  
稱帝厥後因之與金同亡其歷世二百五十八年雖  
嘗受封冊于宋亦稱有歲幣之賜皆詔之答要皆出  
於一時之言其心未嘗有臣順之實也元昊結髮用兵  
凡二十年無能折其強者乾順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  
立養賢務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為帝設科取士又置





王三年九月登州言高麗進奉使禮賓卿崔元信至秦  
王水口遭風覆舟漂流失貨物詔遣內臣撫之十一月元  
信等入見賞賜錦衣袴烏漆甲飾飾長刀七首劍錦鞍  
馬布疋物等又進中布二千端求佛經一藏詔賜經  
還布以元信覆溺履之別賜衣服綵緜賜州登州履  
言高麗海船有風漂至境上使令存問給度海糧還  
還仍為著例五年詢遣告使御事禮部侍郎韓祚等  
地理書聖惠方並賜之金行成者累官至殿中丞治賜  
乞放還行成自以羸仕朝廷不願歸本國又以父母垂  
老在海外且思慕念恨祿不及令工圖其像置正寢與  
妻史氏居旁室晨夕定省上食未嘗少懈淳化初通判  
安州被病知州李範與僚佐數人省之行成病已篤泣  
且言曰行成外國人為朝官任郡政病且死未有以報  
主恩雖願固自遺恨二子宗敬宗訥皆幼家素貧無  
他親可依且暮年空矣未幾行成死其妻養二子普  
不嫁繼以給範表其事詔以宗敬補太廟齋郎令安  
州州人康敬參緝米五斛長吏歲時存問又高麗信  
州永寧人康敬參緝米五斛長吏歲時存問又高麗信  
州永寧人康敬參緝米五斛長吏歲時存問又高麗信  
州永寧人康敬參緝米五斛長吏歲時存問又高麗信

徵又自言嘗夢至中華作詩紀其事三年孫以開朝廷  
議者亦謂可結之以謀契丹神宗許命孫以孫以孫  
如夏國使往時高麗人往反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  
良鑑來言欲遠契丹乞改塗由明州詰問從之郡縣供  
頓無舊準願擬民器立式頒下費悉官給又以其不遵  
華言恐規利者私與交關所至禁止微問遣二府基  
厚詔以付市易務孫繼用答之又表求醫藥聖命之  
以教國入詔羅孫募行符者之復使求醫藥聖命之  
貴人做都亭西羅孫募行符者之復使求醫藥聖命之  
賞獻俗官十餘輩日夷樂無足觀視之則國史商帝  
以其國尚文每賜書詔必選詞臣著撰而擇其善者元  
豐元年始遣安豐左諫議大夫陳陞假起居舍人往聘  
豐年始遣安豐左諫議大夫陳陞假起居舍人往聘  
豐年始遣安豐左諫議大夫陳陞假起居舍人往聘  
豐年始遣安豐左諫議大夫陳陞假起居舍人往聘

太學朝廷為置博士政和中升其使為國信禮在夏國  
上與遼人皆極樞密院改引件官官為送送館件賜  
以大晟樂燕豆置盤盤等器至夏使者于磨殿殿  
中宣和四年侯平初高麗俗兒兄弟及至是諸弟爭立  
其相李資深立侯子楷來告哀詔給事中路允迪中書  
舍人傅聖卿莫莫候之在位也求醫於朝詔使二監往  
留二年而歸楷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伐遼遼兄弟之  
國存之足為邊邦女真俄虎其言不可交也欽已願之  
歸歸報天子宜早為備歸歸其言已無及矣欽已願之  
使至明州御史胡舜陟言高麗歷敵國矣五十年政和  
以來人使或至淮浙之問苦之使皆臣事契丹今必事  
金國安知不覓我虛實以報宜且勿使來乃詔留館於  
明而納其贊幣明年始歸國自王徽以降雖通使不絕  
然受契丹封冊奉其正朔朝廷及他文書蓋有稱甲  
子者歲貢契丹至於云而誅求不已常云高麗乃我奴  
耳南朝何以厚待之使至其國尤僭暴館伴及公卿小  
失意輒行撻責聞我使至必假他事來覘分取賜物嘗  
詰其西向修葺事高麗表謝其契丹乃得免高宗即位  
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功高麗契丹皆得免高宗即位  
虛金入通於高麗命通功高麗契丹皆得免高宗即位  
虛金入通於高麗命通功高麗契丹皆得免高宗即位

文軌乃附乘梓之信則修貢儀之恭惟忠順之無他質  
神明而靡愧屬開闢聽良用歡嘉言念歲年實為多故  
舉中原之生聚強敵之震驚既境以深深猶稱兵  
而未已茲移仗衛暫駐江湖如行使之果來恐有司之  
不戒侯休邊境當開明期城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開  
漢關而謝賀非用前想使彼素懷知吾誠意紹興元年  
十月高麗將入貢禮部侍郎約言四明殘破之餘荒  
蕪無窮弱起戎心宜屯重兵以俟其至十一月詔館約  
奉使高麗不果行入貢閏四月精遣其禮部員外郎崔  
惟清開門祇候沈起入貢金百兩銀千兩綾羅一百疋  
人參五百斤惟清所獻亦三之一上御後殿引見賜惟  
清起金幣二卷以溫詔還還月定海縣言民亡入高  
麗者約八十人願奉表遠國詔使到日高麗綱百卓榮  
等量與推恩十二月間高麗遣知樞密院事洪彝叙等  
六十五人來貢議以臨安府學館其使者謂雖在兵  
間不可無學恐為所窺詔以洪彝叙為同文館以待之  
既而卒不至六年高麗持牒官金種圭至明州賜銀帛  
遣之懼其為金間也三十二年三月高麗綱百徐德榮  
詰明州言本國欲遣使守臣韓仲通以開殿中侍御  
史吳希奏曰高麗與金人接壤舊推圭之來朝廷懼其  
為間亟遣還今兩國交兵德榮之請得無可疑使其果  
來猶恐不測萬一不至貽笑遠方詔止之隆興二年四  
月明州言高麗入貢史不書引見日恐同尋敘之詐其  
後使命途絕慶元間詔崇商人持銅錢入高麗蓋絕之  
也初高麗人使明越困於供給朝廷遣使賜賚賚賚之  
費以鉅萬計饋其主者不在焉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  
費亦不貲三節官吏廢節相偕皆仰縣官皆蘇杭言事  
先朝謂高麗人貢有告以此也惟是遠於吳會言事異  
東都昔高麗人使卒由登萊山河之限甚遠今直趨四  
明四明距行郡限一浙水耳由海道奉使高麗瀾漫汪  
洋洲嶼險阻阻風黑舟觸礁輒敗出急水門至羣山島  
始謂平途非數十日不至也舟南北行遇順風則歷險  
如夷至不數日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西北接  
契丹特鴨綠江以為固江廣三百步其東所臨海水清  
澈下視十丈東南望明州水皆碧玉居開州蜀蜀郡曰  
開成府依大山置宮室立城壁名其山曰神嵩民居皆  
茅茨大正南極寶以瓦者才十二以新羅為鎮州樂浪  
府東京最盛總之凡三京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縣  
鎮三百九十洲島三千七百郡邑之小者或只百家男  
女二百十萬口兵民偕居其一地寒多山土宜松栢  
有柰麻麥而無林以杭為酒少絲蠶匹織直銀十兩  
多衣麻紵王出乘車駕牛歷山險乃騎乘衣行前捧護  
國仁王經以導出今日教曰宜臣民呼之曰聖上私謂  
曰嚴公后妃曰宮主百官名稱階階功功檢校頗與中



朝相類過御史臺則下馬違者有劫士人以族望相高  
 柳崔金李四姓為貴種無官者以世族子為內侍六衛  
 歲十二月朔王坐紫門小殿注官外官則付國相有國  
 子監四門學學者六千人貢士三等王城曰土貢郡邑  
 曰鄉貢他國曰貢貢間歲試于所屬再試于學所取  
 不過三四十人然後王親試以詩賦論三題謂之薦前  
 通試亦有制科宏詞之目然特文具而已士尚聲律少  
 能誘以祿仕或強留之終身朝廷使至者密試其所  
 則取以歸百官以米為奉皆給田納祿平給死乃拘之  
 國無私田民計口授業十六以上則充軍六軍三衛常  
 留官府三歲以選戌西北半歲而更有警則執兵任事  
 則服勞事已復歸農畝王亦有分地以供私用王母妃  
 主世子皆受湯沐田上下以賈厥利入為事日中為虛  
 用米布貿易地產銅不知鑄錢中國所貯錢藏之府庫  
 時出傳幣而已崇寧後始學鑄鑄有海東通寶重寶三  
 崇通寶三種錢然其俗不便也兵器疎簡無強弩大刀  
 相視敵不撫稍貧者死則露置中野或以建子月祭天  
 國東有穴號歲神常以十月望日迎祭謂之八關寶禮  
 儀甚盛王與妃嬪登樓大張樂宴飲買入曳羅為幕至  
 百疋相聯以示富三歲大祭祠過其封內因是飲民財  
 而王與諸臣分取之祖廟在國門之外大祭則具車服  
 冕主親祠王城有佛寺七十區而無道觀大觀中朝廷  
 遣道士往乃立福源院置羽流十餘輩俗不知擊自王  
 侯來請醫後始有道其術者人首無枕骨背偏側男子  
 中憤如唐裝婦人髻垂垂右肩餘髮被下約以絳羅貫  
 之髻旋裙重疊以多為勝男女自為夫婦者不禁夏月  
 同川而浴婦人僧尼皆男子拜樂聲甚下無金石之音  
 既賜樂乃分為左右二部左曰唐樂中國之音也右曰  
 鄉樂其故習也堂上設席升必脫履見尊者則膝行必  
 跪應必唯其拜無不答子拜父猶半答其禮性仁慈惡  
 殺不屠羊欲食羊豕則包以蒿而燔之刑無慘酷之科  
 唯惡逆及罵父母者斬餘皆杖劫外刑刑殺送王城  
 歲以八月減囚死罪貸流諸島赦職輕重原之自明  
 州定海遇風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自墨  
 山過島嶼曲曲礁石間舟行甚駛七月至禮城江居  
 兩山間東以石峽湍激而下所謂急水門最為險惡又  
 三日抵岸有館曰碧澗亭使人由此登陸崎嶇山谷四  
 十餘里乃其國都云

交趾本漢初南越之地漢武平南越分其地為儋耳珠  
 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凡九郡置交趾  
 刺史以領之後漢置交州晉末齊梁陳因之又為交趾  
 郡隋平陳廢郡置州煬帝初廢州置郡唐武德中改交  
 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中土蒙曲承  
 美專有其地送狀於宋帝因授承美節鉞時劉隱植命  
 劉岩洪皆受廣南署繼為交趾節度使紹興州有楊廷  
 昌及遂居其位昌及死其弟昌文襲繼德初昌文死其  
 參謀吳玠拜峯州刺史矯知護武寧州刺史楊輝牙將  
 杜景頌等爭立管內一十二州大亂部民嗚聚起為寇  
 盜攻交州先是楊廷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兼  
 禦蕃都督節領其子也公著死節領繼之至是部領  
 與其子連率兵擊敗處評等賊黨潰散境內安堵交民  
 德之乃推節領為交州帥號曰大勝王署其子連為節  
 度使凡三年連遜位連立七年間嶺表平遂遣使貢方  
 物上表內附制以權交州節度使丁連以楊榜王紹祚  
 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又詔以進奉使鄭瑋王紹祚  
 並為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八年遣使貢犀象  
 香藥朝廷議崇寧節領降制曰率土來王方推以恩信  
 舉奉國宜洽於封崇崇拱極之外臣舉順親之茂典  
 兩部領世為石族克保遐方夙慕華風不忘內附屬九  
 州混一五嶺廓清聲限演濤樂輸琛賈乃合子稱吾  
 列藩特被鴻私以旌義訓介爾眉壽服茲寵章可授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趾郡王太宗即位連又遣  
 使以方物來貢節領及地既死連弟瑋尚幼立稱節  
 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樹黨漸不可  
 制邇邇瑋於別第舉族崇樹之代總其眾太宗聞之怒  
 乃議舉兵太平興國五年秋詔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  
 入作使張瑋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為陸路兵馬都督自  
 邕州路入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閔  
 門祇候王偃為水路兵馬都督自廣州路入是冬黎桓  
 遣牙校江日涅齎方物來貢仍為丁瑋上表曰臣族本  
 蠻裔僻處海裔修職貢於宰旅假節制於方隅臣之父  
 兄代承開闢謹保封畧罔敢怠違爰暨淪亡將墜堂構  
 將史普嘗乃屬於臣俾權軍旅之事用安夷遠之衆士  
 俗靡得謹請急堅拒而弗從臣其生靈臣已播展度行  
 軍司馬權領軍府事願賜鎮令備列藩于日展展度伏  
 增城越上察其欲緩王師發而不報王師遂討破賊萬  
 餘衆斬首二千餘級六年春又破賊于白藤江口斬首  
 千餘級獲賊艦二百艘甲冑萬計轉運使侯仁寶率前  
 軍先進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以候澄仁寶畏之  
 不進及澄至并軍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遣花  
 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為所害轉運使許仲宣馳奉其  
 事遂班師上遣使就勃澄澄尋病死澄妻等邕州

市全興至關亦下吏誅餘抵罪有差仁寶贈工部侍郎  
 七年春桓懼朝廷行討滅復以丁瑋為名遣使貢方  
 物上表謝罪八年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貢方  
 物并以瑋表來上帝賜桓詔曰丁氏傳襲三世保據一  
 方卿既受其倚託為之心營克勤邦人之請無負丁氏  
 之心朕且欲侯丁瑋為統帥之所成卿之任則裁制  
 置憲繫於朕矣丁瑋既冠有所成立卿之輔翼令德彌  
 光崇忠勳朕亦何吝若丁瑋材無取重同土伍理既  
 其奕世紹襲載綿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土伍理既  
 非便居亦慶安認到卿宜遣丁瑋母子及其親屬盡室  
 來歸侯其人朝使當撥日降制授卿節旄旌旄南途卿  
 宜審處其一丁瑋到京必加優禮令遣供奉官張宗權  
 齎詔諭旨當悉朕懷亦賜瑋詔書如言時黎桓已再據  
 其土不聽命是歲五月上言占城國水陸象馬數萬來  
 寇率所部兵擊走之存斬千計雅熙二年遣牙校張紹  
 馮阮伯等貢方物繼上表求正領節鎮三年黎又遣  
 使貢方物備州言占城國水陸象馬數萬來寇率所部  
 使言為交州所逼故也是歲十月制曰王者慈建皇極  
 寵綏列藩設節即京師所以盛會同之禮非土方面所  
 表節制之雄烈茲點焉之偶克修葺羽之貢式當易帥  
 爰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舉勳勞之典權知交州三  
 使留後黎桓兼義勇特恩忠純能得邦人之心彌謹  
 藩臣之禮往者丁瑋方在童幼殊於撫綏絃及肺腑之  
 親專掌軍旅之事就令自出威愛並行瑋盡解三使之  
 權以狗眾人之欲遠輸誠款未領節旄旌旄旌旄明化越  
 俗而威又附於恭順廣漢詔以無違宜正元戎之稱以  
 副通侯之貴除撫夷落對揚天休軍節度使俾節  
 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使交州管內  
 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食邑三千戶仍賜號推誠  
 順化功臣遣左補闕李若拙國子博士李覺為使以賜  
 之端拱元年加桓檢校太尉進邑千戶實封五百戶遣  
 戶部郎中魏厚成部員外郎直史館李度往使焉淳化  
 元年夏加桓特進邑千戶實封四百戶遣左正言直史  
 館宋鐸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又使焉明年六月歸闕  
 上令條列山川形勢及黎桓事述以聞鑄等具奏曰去  
 歲秋季抵交州境桓遣牙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口涉風  
 滿瀕歷危險經半月至平藤徑入海去來湖而行凡宿  
 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其新自為館至長州漸  
 近本國桓張皇虛誕誇為誇誇盡出舟師戰權謂之軍  
 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問曰  
 茅徑至城一里里擊部民畜產安稱官牛數不滿千  
 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以雜色之衣兼乘鼓  
 譟近城之山虛張白旗以為陳兵之象俄而擁從相至  
 展迎之禮桓歛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

以檣相連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  
 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區以為軍營而府署設險題  
 其門曰明德門桓質隨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  
 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  
 漢以為樂賓之遊桓既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  
 右皆呼噪歡類凡有宴會預生之人悉令解帶自歌吹  
 子桓多衣花纈及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為飾或自飲酌  
 酒莫能飲其詞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  
 且曰若能食此當活之為饋以獻馬又騶送二虎以備  
 繼觀皆却之不受卒殆三千人悉點其額曰天子軍  
 糧以禾穗日給令自春為食兵器止有弓弩木牌檢槍  
 竹槍扇不可用桓輕俊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閱歷五七  
 輩錯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為樂凡官屬善其事者權  
 居親近左右有小過亦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實  
 佐小不如意亦捶之三十至五十點為關吏怒息乃召  
 復其位有木塔其制樸陋恒一日請同登遊覽地無寒  
 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四日進封交趾郡王五  
 年遣牙校費崇德等來修職貢然桓性本兇戾阻山  
 海屢為寇害漸失藩臣禮至道元年春廣南西路轉運  
 使張觀欽州如洪鎮兵馬監押昭美皆上言有交州  
 戰那百餘艘寇如洪鎮居民劫掠而去其夏桓所  
 管蘇茂州又以鄉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綠山都巡檢楊  
 文傑擊走之太宗志在撫荒服不欲罪罪觀又言風  
 間黎桓為丁氏兵逐逐黎山海間失其所據故以寇  
 鈔自給今則桓已死觀仍上表稱賀詔太常寺陳士隆  
 高品武元吉奉使備南因偵其事士隆等復命所言與  
 觀同其實相問存而傳聞者之誤觀等不能審察未幾  
 有大賈士隆元吉抵罪先是欽州如洪咄咄如昔等三  
 鎮皆領海交州潮陽民下文勇等殺人并家亡命至如  
 昔鎮鎮將黃令德等匿之桓令潮陽鎮將黃成雅移牒  
 來捕令德固不遵因茲海賊連年剽掠二年以工部員  
 外郎直史館陳堯叟為轉運使因賜桓詔書堯叟始至  
 遣播雷州海康縣尉李建中費詔勞問桓堯叟又至如  
 昔詰得匿文勇之由盡擒其男女老少一百三十口召  
 潮陽鎮上章威恩且戒勿加酷法成得得其人以狀謝堯  
 叟桓遂上章威恩不得驕動七月太宗遣主客郎中直  
 昭文館李若拙資詔書充國信使以美玉帶往賜桓若  
 拙既至桓出郊迎然其詞氣尚倨慢謂若拙曰向者劫  
 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若使交  
 州果叛命則當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  
 若拙從容謂桓曰上初問寇如洪鎮雖未知其所自然  
 以足下拔自交州牙校授之節制固當盡忠以報豈有  
 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而大臣會議以為朝

元中書右丞相魏瓘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七

外國四  
 交趾 大理

廷比建節帥以寧海表今既齷齪為寇者乃是交州力

不能獨制矣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兵以剪滅之使交廣

無後患上曰未可輕舉虛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

若且委黎桓討擊之亦當漸至清諭今則不復會兵也

桓愕然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恩過

父母未加誅責自今謹守職約保承清於海內四望

頓首謝真宗即位進封桓南平王兼侍中桓前遣都知

兵馬使阮紹恭副使趙懷德以金銀七寶裝交符萬

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枚緞布匹萬匹更賈馬千匹

賜太宗神御許紹恭等拜及迴賜桓帶甲馬詔書慰

獎咸四年又遣行軍司馬黎紹留使制何慶常以馴

犀一象二家棚二七寶裝金瓶一乘其年欽州言交

州劫賊場民及頭首八州使黃慶集等數百人來投有

詔慰撫遣還本道廣南西路言黎桓迎受官告使黃成

雅附奏自今國朝加恩願遣使至本道以龍海裔先是

使至交州桓即以供奉為辭因緣賦賦上聞之止令疆

吏召授命不復專使景德元年又遣其子攝羅州刺史

明提來貢懇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撫還許之仍以明

提為羅州刺史二年上元節賜明提錢令與占城大食

使觀燈宴飲因遣工部員外郎耶明充國信使三年桓

卒立子龍敏龍欽凡龍全劫庫財而近其弟龍廷殺

龍敏自立龍廷兄明謹率扶闈擊攻明提以國亂不

能還特詔廣州優加資給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

立眾心離叛頭首黃慶集黃秀等千餘人以不從驅

率及親族來投廉州請發本道二千人平之慶集等

願為前鋒上以桓素忠順屢修職貢今幸亂而伐表不

可就改國信使耶明為緣海安撫使令曉諭之慶集等

仍計口賜田糧雖乃貽書交州黎以朝廷威德使其自

相魚肉久無定位偏師問罪則黎氏盡滅矣明謹懼即

奉龍廷主軍事龍廷自稱節度開明王遂欲修貢惟上

聞上曰還荒異俗不曉事體何足任也令削去偽官職

又言頭首黃慶集先避亂歸化其種族尚多若復遠

慮遣屬職詔以慶集隸三班釐務于郴州遂許入貢四

年龍廷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弟峯州刺史明叔副

使安南軍書記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會合光殿大宴

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位著訪於宰相王旦且曰昔子

產朝周王饗以上卿之禮子產固辭受下卿之禮而

還國家惠綏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升成雅于尚

書省五品之次詔拜龍廷特進檢校太尉充靜海軍節

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仍封

交趾郡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賜推誠順化功

臣仍賜名至忠給以旌節又追贈桓中書令南越王進

奉使黎明昶等並進秩大中祥符元年天壽降加朔戴

功臣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東封畢加至忠同平章

事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一年廣南西路言蠻人

劫海口番戶如洪岩主李文著以輕兵襲逐中流矢死

詔督安南捕賊明年執狄獫狁十三人以獻至忠又遣推

官阮守疆以犀角象齒金銀絳綉等來貢并獻馴犀一

上以犀達土性不可養畜卻不納又以逆至忠意使者

既去乃合縱之海濞三年遣使來朝表求甲冑具裝詔

從其請又求五市于邕州本道轉運使以聞上曰邕海

之民數患交州侵寇仍前止許廉州及如洪岩五市蓋

為邊隅控扼之所今或直趨二十六內地事頗非使詔本道

以舊制論之至忠幾年不附大苛虐不法國人不服

校李公諱尤為至忠親任嘗令以黎為姓其年遂圖

忠遂之殺明提明起等自稱留後遣使貢奉上年黎桓

不義而得公諱尤而劫之其可惡也然以其變俗不足

責遂用桓故事制授特進檢校太傅充靜海軍節度觀

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趾郡

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賜推誠順化功臣公諱又

表求太宗御書詔賜百軸四年祀汾陰后土公諱遣節

度判官梁任文觀察巡官黎再嚴以方物來貢禮成加

公諱同平章事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任文等並優

進秩五年其從以進奉使李仁美為誠州刺史陶慶文等

太常亦其從以進奉使李仁美為誠州刺史陶慶文等

降加公諱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賜

翊戴功臣七年春又加保節守正功臣食邑一千戶實

封四百戶詔交趾諸國使人貢者所在館餼儀務令

豐備其年遣知唐州刺史陶頌等來貢詔以頌為順州

刺史充安南靜海軍行軍司馬副使吳懷剛為潯州刺

史充節度副使先是交州狄獫狁張養遊罪來奔知欽

州穆重穎引酒之至中路復拒為都巡檢賊嗣送如洪

岩稱以牛酒交州偵知其事因捕狄獫狁故鈔如洪岩

人畜甚眾詔轉運司督公諱追索仍令疆吏自今不得

誘召蠻獫致生事公諱或聞或仍歲以方物入貢天

禧元年進封公諱南平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

二年加檢校太尉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每加皆皆

遣使將命至其境上仍賜器幣裝束金帶鞍馬馬仁宗

即位加公諱檢校太師道長州刺史李寬泰都護副使

阮守疆來貢天聖六年遣驛州刺史李公顯來貢除敘

州刺史既而令其子弟及其婿甲承黃率罕內寇詔廣

南西路轉運司發兵討之未幾平之十四

其子德政自稱權知留後事來貢公諱為侍中四

越王命本路轉運使王惟正為祭奠使又為賜官告使

除德政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

天聖九年遣知峯州刺史李保傑知愛州刺史即日新

等來謝以保傑為驛州刺史即日新為珍州刺史明道元

年恭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祐中郡人陳公永等

六百餘人內附德政遣兵千餘條上捕逐之詔遣還仍

戒德政毋得輒誅殺尋遣靜海軍節度判官陳應機掌

書記王惟慶來貢以應機為太子中允惟慶為大理寺

丞德政加檢校太師三年其甲峒及詔州門州蘇茂州

廣源州大發峒丹波縣蠻酋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

西州及諸峒峒居人馬牛焚至盡而去下詔責問之且

令捕酋首正其罪以聞實元元年進封南平王康定元

年遣知峯州刺史帥用和節度副使杜猶興等來貢廣

歷三年又遣節度副使杜慶安三班奉職梁材來以慶

安為順州刺史材為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又遣兵

部員外郎蘇仁祚東頭供奉官陶惟樞來以仁祚為左

部郎中惟樞為內殿崇班奉年又遣秘書丞杜文府左

待郎文昌來以文府為文府員外郎昌為內殿崇班初

德政發兵取占城朝廷疑其內蓄姦謀乃訪自唐以來

所通道路凡十六處令轉運使杜杞度其要害而戍守

之然後亦未嘗寇邊前後累貢馴象皇祐二年邕州

誘其蘇茂州草詔詔紹欽等三千餘人入居省地德政

表求所誘諸蠻還之仍令德政約束邊戶毋相侵犯其

後廣源州蠻僮智高以德政率兵二萬由水路欲入助

王師朝廷延其賜而卻其兵至二年卒其子日尊遣

人告哀命廣南西路轉運使尚書書田員外郎蘇安世

為中檢校使德政為侍中中越王賈贊厚封除日尊

特遣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

嘉祐三年貢馴獸二四年寇欽州思賢管五年與甲峒

賊寇邕州詔知桂州蕭固發部兵與轉運使宋咸提點

刑獄李師中同議捕擊又詔安撫使宋咸等發兵捕討

靖遠謀誘占城同廣南西路兵甲趨交趾日尊惶怖上

表待罪詔未得舉兵日尊貢奉至京師八年遣文思

使梅景先副使大理評事李繼先貢馴象九年四月戊

寅以日行皇帝詔及遺物賜日尊加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是日交趾乞討伐而朝廷以紹泰一夫肆狂又本

道已遣使謝罪故未欲興兵治平初知桂州陸誥言交

州來求德宗且男日新及欲取溫潤洞等地帝問交趾

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

貞明中土豪曲承美事有此地韓琦曰日向以黎桓叛

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交州山路險

僻多瘴癘瘴毒之氣難得其地恐不能守也神宗即位

進封日尊南平王熙寧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表

言占城國久副貢臣親帥兵討之唐其王詔以其使郭

士安為六宅副使崇仁至道度成龍祥英武容文尊德聖

神皇帝尊公諱為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

又改神武五年三月日尊卒命廣西轉運使康衡為弔

贈使于所奪州縣昭報之曰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

乃背德奸命竊暴邊城乘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討伐

之舉師行深入勢難始歸述其罪尤在所糾制今遣使

修貢上章致恭詳觀詞情灼見悔朕朕撫綏萬國不異

遐邇但以恩欽之民遷劫劫久失都井旋盡送還省

界即以廣源等賜交州乾順初約歸三州官吏千人久

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十五以上皆刺額曰

天子兵二十以上日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日官眷以舟

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燈燭日行二十里則止而偽

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以給示海道之遠也順州

落南深置戍鎮守被權權多病沒陶陶亦終於順州

廷知其無用乃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皆隸管

賜歸本非交趾所屬也元豐五年獻馴象一犀角象齒

百六年以追捕僮智高為辭歸化州又遣其臣黎文

盛來廣西辦理順安歸化境界經管使熊本遣左江巡

檢成卓與議文盛稱陪臣不敢爭執詔以文盛能遵乾

德崇順之意賜之袍帶及絹五百匹乃以八隘之外保

樂六縣宿桑二峒子乾德哲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元祐中又數上表求勿惡勿陽喇地詔不許二年遣

使人貢進封南平王徽宗時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師大觀初貢書上表求除陽曆書數兵書教令時務

其幕義除書許實陰陽和未又詔以交人自照譯以來

機地理外餘書許實陰陽和未又詔以交人自照譯以來

不不生事特寬和之禁宣和元年加乾德守司空建

炎元年詔廣西經界安撫司禁邊民毋受安南通逃從

其主乾德之請也四年安南入貢詔卻其方物之華靡

者賜教書厚其報以懷柔之紹興二年乾德卒贈侍中

追封南越王子陽煥嗣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

尉封交趾郡王賜推誠順化功臣三年陽煥卒以轉運

副使朱希弼弔祭使贈煥順化功臣三年陽煥卒以轉運

母受趙智之入官如乾德初封之制九年詔煥帥司

趙智之自稱平王開陽煥死大理遣歸與天祥爭立求

入貢欲假兵約之帝不許十七年詔文思院製鞍轡以

賜天祥二十一年累加天祥崇義懷忠信節德安遠

承和功臣二十五年詔館安南使者於懷遠驛賜宴以

彰異數進封天祥南平王賜襲衣金帶鞍馬二十六

命石司郎中汪應辰安南使者於玉津園八月天

祥卒國等以金珠沉香衣裘羽良馬馴象來貢詔加

祿檢校太師增食邑隆興二年天祥遣子思鄧頌儀

等黃金銀象香物乾道二年累加天祥孫仁協恭繼

美度復復正彰善功乾道二年累加天祥孫仁協恭繼

美度復復正彰善功乾道二年累加天祥孫仁協恭繼

美度復復正彰善功乾道二年累加天祥孫仁協恭繼

美度復復正彰善功乾道二年累加天祥孫仁協恭繼

美度復復正彰善功乾道二年累加天祥孫仁協恭繼

美度復復正彰善功乾道二年累加天祥孫仁協恭繼

美度復復正彰善功乾道二年累加天祥孫仁協恭繼

美度復復正彰善功乾道二年累加天祥孫仁協恭繼











從義同施護者烏填國人其國屬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羅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曩瑟囉國又西行十日...

朝賜紫衣其國宰相因書名等來致書極密使李崇矩求通中國太祖合崇矩以善及器幣之至是冬沙門...

家大略云路遠傾心相向前三遣使人貢未回重復數百言重復使導至熙州譯其辭以聞詔問三遣使人...

鬼魅嶺之東南望玉門關其地無水草詭譎以行凡三日凡鬼谷曰避風驛用本國法設祭出詔詔使風...



